

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鬥爭

河上肇 著
江半庵 譯

10
31223

上海星光書店

1 9 3 1

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鬥爭

河 上 肇 著
江 半 庵 譯

上 海
星 光 書 店
1931

序

剛入二十世紀便開始寫東西的我，在近來的二十六七年之間，屢次把自己底意見在爭論底形態上發表了出來。我在這個期間，不斷地藉着對於他人的批判而行自我批判，直到今日，可以說是爭論之中成長起來的。現在收集在這個冊子裏邊的東西，即是最近數年間所作的這種批判底主要的東西。因為在這個期間，我底心意大部分為闡明馬克斯主義底基礎理論之事所繫，所以本書底內容自然是如題名之所示的東西。又在這個題名之下可以收錄的

序

舊稿當然是不能盡於此的，由今日看來我覺得我底主張裏含有誤解的東西，完全都被廢棄了。

論文排列底順序，是新的東西在前，比較舊的東西在後。內容自然是雖係字句之末亦完全保存其原來的舊態。

現值勞農黨之成立，我已以黨員的資格參加了它，今後決意藉黨底活動，直接地在解放運動底實踐之上盡幾分老殘的微力。這件事情，自然會規定我底文筆勞動底性質，而在它上邊劃一個新的時期。在這種意義上，本書對於我，算是一個新的首途底紀念標。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河上肇

目次

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

——答七田杏村氏——

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批判底批判

——土方教授底批判之批判——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底見地與目的

——關於土方教授所謂『盲從的馬克斯主義之克服』——

經濟與權力

——高田教授底『勢力說』之批判——

馬克斯底絕對地租論

——土方教授底題爲『由地租論看到的馬
克斯價值說之崩壞』的論文之分析——

資本蓄積之窮途

——關於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底關係答高
田博士——

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

——答土田杏村氏——

在八月(一九二九年)號的「中央公論」上邊登載過土田杏村氏底一篇文章，題名「河上肇論」。他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什麼地方，雖不得知道，而我在這裏只爲增進我們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理解

述所見於后。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田氏底文章第一節題爲「河上氏底存在形態之辨證法的批判」。——因而他把「辯證法」改爲「辨(南)法」了。據他所說，「辨證法」一語雖被一般馬克

斯主義者寫爲辯證法，但是因爲這是個錯字，所以我……完全採取辨證法三字，還乞河上氏加以原恕。但是把 dialectic 寫爲辯證法的人，並不限於馬克斯主義者，試翻開「岩波哲學辭典」一看，牠裏邊寫着『本來 dialectic 一語，含有會話底技術，辯論底方法之意思』，所以辯證法三字在該書裏邊也被使用着。如果 dialectic 一語底由來是如此的，那麼，寫爲辯證法或許比寫爲辨證法更能適合此語之由來也未可知。加之，辯與辨原來只有言與刀之差異，雙方都有分析判別的意思，如中國人底說明，『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所以辯證法三字，沒有藉口說牠是錯字而特別加以排斥的必要。又，即使牠是錯字，然既如今日爲大多數的人們所借用，（現呈於土方氏底論文之前的杉森孝次郎氏底論文裏，也是寫爲辯證法，而不是寫爲辨證法的），則依辯證法的轉化，錯字也轉化而爲其反對物的正字了。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對不起，我依然『完全採取辯證法三字，尚乞土田氏加以原恕。』

該論文底第一節『河上氏底存在形態之辯證法

的批判』，雖是用土田式的『唯法辯證法』去論斷河上底思想發展之過程——過去的若干的發展及將來的發展之可能性底限度——的東西，但是一檢閱牠底內容，好像這個問題是可以完全由河上底錢包之觀察來判斷的一樣。例如他說：『河上氏在大學底講義，逐年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最後以至於全然變爲馬克斯學底祖述之事，……不能不看做他底大學教授的地位上昇，以至於成爲京大（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底重鎮，對於其他的教授雖不謙遜亦無不可之時底結果。』爲什麼不能不這樣看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是所謂『教授的地位上昇』，也許是月薪漸漸增加，且已達於恩給年限的意思，也許是說因此即使不幸而被免職，然而因爲沒有無錢買米的憂慮，所以『對於其他的教授不示謙遜』，能夠幾分地『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辭去了大學以後的河上，夠不上做馬克斯主義者，似乎也是因爲他底錢包的緣故。因此土田氏以河上底收入來源爲問題。他說：『河上氏今日……由國家領取恩金與否，我不知道，但是…』；『河上氏今日由他所

謂文筆勞動而得的報酬，比較普通熟練勞動者底工資多幾千倍，我不知道，但是……』。如此，問題始終是被局限在錢包裏邊的。只要那流入於他底錢包的貨幣，採取由國家發給的薪俸或恩金的形態，或者採取資本家的出版公司爲求公司底利益起見，收買他底文筆勞動底生產物而給與的稿費的形態，那麼，他便不能成爲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了。『如此，河上氏底今日的地位依然是含着很大的矛盾。在這個矛盾成熟而爆炸其地位以前，河上氏底思想，還不能說是成熟了的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以上所述卽是土田氏底意見。

但是，在今日的社會裏，不由國家或資本家領受貨幣，我們怎樣地生活下去呢？即使我是一個肉體的勞動者，我除過由我底資本家領受工資而外，還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只要我領取工資而從事於勞動，我便被我底資本家搾取剩餘勞動了。這種剩餘勞動，正是投入於資本家之懷的利潤之唯一的源泉。萬一不幸而失業，便不得不爲濱口內閣爲救濟失業起見，不久將着手計劃的土木事業所僱用，但

是不幸得很，在這種場合我所領受的貨幣，還是由國庫出來者。這樣地一想，似乎我不到討口的程度，不能成爲『成熟了的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似的，這實在令我悲觀到極點了。

土田氏自身似乎十分了解唯物辯證法，這是多麼幸運的人呵！但是對不起，敢問：土田氏底錢包裏邊底錢是由什麼地方進來的？

如上所述，以錢包爲規準去批判人底思想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土田式的唯物辯證法』。這自然和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似是而實非了。例如昂格斯說：『事實上關於世界體系的一切思想的映像，在客體的關係上爲社會狀態所限制，在主體的關係上爲其創設者之肉體的及精神的構成所限制，而且無論何時都是這樣的』。（『反杜林格論』德文本，二四頁）。他又舉出黑格爾不能發見人類社會底發展過程之內在法則性底理由，說：『縱令黑格爾在他那時代是個最博識的學者，然而第一因爲他自身底知識底範圍必然的被局限着的緣故而被限制；第二因爲他所處的時代底知識及見解同樣地在

其範圍與深度上被局限着的緣故而被限制了。但是此外還有第三的理由，即黑格爾是個觀念論者，……』(同上，九頁)。在這個場合應當注意的事情，即是昂格斯當說明某個人底思想採取一定的形態之理由時，無論何時，決沒有把觀察該個人居住於其下的『時代』或『社會狀態』的事情忘記了。要知道個別的東西，自然，我們必須把牠由自然的或歷史的關聯中抽出，先只就牠底本身加以研究。但是因為無論何種東西決不能孤立的存，所以即使在觀察某個人的時候，我們不僅要看當該個人之肉體的精神的條件，同時還不可不看他所居住的社會——社會狀態底變動。忽視這種關聯，正是形而上學的非辯證法的思考方法底缺陷之所在，例如世界大戰以後，在日本馬克斯主義的或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底推移，是應當在和這種推移行於其下的社會狀態底推移相關聯處，尤其是在和階級鬥爭底激化相關聯處，去觀察的。忽視這種關聯的觀察方法，何得謂之唯物論的辯證法。某個人如何獲得其生活之資源的事情，不待說，是規定該個人之肉體的及精神

的構成底主要的原素之一，但是若只以此事爲問題，而將以外的事情置之不顧，那便是土田式的唯物辯證法，是錢包的辯證法，這在實際上，充其量不過只能說明問題底一面罷了。請看吧！如果某個人底『大學教授的地位上昇，以至於雖不對於其他的教授表示謙遜亦無不可之時底結果』，他底講義便會必然的『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那麼，多年以前已經達到這種地位的福田，小泉，土方，高田等等的諸教授，爲什麼到現在還是作那樣的流俗的講義呢？

沒有麥種，麥是生不出來的，但是雖有麥粒，若不撒在那具有適宜的濕氣與熱的土地上邊，還是不能夠依所謂否定之否定，把自己增加到數百倍。麥粒雖於其自身之中含着矛盾，但是若把牠放在冷藏庫裏，恐怕只能長期的保持着牠底現狀吧。

二

土田氏底論文底第二節題爲『河上氏底唯物辯證法底理解之批判』。『我以爲河上氏對於唯物辯證

法底理解，尚含有多大的未成熟。』土田氏是這樣地想，河上自身也是這樣地想。但是這裏底問題，是土田氏如前所想的理由之當否如何。我爲考究這個問題起見，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底見解和他底見解對立起來。如果因此能夠在消極的批判中含着幾分積極的敘述，那麼我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

土田氏提出了六條疑問，我現在逐條給一簡單的答覆：

(一)我曾在拙稿『第二貧乏物語』底第一回上，寫過如次的話：

『社會底變動，無關於人們意識着它與否，也無關於希望它與否，而它在他們底無意識之中實現着，許多的場合竟至反他們底意志而實現着。如何樣的社會諸關係被結成了之事，只能在事後而且極朦朧地映到人們底意識裏邊罷了。……世界經濟之中底各個的生產者，意識着他在生產技術上邊引起了如此如此的變化，各個的商品所有者也意識着他把如此如此的生產物和別的東西相交換了，但是無論生產者

或商品所有者，都沒有意識着他們因此變化了社會的存在（人們相互間所結成的社會諸關係之全體）之事。……他們關於自己究竟是住在什麼樣的社會裏，這個社會是怎樣地活動着的事情，連大體的路徑也不明瞭，只是無意識地生活着。

【人類居住於其上的地球，不是人類由其頭腦裏邊想出來的東西，也不是人類根據一定的計劃而構成的東西。人類底腦袋就不待說了，從人類底本身乃至其他的生物還未曾存在的時候起，地球已經是存在了的。牠是離開人類底意識獨立地存在着的。而且不管人們信它不信它，意識它不意識它，地球總是不絕地環繞着太陽底周圍，又不管人們豫期它不豫期它，希望它不希望它，牠自身底內部總是不絕地發生着運動（例如地震之運動）。如果像這樣地，人類不能意識的統制他們自身底社會關係，反而在這種社會關係底制御之下無意識地被曳着走，那麼，人類底意識對於社會組織的關係，

便和人類底意識對於地球的關係是同樣的了。

『如此說來，現代社會底改造，可以說和地球底改造是同樣的。我們當一方面在這個具有離開我們底意識，意圖，意欲完全獨立地被規定好了的複雜的諸條件之地球上邊生活着，他方面以地球底改造為問題時，如果完全忽視地球本身底研究，只以自己底主觀的要求或希望為規準，去描繪將來應當構成的地球底設計圖，那便是愚昧之至了。』

我所以這樣冗長地引用自己底舊稿者，是因為士田氏底第一個疑問雖然關係於上述的文章，但是我相信他底疑問已經由上述的文章自身去解決了的緣故。『但是』——士田氏說——『這種理解，果能沒有何等錯誤地去解明馬克斯，和列寧主義嗎？又從論理上着想，這樣構成的理論形態，能夠原樣地被容許嗎？我可以立刻提出以下的疑問而檢討河上氏底所說，並要求他底明快的答辯。』他這樣說着，便提出了他底第一個疑問。他說：『河上氏說過現代社會底改造和地球底改造是同樣的。這個意

思，大概是說社會科學上底問題和自然科學上底問題一樣，應當由既定的東西之解剖出發，而不可由觀念出發。這是不待說的，但是在這個場合，如果河上氏把社會科學的性質認識為和自然科學之科學的性質是同一的東西，而忽視了社會科學之科學上的特異性，那便恐怕是個錯誤吧。』

我在前邊所引用的我底舊稿底一節裏，是以什麼為問題，只要是識字的人沒有不明白的。我在那裏把地球對照地提出，也是為要做照費爾巴哈由『人類以前的自然的觀察點』去說明觀念論之破綻的。『一般的唯物論，認識那由人類底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獨立的客觀的實在的存在（即承認物質）。史的唯物論，認識那由人類底社會的意識而獨立的社會的存在。意識，在這個場合和在前邊的場合同樣，只不過是存在底反映罷了，充其量也只是存在底約略正確的反映。人們若不遠避客觀的真理，若不陷于布爾喬亞反動的虛言之擁抱中，便不能由這渾一而成的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裏邊只取出一個根本的前提，只取出一個本質的部

分。』列寧這樣地說過，而且我在前邊的文章裏不過想說明馬克斯主義哲學——一般的唯物論及史的唯物論——底此種根本命題罷了。牠無論是怎樣不充分的東西，而我在那裏是以什麼爲問題，只要是識字的人大概都會明白吧。然而土田氏却指摘我底文章說：『在這個場合，如果河上氏把社會科學之科學的性質認爲和自然科學之科學的性質是同一的東西，而忽視了社會科學之科學上的特異性，那便恐怕是個錯誤吧』。但是我在那裏並不是以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差異性爲問題的。我自己雖不以此爲問題，而由土田氏底見地看來，却似乎我在那裏忽視了社會科學底特異性似的。那麼，我們暫且靜聽土田氏之言吧！他說：——

『社會是由人與人底關係而成立的一個有意義的存在。在這種社會的成立上有一種前提，社會底諸活動不能由這個前提完全離叛，所以在這一點上社會諸現象是具有社會的必然性的一種存在形態，但是因爲這個前提卽是人類底關係恆內在於其自身之中的意思，所以能夠

因人類底努力而變革。……雖然同是存在形態，而當作天體自然物看的地球底存在性與社會底存在性之間，性質上有根本的差異。……若是自然物自身，自然只有必然的推移，在其價值關係的存在形態被變革之前或後，不能夠談到「改造」。獨在人類生活上才有改造。所謂「改造」即是離開存在形態去思考那可以支配其在形態的「理想」之事，換句話說，即是思考能夠對於那以存在形態的資格而現在的社會形態，是超越的同時又是內在的的理念之事。』

這與其說是對我提出的疑問，不如說是一個饒舌的觀念論者底自白。若依這種自白，當作天體自然物看的地球底存在形態與社會底存在形態之間，性質上有根本的差異。如果是因為我不承受這樣的講解的緣故，而蒙了『這種理解果能沒有何等謬誤地去解明馬克斯，列寧主義嗎』之嫌惑，那麼，我若不完全拋棄馬克斯主義底正身，恐怕不能成為土田氏所贊許的馬克斯主義者吧。

如前邊揭載的由我底舊稿引用來的文章之所

示，我們是把從來的歷史上底社會形態底變革看做一個自然史的過程的。例如說：如今日存在着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便不是根據於某人底意志，意圖，意欲而來的東西，在這一點上，這恰和那如今日存在着的地球底形態並不根據於某人底意志，意圖等之事，是完全相同的。只限於在這種關係上。我們底關於此種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能夠和自然科學底研究方法完全相同，而且不得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我們在一方面雖承認自然與人類底對立，而在他方面却承認此等對立物底同一性，因為我們把人類當做自然底產物，把人類底本身認為自然底一部，所以在我們看來，自然與人類之間沒有何等不可逾越的深淵，——總括地說，辯證法無論在什麼地方看不見這種不能渡過的深淵，——因而決不承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有鉄筋三和土式的界限。）

自然，『由意識體的人而成立的社會』，不能和此種意識體底存在無關係地存在着，也不能和它無關係地發展着。在這一點上，社會和那由無意識物

而構成的地球不同。但是，雖然如此，而『社會的存在是由人類底社會的意識而獨立着』的，這一點，和地球底存在離開吾人底意識而獨立之事，是同樣的。詳言之，我們『過生活，營經濟，生兒子，製造生產物，又交換此等生產物』，都屬於我們底意識的活動。『人類底一切的動作都不得不通過人類底頭腦。這件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夠避免的。即如飲食也是這樣，它開始是由頭腦底媒介感受了飢渴的結果，終止同樣地是由頭腦底媒介感覺了飽滿的結果。』但是，雖然如此，而此種各個人底意識的諸活動之結果，在這些各個人裏邊底任何人不曾意識之中，不知何時成立了『一個偶然發生的客觀的必然的連鎖，一個發展底連鎖』，這種連鎖『是由吾人底社會的意識獨立着的，吾人底社會的意識決不能無遺漏地把握着它。』我們所以說：吾人由社會的意識獨立而存在着之事恰和地球由吾人底意識獨立而存在着之事同樣者，即是因為這個緣故。

既然吾人底社會的存在由吾人底社會的意識獨

立着，而且它是在吾人未意識着以前已經實在着的，所以我們爲要隨後去認識這種社會的存在，必需科學的研究。社會科學即是因此而成立的，但是社會科學不能亦不可以人類底意志，意圖，意欲等等的意識的事實爲出發點之事，此時是很明白的吧。

我們把一切的社會的意識，沒有一個例外地，結局都由社會的存在去說明。在我們看來，社會的存在之研究是根本的問題，其餘的社會的諸現象都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去說明。因此，如列寧所說：『科學的社會主義，被局限於近代的布爾喬亞制度之分析，及資本家的社會組織底發展傾向之研究，而且只限於此。』所以昂格斯又說：『我們拒絕那道義的世界裏，想在所謂超越歷史及民族之差異，而有牠自身底永遠的原理存在着的口實之下，把某種道德的獨斷作爲永久的窮極的甚至不變的道德律來強制我們的一切的要求。反之，我們主張從來的一切的道德理論，結局都是各時代底經濟的社會狀勢之結果。』（「反杜林格論」德文本，八九頁）。他又

說：『依我們底見解，一切社會的變革及政治的變革之窮極的原因……不應求之於哲學，而應求之於當該時代底經濟。關於現存的社會諸制度是不合理不正當的事情之……日漸覺醒的洞見，不過是那不知何時全然在不知之中生產方法或交換形態裏邊發生了變動，適應着以前的經濟的諸條件而成立的社會秩序早已不適合於牠了之事底一個徵候罷了。而這件事情，同時即含有爲除去那已被發見了的弊害而用的手段，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發展着——存在於此種變動着的生產諸關係底本身裏邊之意思。此種手段，不是可以由頭腦裏邊被發見的，而是可以藉頭腦底作用在那關於生產的現實的物質的諸事實之中去發見的。』（同上，六六頁）。

如此正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底見地。試將牠和土田氏底見地——『所謂改造，即是離開存在形態去思考那可以支配其存在形態的理想之事』——比較看！在土田氏只是思考人類生活底理想。——我可以把他附加到那把世界作種種的解釋而滿足的一系列的哲學者羣裏邊。然而這種理想，依土田氏

底意見，是『離開了社會底存在形態』的東西，是『超越於現在的社會形態』的東西。——我可以附加地說，無論士田氏自身如何主觀，他所思考的理想，決不是離開現實的社會存在的東西，反而是依存於牠的東西，理想只不過是社會存在之某種形態上底思想的反映罷了。例如士田氏在埋頭於萬卷書中而假寐的時候所做夢的，不管牠是怎樣幽玄的高遠的東西，結局仍不過是士田氏何時幻見的現實的存在之諸映像底再生產罷了。我這樣地說時，士田氏或者要說：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自己不是說過『思考那能夠對於現在的社會形態，是超越的同時又是內在的理念』嗎？我對於這話的回答是：若是這樣，那末所謂『離開存在形態』啦，『對於現在的社會形態是超越的』啦等等的言辭，便應當拋棄了。因為或則不承認存在底反映之外有何種意識，或則承認那存在底反映之外的意識——離存在而獨立着的意識，——正是唯物論與觀念論底本質的差異之所在。士田氏要賣弄他自己所杜撰的觀念論，暫且任他底自由吧，但是由這樣的立場出發決不

會了解馬克斯與列寧之事，是我要在這裏一言之。

三

本想簡單地答辯一下，不料單是第一項已經拉得很長了。以下務必簡單地收拾吧。

(二)我在「第二貧乏物語」底第二回上，為說明辯證法起見，利用了醫學博士足立文太郎氏所研究的關於日本人和西洋人底軟部人類學上之比較（這是博士解剖了無數的屍體，根據現實的材料而觀察的，確實博士為此盡了畢生的努力）的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若依博士自己底話，（「東京人類學雜誌」第四十三卷第八號），即是說『人種的差異全然不是絕對的』。據昂格斯之言，『被認為不能原宥和解的東西之兩極的對立，無理地固定了的境界線或分類別，……這種對立或區別，在自然之中有固然是有的，但這不過具有相對的妥當性罷了之事底認識；又我們關於這種對立或區別所想起的凝固性或絕對的妥當性，全然與此相反，不過是藉我們底思考拿到自然裏邊去的東西罷了之事底認識，一

——這種認識是用辯證法去把握自然這件事底核心。人們爲自然科學上所集積的諸事實所強制着，而達於此種認識。』上邊所述，卽是這段話底一個很適切的例證，只要是關於辯證法多少有點知識的人沒有不肯定它的，它底正確，雖只由這裏所引用的昂格斯底話也可以推察出來。但是土田氏却說：『河上氏所舉的日本人之優劣云云的命題，果是正確地說明唯物辯證法的例子嗎？』他把此事作爲他底第二個疑問而提出，跟着『要求明快的答辯』。我以爲問題在土田氏提出疑問以前已經明白了，但是究竟那一點能夠引起他底疑問呢？

我又曾經說過如次的話：——

『西洋人比較日本人算是優等人種的說法，已是一個肯定的結論。但是辯證法却命我們不要安於此種肯定的結論，而進一步去探求有沒有與此相矛盾的方面。因此，我們不局限於某一部分，而順次地去就筋，血管，神經，內臟等等，加以研究。這樣一來，果然生出了互相矛盾的諸結果。這卽是說，在某部分上西洋

人優於日本人，而在他部分上日本人反而優於西洋人。而且隨着我們底研究底進展，如此的對立關係無數地發生着。把此等關係完全綜合起來的時候，日本人與西洋人之人種的異同，始能全面的理解。而這件事情，必須對於現實極力的加以注意，始能實現。足立博士是在過去數十年間，涉及無數的屍體之種種的部分，而極忍耐地繼續了解剖學之研究的，而且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到達了日本人劣於西洋人同時又優於西洋人之包含矛盾的一個辯證法的結論。我在這裏其所以重複地引用我底舊稿者，是因為我認為在舊稿裏已經把問題闡明到沒有疑問之餘地的程度了，是因為我相信如果平心靜氣地把牠再讀一遍，其中底話是一定會了解的。

但是，我們且照文字去考察田氏底疑問看。他是如次地說着：

『唯物辯證法的命題，不可不是包含着充滿矛盾而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肯定轉化為其反對物之否定的東西。但是關於長掌筋：

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和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在那一點上互相矛盾而對立呢？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果能因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為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嗎？河上氏連普通的形式論理也不知道。河上氏雖把前邊的命題叫做『我優於他同時又劣於他的，其自身之中含着矛盾的一個命題』，但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却把優劣之所關說的長掌筋和長蹠筋拋往一邊去了。兩個命題是關於全然不同的兩個東西的關說。雖把牠合為一個命題也不會包含何等的矛盾。河上氏有一雙長的足，河上氏有一對短的手，這兩個命題含有什麼矛盾呢？河上氏有想做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之意識的努力，河上氏有止於觀念的經濟學者之無意識的傾向，這兩個命題始能成為唯物辯證法的論理之對立。』

很傲慢地說河上『連普通的形式論理也不知道』的土田氏，却毫不顧惜地在這裏曝露出自己對於辯證法之無智，這是多麼慚愧的事情啊！

我先舉出昂格斯關於絕對的真理之問題底有名的辯證法的命題，以資佐證吧。它是用如次的言語表現出來的：『人類底思惟是至上的同時又是非至上的。』或『人類底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同時又是限制的。』這些命題，和『日本人（比較西洋人）是劣等人種同時又是優等人種』的說法，是完全同其性質的。若把後一個命題詳細地說來，便成了『日本人在長掌筋等等上邊雖是劣等人種，但在長蹠筋等等上邊却是優等人種』，又若把昂格斯底命題詳細地說來，便成了人類底思惟『若由其素質，傾向，可能性，歷史的究極目的看來，是至上的，是無限制的，然若由個個的實行或其每次的實現性看來，却是非至上的，是限制的。』因此，若把士田式的論理適用到這個命題上，便會生出如次的疑問：『由其素質看來思惟是無限制的之命題，如何能夠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為由個個的實行看來思惟是限制的之命題呢？昂格斯連普通的論理形式也不知道。』——大賣武藝地拿出這種疑問來未免有幾分滑稽之事，到現在，恐怕士田氏自身也感

覺了吧。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關於這樣的孟浪的疑問之提出是由於誤解了什麼而來的之事，為顧全哲學者士田氏底名譽起見，我覺得完全任他自己去解決，更要妥當些，不過為一般讀者底便宜起見，以下稍加說明罷了。

在這個場合比什麼都顯著的事情，即是士田氏底這種奇異的疑問，若由塔爾海瑪底Thalheimer底話來說，是由於他對於那把事物底聯絡『作為狀態或靜的』去觀察以表示『橫斷面』的場合，和把事物的連絡『作為過程作為進行或動的』去觀察藉以表示『縱斷面』的場合之區別底無理解而來的。

列寧說：『對立物底同一性，即是(包含精神及社會的)自然底一切現象和進行上底充滿矛盾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認識(發見)的意思。』但是士田氏却說：『唯物辯證法的命題，不可不是包含那充滿矛盾而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肯定轉化而為其反對物之否定的東西。』試將前者與後者比較地看，便可以知道士田氏是把什麼誤解了。他底命題，如果削去『肯定轉化而為其反對物之否定』

的最後一句，再在『諸傾向』底下邊加上『認識（發見）』二字，而由此切斷，便是對的。這即是說，它應當是如次的東西：——『唯物辯證法的命題，包含那充滿矛盾而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認識（發見）』。

土田氏以爲辯證法的命題，不可不是能夠『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爲其反對物的東西，實則這是錯誤的。我們舉一個最易了解的例，以資說明吧。所謂『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兩個對立物底直接的統一』，即是馬克斯關於商品所定立的『唯物辯證法的命題』。辯證法要求分解統一的東西而認識其充滿矛盾的構成分。商品即是一個統一物。把它分解起來而發見使用價值及價值這兩個對立物，即所以認識它底充滿矛盾的構成分。因此，所謂『商品即是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這兩個對立物底直接的統一』這個肯定的辯證法的命題，便發生了。但是，無論它怎樣是辯證法的命題，無論它怎樣是指出含於事物之中的矛盾的東西，而這個命題自身不是包含矛盾的，因而這個肯定的命

題，是不會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推移到它底反對物去的。(我所說的『日本人劣於西洋人同時又優於西洋人 這個包含矛盾的辯證法的命題』這句話，措辭不很正確，若要正確，須得拿『包含矛盾的事實之認識』一語去替代『包含矛盾』這四個字。這或者是促成土田氏底誤解之一因子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的，那就很對不起了)。

土田氏向我提出兩個疑問，即第一『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和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在那一點上是矛盾而對立的呢？這兩個命題是關於全然不同的兩件東西的關說。即使把它合為一個命題，也不會包含何等的矛盾』這個疑問，和第二『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果能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為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嗎』這個疑問。他由這兩個疑問斷定『河上氏連普通的形式論理也不知道』。這也許是因為今年夏天的京都特別熱的緣故，所以把土田氏底頭腦混亂到了這步地位。

我回答土田氏底第一疑問道：關於長掌筋日本

人劣於西洋人之事，和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並不如氏之所言是『關於全然不同的兩件東西之關說』，而雙方都是關於和西洋人比較起來日本人底人種的特徵這個同一的對象之立言。所不同處只是爲要把日本人和西洋人比較而抽出的方面罷了。這即是說，前一命題指出了日本人劣於西洋人的方面底事實，後一命題却指出了日本人優於西洋人方面底事實，（必須這樣地就種種的方面去觀察，我們底認識才能夠成爲全面的），因此這兩件事實，一方面指出了日本人底短處，他方面指出了日本人底長處，在這一點上，它們是互相對立而矛盾的。在這個場合，對立與矛盾，存在於這兩個事實之間。然而土田氏却在他底第二問上質問：『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果能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爲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嗎？』，這是多麼滑稽的呵！如果稱爲唯物辯證法的命題的東西要求這樣的事情，那麼，例如『商品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這個命題底前半，即商品是使用價值之事，便不得不『因其自身

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為商品是交換價值之事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馬克斯所謂『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兩個對立物底直接的統一』之命題，便會不是辯證法的命題了。這是多麼愚昧的話呵！

士田氏所以說出這樣愚昧的話，是因為他雖然知道辯證法上底『向反對物轉化』的問題，而却極淺薄地只知道一點。所謂一定的事物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為其反對物者，是把事物底連絡『當作過程，當作進行，或從動的方面』去觀察，藉以示其『縱斷面』的場合之事。例如幼虫因其自身中所含的矛盾的緣故，成長而為蛹，蛹又因其自身中所含的矛盾的緣故，發育而為成虫，即是一個好例。在這種場合，若就發展過程底全體（其自身又是一個統一物）來說，蛹是因幼虫之否定而生出的幼虫底反對物，又成虫是因蛹之否定而生出的蛹底反對物。

由這種見地看來，由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這兩個矛盾物而構成的商品自身，不能不是因其自身之

中所含的矛盾而運動着的東西。各種商品底交換過程，即是這種矛盾底展開同時又是這種矛盾之一部的且一時的解決。這種解決是因一定的商品之變為貨幣而實現的。在這種場合，貨幣即是商品底反對物。這即是說，一定的商品，因為否定其為普通商品的緣故，轉化而為其反對物的貨幣了。但是，如上所說完全是關於商品自身之發展過程的問題。如果把它和那藉分析商品認識其充滿矛盾的構成分之事而成立了的命題，混為一起，並且以為這種命題自身也不能不是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而運動的東西，那麼，這便是一塌糊塗了。

自然，關於一定的事物之命題，只要我們關於該事物底認識不是究極完全的東西，也許會因為一定的矛盾而運動起來，並且轉化為一種與最初的東西不相同的他物。因為使運動發生的東西乃是某種矛盾，所以我們要想理解運動，無論何時不能不理解那為其源泉的矛盾。因此，一定的命題，也許會或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或因該命題與現實的事物之間所存的矛盾，轉化而為其自己本身以外的

東西。黑格爾底哲學體系主張它自身底內容全體是絕對的真理，在這一點上和他底拒絕一切的獨斷的東西之辯證的方法相矛盾起來了。因為這種矛盾的緣故，黑格爾哲學底體系被否定了。久已通行於西洋人之間的所謂日本人在人種上完全劣於西洋人的這個命題，實際是和現實的事實相矛盾着的。所以它爲這個矛盾所否定，而代以日本人劣於西洋人同時又優於西洋人之命題。

大凡這些場合，都是屬於那把事物底發展過程作爲『對立物底鬥爭過程』而把握着，藉將『向反對物去的轉化』作爲一個『自己運動』而理解之場合的。土田氏底奇妙的質問，——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事，果能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轉化而爲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事嗎？

『結局運動在那個方向上發生，此等命題中底那個不能不消滅而轉化爲他物呢？』等等，——不外是因爲把以上所述的那種將事物底連絡當作進行或過程而從動的方面去觀察的場合之問題，稍微咀嚼了一下，便把它應用到錯誤的地方去了之事而發生

出來的。

(三) 土田氏底第三疑問，即是說『如果分析現實的東西之性質，則和一個命題矛盾而對立的命題，依河上氏底例，不一定只限於兩個，無論多少都能夠藉事實之分析而獲得。例如關於鼻子底高低日本人與西洋人之間沒有優劣，關於指甲底顏色日本與西洋人底優劣是不明的等等命題，也是可以說的。依據河上氏底論理，難道這些命題都是互相矛盾而對立的辯證法的命題嗎？結局運動在那個方向上發生，此等命題中底那個不能不消滅而轉化為他物呢？』這個疑問畢竟是和前述的第二個疑問立腳於同一誤解之上的，所以沒有特別地提出來說明的必要。我以為新的問題只在『和一個命題矛盾而對立的命題，不一定只限於兩個，無論多少都是能夠獲得的』之點上，但是這一點是全然沒有錯誤的。例如在日本人比較西洋人算是劣等人種這個命題存在的時候，可以提出許多的命題和它對立起來，如在長蹠筋上日本人優於西洋人，在血管底各點上仍然是日本人優於西洋人，又在視神經上同樣地也是

日本人優於西洋人，在腋臭線上還是日本人優於西洋人等等的命題。如果覺得這樣地排列起許多的命題不大好，那麼，把它合而為一，變為日本人在長蹠筋，血管系統底某部分，視神經，腋臭線等等上邊，優於西洋人之一個命題，而使它和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命題對立起來，也何嘗不可。這樣的事情，若由事物底本質說來，無論怎樣都是可以的。元來，只有把所謂矛盾對立等言詞從形式論理上去解釋，才會出生這樣的疑問。提出這樣的疑問的人，也許會提出為什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對立物，為什麼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是對立物，使用價值底對立物不是非使用價值嗎，生產諸力底對立物不是非生產諸力嗎，等等的疑問。這些疑問，都是非理解辯證法上底『事實之客觀的論理』不能解答的，詳細的情形，我已經在批評土方氏底論文時說明了，（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四月號『改造』，本書四〇頁——），所以這裏不再贅述。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前邊已經說過，在我們把事物底連絡於其發展上作動的觀察的場合，

我們是把它當作對立物之鬥爭看的，但是問題既是對立物之鬥爭，那便常時是『二者相鬥爭的』(Zwieschlächtig)。例如源平(源氏平氏)分紅白，圍棋分黑白，決鬥分東西，等等。列寧把這種關係如次地指摘出來了：『在數學上，正數及負數，微分及積分；在力學上，作用及反作用；在物理學上，陽電氣及陰電氣；在化學上，原子底結合及離解；在社會科學上，階級鬥爭（即搾取階級與被搾取階級之對立，或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對立——河上補）。在這種場合常時是兩件東西相對立的。士田氏之所以對於『和一個命題矛盾而對立的命題，若依河上氏底例，不一定只限於兩個』之事，感覺不妥者，或許是誤解了上述的場合之問題也未可知。

(四)在我底舊稿裏邊有『辯證法，在一切萬物之前，連一個例外也不允許地宣告了它們底消滅性。在它底面前，究極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連一個也不能存在』之類的話。士田氏底第四個疑問，即是關於這幾句話而發生的。據士田氏所說，『無論人類底努力怎樣的偉大，怎樣地擴

充其範圍，總不能盡客觀世界底現象之一切，不能盡今後可以發生的現象之一切。然而河上氏却主張辯證法可以行於「一切的事物」。能夠把那關於個個的現象之分析底結果擴張到一切的東西上邊去的根據，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以上所述，即是他底第四個疑問。

在這個場合，我也可以反撥土田氏所提出的『河上氏底這種理解，果能沒有何種謬誤地去解明馬克斯列寧主義嗎』之疑問。爲什麼呢？因爲以上那樣的表現，如下所示，是昂格斯和列寧同樣地使用着的。

前邊所引用的我底舊稿中底章句，相當於昂格斯所說『在這種哲學(辯證法)之前，任何究極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也不能存在，這種哲學證明了一切的東西底消滅性』這個有名的句子(據佐野文夫日譯『費爾巴哈論』，一九百)。

列寧也在非難了蒲列哈諾夫一流把那當作認識之法則及客觀世界之法則看的辯證法解爲『實例之合計』的事情(『例如種子，例如古代共產制，——

單是爲容易了解起見，昂格斯也曾這樣地幹過])以後，接着就說：『對立物底同一性，卽是自然(包含精神及社會)之一切的現象與進行上底充滿矛盾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認識發見的意思。爲要把一切的世界之進行「在其自己運動」上……認識所需的條件，卽是把它們當作對立物之統一而認識這件事。』因此，如果河上所使用的「一切的」啦，「完全的」啦等語，會引起土田氏底疑問，那麼，土田氏應該首先把他底疑問向昂格斯或列寧提出。這樣一來，或許他可以由此等偉大的辯證法論者得到對於他底疑問之辯證法的解決吧。我們在關於辯證法而立言的時候，其所以屢次使用「一切的」啦「完全的」啦一類的字眼者，乃是因爲辯證法是『極度一般的，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又是極度重要的法則』之故，這卽是說，是因爲它在辯證法的意義上算是最絕對的法則之故。(辯證法承認一切的東西都是相對的。但是這樣說的時候，相對的一語也是相對的被使用着，它並不排除絕對。)但是我們，決不是因爲這樣地說，便如土田氏所推想，認爲辯證法的

法則能夠不經過關於現實的事實之何等的分析，而只憑公式地擴張到『今後可以發生的現象之一切』的。關於此事的詳情，我們只要看到昂格斯底『反杜林格論』上底辯證法底條項，便可以明白了。我在這裏單只引用如次的章句吧：

『馬克斯把這種進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之沒落底過程)稱爲否定底否定，並不是想用它來證明這種進行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的東西；反而是他由歷史上證明了這種進行底某部分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某部分嗣後不得不發生的事情之後，才把它稱爲是依一定的辯證法的法則而行之進行的。事情只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杜林格氏把辯證法，恰和形式論理學或初等數學以限定的方法所能想到的一樣，解作簡單的證明上底一個工具，那便是他關於辯證法底性質之理解底完全缺如了，……辯證法，因爲突破了形式論理之狹隘的視界的緣故，所以蓄藏着一種較包括的世界觀之萌芽。』(『反杜林格論』，德文本，一三六——七)，

此時如果土田氏使用那和杜林格同樣的思考方法，那麼實際上，便是他『關於辯證法底性質之理解底完全缺如了』，問題在這裏還是必需以辯證法去解決的。

又，土田氏一面提出如上所述的疑問，一面更敘述他自己底意見說：『我們是主張思惟形式底某種東西之對於客觀世界的先驗性的』，這種論調，不過是個完全的觀念論的囁語罷了。關於這種囁語，昂格斯已經在「反杜林格論」第一篇哲學底開頭「先驗主義」底條下，徹底的詰責過了。如果誰對於這種詰責有異議，我希望他去批評昂格斯，只拿出觀念論底決定的文句，是不會成爲問題的。

(五)第五個疑問，因爲和前項是同一性質的東西，所以在這裏省略作答，

(六)土田氏底第六個疑問是說：『如果一切的東西都在它底自身裏邊包含着的一種可以引起自己之消滅的要素……那麼，其自身卽是一個觀念形態的唯物辯證法及馬克斯主義，結局不是必須消滅而轉化爲他物嗎？預想着自己之消滅的東西，怎麼能

夠主張自己底真理呢？』這雖是土田氏底最後的疑問，但是順次來到這裏，他底疑問依然不過是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之單純的門外漢底疑問罷了，這些疑問都是只有靠辯證法方能夠解決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它們都是由於對於辯證法的無智而發生的。

據列甯所說：『馬克斯於一八四五年，昂格斯於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一年，把實踐底規準當作了認識論底基準，』『這個規準，雖是足以妨礙那人類底認識轉化爲一個「絕對的東西」之事的「不決定的」東西，但是同時又是足以對觀念論及不可知論底一切種類實行毫無容赦之鬥爭的「決定的」東西，』（列寧底這個命題底自身，又是一個辯證法的命題）。土田氏所提出的對於真理之絕對性的疑問，恐怕只能由這個規準用辯證法去解決吧。

『我們底認識之向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接近底界限，是以歷史爲條件的』，在這一點上，無論何種真理都是相對的，隨着新的事實之發見，它不絕地改變它底姿態。但是，『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本身底

存在是無條件的，我們接近它之事也是無條件的，』而且我們底知識，在把握着這種客觀的真理之一部分底限制上，算是絕對的。所以列寧又說：『注意！主觀主義（懷疑主義，詭辯論，等）與辯論法底區別，特別存於下述之點，即存於在（客觀的）辯證法上邊相對與絕對底區別之本身是相對的這點上。依客觀的辯證法來說，相對之中也含有絕對。』我們主張馬克斯主義是真理，即是主張它在上述的意義上是相對的真理又是絕對的真理。

又，如果馬克斯主義的革命完成之後，社會便不是依照資本主義的模形而構成的東西了，所以馬克斯主義之中，尤其是分拆資本主義的社會之構造的馬克斯經濟學，便不是說明我們現住的社會之經濟學了，在這種資格上它也許要讓位給別的學問吧。但是，如波格達諾夫，『對於馬克斯底貨幣流通的理論，承認其只『在我們底時代裏』是客觀的真理，而把那以這種理論為「超歷史的客觀的」真理的說法叫做「獨斷論者」，却又是一個混淆。這種理論之適應於實踐的事情，不能因為某種將來的事情而

變更，它和拿破崙死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的真理，是同樣永久的。』問題實在是如此的明白。

× × × × ×

土田氏底論文底第三章，題爲『河上氏經濟學之方法論的批判』，第四節題爲『河上氏經濟學之內容的批判』。但是這些暫且都放在批評之外吧。爲什麼呢？因爲據我底觀測，土田氏只能以哲學者的資格給羣衆一種影響，至於一般人對於經濟學者的土田氏的信用，並不見得很深，所以無論他倡出如何的議論，大概不會在羣衆之間發生有害的影響吧。

在結束這篇論文的時候，我還要作最後的一言。讀者諸君，由我在以上所述的看來，大概可以理解土田氏底疑問盡都不外是因爲他不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而發生的疑問罷了；而這件事情，又適足以說明土田氏所提出的疑問，何以對於那些不熟悉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多數讀者，好像是有道理似的之理由。

那麼，土田氏爲什麼敢提出這樣幼稚的疑問

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簡單的。這是因為雖屬哲學也（不，唯有哲學才）是最黨派的學問，所以隨着階級鬥爭底尖銳化，現在已是那些（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勉為布爾喬亞洪之御用人的觀念論的哲學者之全系列，都爲了鎮壓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的唯物論之勃興，不得不各自提起觀念論的生了銹的青龍刀，一齊向柵欄底彼方動員的時代了，如在形勢不利的場合，雖是土方博士一流的經濟學者，也會攜着那準備好了的武器飛奔到這個哲學論底領域裏來。

『大體的說來，經濟學的教授們不外是資本階級底有學識的掌櫃的，哲學的教授們——不外是神宮僧侶們底有學識的掌櫃的』（列寧），不，不止大學教授，就是不由大學拿一文之月薪的土田氏，現在也和此等大學底諸教授完全攜起手來，企圖征服我們這些唯物論者了。但是，即使把我捉着，而我對於所謂如果『河上氏由最初起就不是教授，那麼，他對於唯物辯證法的理解，或許在更早的時期裏就徹底了』之土田氏自身底理解，——雖然土田

氏幸而由最初起就不是教授，——不用說徹底就是連上滑也是達不到的。這件事情即足以證明我在這篇文章底開頭所討論的錢包哲學底本身之破產，而這只是在這裏所拾得的土田氏底醜態之一罷了。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十月發行)

「中央公論」所載)

辯證法的唯物論 之批判底批判

——土方教授底批判之批判——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氏，是日本經濟學界底第一個勇士，他屢次在極疏忽的準備之下向馬克斯主義之排擊突進，而且每次都在我們底眼前演出一種非做無上的勇士不可的把戲。

土方氏於一九二八年底秋天發表了一冊題為「經濟學總論」的著作，其第一章第二項之二，題為「唯物辯證法」，這雖是差不多充滿了由昂格斯，蒲列哈諾夫，德波林諸人引用而來的言辭而只對於它

們加以簡單之評言的東西，但是在僅少的評言之中却有非常放肆的話頭，現在讓我們舉出一個例子吧：

『若依辯證法，事物必然轉化而為其反對物，……在這裏應當考慮的，乃是某物之對立物及其止揚，若是在某物被規定的時候已被作為特定的東西而規定了，那麼，我們在經驗界可否採用辯證法的問題，是極明瞭的，但是所謂辯證法上邊底對立物却是不特定的東西，例如棹子底對立物，可以想到一切非棹子的東西，其止揚也是同樣的，……』（前書七一頁）。

對不起，我要問問土方氏：在上述的言論中，除過可驚的無智底表白而外，還有什麼東西呢？他說『辯證法上邊底對立是不特定的東西，例如棹子底對立物可以想到一切非棹子的東西』，由這兩句話已足以證明土方氏對於辯證法之根本無理解了。我們是要分解統一的東西，而發見其中所含的對立物的。這種對立物是為客觀世界所規定的。我們不是要離開這個客觀世界而只在頭腦裏邊去幻想對立

物的。例如在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在人種上劣於西洋人這個命題成立了的場合，若由形式論理去考求對於這個命題底對立物是什麼，那末，因為按照形式論理甲底對立物是非甲，所以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這個命題底對立物，也許是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這個命題吧，土方教授所謂棹子底對立物可以想到一切非棹子的東西之言，正是根據於這種流俗的形式論理而來的。

但是，當作客觀的事實之反映看的辯證法的論理，却樹立——舉例來說——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這個命題，為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那個命題底對立物。這種對立的命題不是僅在頭腦裏邊依據形式論理而想出來的東西，它只有藉現實的解剖人底肉體才能夠被發見着。

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斯在他底「資本論」底開頭上把那充當資本家的社會之細胞的商品（這個統一物）分析起來，而發見了當作商品底「兩個要素」看的（即當作充滿矛盾的構成分看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交換價值）。無論何種勞動生產物，只要它是商

品，則在一方面便不能不是可以滿足人類底某種欲望的東西，同時在他方面又不能不是——例如——值銀若干圓的東西，因此，使用價值與價值（交換價值），乃是現實的包含於商品這個統一物之中的對立物。在這種場合，商品是由如何樣的對立物而構成的之事，只有藉現實的商品之分析才能夠認識。我們如果由形式論理去考求使用價值底對立物是什麼，那麼，恐怕我們只能得到非使用價值吧。辯證法的論理上底對立物，有和此種形式論理的對立物相一致的，也有不相一致的，一切都是由那作為問題的具體的對象之客觀的性質來決定的。

士方教授又說：『問題在我們應當否認那當作經驗科學看的經濟學而極端的向經濟學底形而上學邁進嗎？還是應當在當作經驗科學看的經濟學上儘可能的使認識進展，等到它達於其不可超越的極限之後再走入形而上學的思惟呢？著者因為相信經濟學若極端的拋棄經驗的認識而直進於形而上學的領域，則徒足以引起紛亂，決不能增進我們底認識，所以主張經濟學應當儘可能地嚴守經濟科學底領域

。然在經驗的認識之領域裏，形式論理到底是難以拋棄的。』(前書六九頁)。

又對不起，我要問問土方氏：在這段話裏，除過完全的無智底表白以外，又有什麼東西呢？我們先前曾經說過，和辯證法的思惟相對立的東西，叫做形而上學的思惟，然而土方教授却把辯證法的思惟認為是『拋棄經驗的認識而向形而上學的領域直進』的。馬克斯底『哲學之貧乏』是由兩章成立的，其第二章題為『經濟學底形而上學』，難道土方教授竟因此以為馬克斯是在那裏主張經濟學之形而上學嗎？

如我在前邊引用過的具體的例子之所明示，藉着現實的人體解剖我們底經驗的認識愈深刻，愈不能不到達所謂『人種的差異全然不是絕對的』這個辯證法的結論。『兩極的對立，無理的固定了的境界線或分類別，這種對立或區別，在自然之中有固然是有的，但這不過只具有相對的妥當性罷了之事底認識——這種認識，是用辯證法去把握自然這件事底核心。人們被自然科學上所集積的各種事實

強制着，而達到這種認識。』昂格斯所說的此話底正是科學的認識之進步逐年所保證着的。土方教授說過他要『儘可能地嚴守經驗科學底領域』，如果教授果能忠實地累積這種經驗的認識，那麼，我可以豫言：教授終會達到被強制着去採用辯證法的論理之一日。但是我同時又可以豫言；教授在未感受這種強制以前，必然會在形式論理底領域裏駐足。爲什麼呢？因爲『辯證法——如馬克斯之言——在其合理的狀態上，對於布爾喬亞淇及其空論的代辯者，是一個苦悶，是一個恐怖。』我們到後邊還可以看到，辯證法在『其本質上，是批評的，是革命的。』如果向〔唯物辯證法〕進行是一個恐怖，那麼，任何人也不得不『嚴守』非辯證法了。辯證法所以能在那把自己規定爲布爾喬亞淇之空論的代辯者的大學教授們到底不能理解反而〔中傷非難〕之間，找出真〔理〕者，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把辯證的思惟認爲是拋棄了經驗的認識之土方教授底見解，是根本的錯誤。若照列寧底話，馬克斯底經濟理論，是根據『他研究了二十五年以上的

莫大的材料』『實際的資料之大量』而來的。在資本論之中展開着的辯證法的思惟過程，不過是商品生產社會這個客觀世界底現實的運動之往人類底頭腦裏邊去的忠實的反映罷了。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資本制底歷史，完全地確證了馬克斯底關於資本家社會底發展諸法則，及那可以引起資本家的全體系之崩壞的資本家社會底諸矛盾之學說。』

土方教授又提出一個問題，說：『最後應當作為問題的，……乃是辯證法究竟是和思惟之另一法則的形式論理立如何樣的關係上邊的呢？這是一個立即發生的疑問。』關於這個問題，土方氏在引用了蒲列哈諾夫底話以後，緊接着說：『如此看來，形式論理究竟能適用到某一點，此外才可以適用辯證法的論理呢？其區劃界限至不明瞭。』（前書。七二——七四頁），但是在這個場合，也不是蒲列哈諾夫底議論不明瞭，而只是土方教授不能理解它罷了。我只儘管簡單地就這個問題來說一說吧。

列寧曾經如次的說過：『玻璃杯子無疑地是玻璃造成的圓筒，是喝水用的器具。但是玻璃杯子，不僅具着兩個屬性，特徵，或方面，而是具有無數的屬性，特徵，方面，其他與全世界底相互關係及「媒介」的。玻璃杯子也是可以當作一種投出的器具而利用的有重量的對象物。它既能夠供字紙筒或放置那被捕了的蝴蝶之容器用，又能夠由那為喝水而使用啦，玻璃製造的啦，具着圓管形或其他的形態啦，等等的事情完全獨立起來，作為一種附有藝術的彫刻或繪圖的物體而具有價值。……在學校裏，我們只止於此的（而且——再附加地說一句——在下級的班次裏不能不止於此的）形式論理，是取出形式的諸定義，由那使用最廣的東西或觸目最繁的東西引導起來，而且只止於此的。如果我們此時取出兩個或二個以上的種種的定義，偶然的把它統一起來，（圓筒形與喝水用的器具），那麼，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顯示對象物之若干方面的拆衷主義，但是這個定義，不過只是如此罷了。辯證法的論理要求我們更往前進。要想現實的去認識對象，不可不

把握和探究它底一切方面，一切的聯絡及「媒介」。
。我們也許決不能完全地完成這個工作，但是全面性底要求，可以對抗誤謬與硬化而守衛着我們。』
(河上譯「事項別列舉選集」第一分冊，一〇三——四頁。)

問題是極明白的。形式論理，是『下級的班次不能不止於此的』初步的論理，若和辯證法的論理比較起來，便是較低級的較不完全的論理。它只在一定的界限內有其妥當性。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辯證法，——如土方教授所引用的蒲列哈諾夫之言，——『不是排除形式論理，只是排除那形而上學賦與於這個法則的絕對的妥當性罷了。』

例如所謂日本人在人種上劣於西洋人之單方面的立言，只在關於長掌筋的一方面底範圍內是妥當的，又所謂日本人優於西洋人之同樣的單方面的另一種立言，只在關於長蹠筋之他單方面底範圍內是妥當的。又如在初等數學(即下級班次所用的數學)上邊，直線與曲線決不能是同一的。對立物底同一性，在這裏不能成爲問題。但是『微分學却不拘人

們底常識之一切的抗議，主張直線與曲線是一定的狀態的東西，而且因此成就了那些固執地說以直線與曲線爲同一是自相矛盾的人們底常識所不能成就的結果。』（「反杜林格論」，河野蜜林要兩氏底日譯本，一八六頁。）

部分的片面的認識，在一定的限度內，也有其相應的效用，無論何種曲線，若截取其一小部分來看，常是一條直線。因此，例如地球雖是一個球體，而在我們想在一小塊地面之上建造房屋的場合，無妨把地面看做平面。但是如果有人因此便主張地球是扁平的，那麼，我們就要把他叫做『見樹而不見森的漢子』了。

此所以『嚴守』形式論理，卽是嚴守初等的知識。這樣一來，可以引起他對於較爲基本的法則閉目不視的結果。例如這裏有一根綫，假定它一端是紅色的，愈接近於中央則愈變爲紫色，反之，愈接近於他端則愈變爲青色。在這種場合，如果有人只將這根綫底極少的部分一點一點地看去，那麼，他恐怕不能夠貫通前後看出全綫底顏色之變化呢。

同樣地，若把社會底運動過程寸斷起來，只作局部的觀察，那麼，恐怕社會也好像是靜止着的一樣吧。這樣一來，一切的變化和變動，完全逸脫到我們底認識之外去了。我從前曾經說過，『社會是運動着的，現代社會現在正要大大地運動。』但是布爾喬亞底空論的代辯者們之任務，恰在於觀念的否認這種運動，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嚴守』初等論理的；而經濟學只要是布爾喬亞的，換句話說，只要是以現代的資本家社會之永久的存續爲其神聖的（如果觸犯了它便是大逆不道的）理論的前提，則到底不能作爲科學而發展之理由，又恰在於此。

事情既是如此，所以只要是熱心爲布爾喬亞底奉公的學者，就不能不把那由羣衆底眼睛遮蔽辯證法——對於布爾喬亞底是一個苦悶是一個恐怖的辯證法——之事，作爲他底工作之一。但是這和那以初等數學的知識排擊高等數學，或以大學境內底地面是扁平的之事實去否認地球是球體之事相同，全然是無理取鬧的勾當，所以如諸君之所洞見，以士

方教授底才學，也是除了作這種實際上很艱辛的議論而外，沒有別的辦法的。（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四月號「改造」所載）。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氏，是日本經濟學界底第一個勇士。他屢次在極疏忽的準備之下向馬克斯主義之排擊突進，而且每次都在我們底眼前演出一種非做無上的勇士不可的把戲。』我在「改造」雜誌的前號上這樣地說過，而且對於土方氏在他底近著『經濟學總論』中關於唯物論辯證法底批判，加了若干的評言，以作前言底證據之一。但是土方氏好像還要追加這種證據似的，又在和「改造」底前號同時發行的「中央公論」底卷頭上，發表了題為「經濟學與辯證法」的一篇論文。若據列寧之言，無論是能夠在特殊的事實之研究上供獻如何有價值的業績之經濟學的教授，如果他一旦涉及於經濟學底一般理論，我們便連他底一句話也不可相信。又無論是能夠在特殊的領域裏供獻如何有價值的業績之自然科學的教授們，如果問題是關於哲學的，我們

便連他們所說的一句話也不可相信。土方成美氏原來是經濟學的教授，而現在却談到哲學上去了，所以如果列寧的話是對的，那麼，無論由那方面看來，他所說的話是連一句也不可信任的了。現在土方氏自己也反覆地說：『要而言之，關於辯證法自身，如我開始所謝絕的，既不打算根本的去批評它，而也沒有這種能力之事，不可不率直地告白出來。』以我想來，或者他是為證明此事而發表這篇論文的。現在順便地稍稍檢討它一下吧。

布爾喬亞的學者們——即使是多年專攻哲學的人——之所以不能夠真正地把握辯證法者，是因為他們站在觀念論之立場上的緣故。這是他們底根本的病源。

土方氏首先在他底論文底開頭上如次地說：『據說辯證法底特色，在它底綜合性，絕對否定性，實在性，等等上邊。以下我要考究此等特色是否只是辯證法所固有的，即使只是辯證法所固有的，而藉着把它適用到具體的經濟現象方面，究竟能增進我們底經濟底理解到什麼程度。特別是後一個問題，

要在以下去考究的。』這是土方氏爲他自己出的問題，而由如此的問題之提出方法底自身，他首先表白了他自己對於辯證法底無知。以下我將引用昂格斯批評杜林格底話，以資佐證：

『在他，不是由外界而是由思惟引導出來的形式的諸原理，成爲問題了。此等諸原理是可以適用於自然及人間之領域的，因而自然及人間應當依從這些原理。但是思惟從何處取來了這些原理呢？從它自身嗎？不是，……在這裏雖然存在底，外界底，諸形態成了問題，但是思惟決不是由它自身，而是只能夠完全由外界汲取和導出這些諸形態的。但是，這樣一來，全關係便(和杜林格所想的)相反起來了。諸原理不是研究底出發點而是其終局的產物。它們不是可以適用於自然及人類史之上的，而是由自然及人類史中抽出來的。自然及人類世界不是依從於諸原理的，而諸原理，只在其與自然及歷史相一致的範圍內，是正確的。』(昂格斯「反杜林格論」，德文本，二一頁)。

士方氏把藉着將辯證法『適用到經濟現象去，究竟能增進我們底理解到什麼程度』之事，作為他底問題。但是辯證法，原來並不是在如士方氏所理解的意義上適用於現象之上的東西，反而是由現象中抽出來的東西。士方氏雖然說：辯證法的把握之高唱，『往往有使人陷入於徒然的混迷之虞，』但是實際上他在立論底最初已經陷入於『徒然的混迷』之中了。

爲容易了解起見，我把前述的軟部人類學上底問題，在這裏重新引用吧。例如我們，對於那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命題，能夠提出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於西洋人這個和前一命題相矛盾對立之他命題者，不過是我們就多數的屍體實際研究底結果罷了。所以，縱令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於西洋人之命題是既知的知識，而在這種場合，我們也是不能夠『適用』矛盾底論理，好像和既知的命題相矛盾的他命題也是對的一樣，只以頭腦中底推理想出關於長蹠筋日本人較爲優秀之第二個命題的。辯證法是客觀世界底論理。它是只能夠由客觀世界『

汲取』『導出』『抽象』的東西，反之，不是可以『適用』於客觀世界的東西。如果士方氏不理解此事，那麼，恐怕他不得不永遠無際限地斃頭於『外行的疑問』之開陳吧。以下我要就他所提出的幾個外行的疑問，順次地說幾句話。

士方氏在他底論文底第一節如次地說着：

『如果所謂綜合性是基於論理之本質的東西，則我以為田邊博士之言是正確的。田邊氏說：如甲是甲，不是非甲； A 是 A ，不是非 A 之自同律，矛盾律，也不是在同一的平面上被廢棄的，而只是在較高的平面上，低次的平面上底矛盾對立變為反對定立罷了。在某物晚上顯着白色白天顯着黃色的時候，如果同時說此物是白色又是黃色，那便是矛盾了。這即是說，如果在同一夜裏同時把這兩個述語定立在主語之下，那的確是矛盾的，但是若站在包含着晝夜的立場上去看，那末，說此物晚上是白色白天是黃色之事，似乎沒有何等矛盾。』(以上完

全是他底文章原樣地引用而來的——河上)。

土方氏在這裏想提出的『外行的疑問』是什麼，稍欠明白，但是它恐怕是這樣說的吧：

所謂『甲爲非甲』之事，若在同一的平面上，則是矛盾而不能成立。但是若站在較高的平面上來看，則『甲爲非甲』之事，也可以作爲非矛盾的東西而成立。例如說某物是白色同時又是黃色，雖是矛盾，然若說該物晚上是白色白天是黃色，便不是矛盾了。這即是說，矛盾底理論上底兩個立言，『如果想起它所行的平面是不同的，那麼，就可以想到它是沒有困難的了。』他自己這樣地解釋辯證法上底矛盾。如此大概是土方氏所想在這裏主張的吧。

土方氏常常畏懼矛盾，但是如前所述，一切的事物都是由那充滿矛盾的構成分而成立的。換言之，對立物底統一，是貫通一切自然，社會，及思惟而極度地一般的法則；因爲自然及社會底本身完全是由對立物而構成的，所以它又變成了當作客觀世界在我們底頭腦中底反映看待的思惟之法則。所以，如果較爲精密地考察起來，『一般的辯證法是

人類底認識中所固有的東西』，我們『在一切的任意的定言之中都可以發見辯證法底一切的要素之胚種。』

『舉例來說，假定以樹葉是青色啦，約翰是人啦，斯比茲(Spitz)是狗啦之類的任意的定言爲始。這樣一來，在這裏(如黑格爾底天才的認識)我們已經具有所謂個別的東西卽是普遍的東西這一個辯證法了。』(列寧)。在這個場合，約翰不過是一個人罷了，他以外還有多數的人在；又斯比茲不過是波美拉尼安(Pomeranian)種的狗罷了，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種類的狗在。所以約翰是個別，人是普遍；斯比茲是個別，狗是普遍。因此，說約翰是人，說斯比茲是狗，卽是說個別的東西也是普遍的東西(這是個別的東西底反對物)，又無異於說甲是非甲。這樣看來，無論在何種任意的定言之中，(只要它不是同義語底重複)，常含有士方氏所最恐懼的矛盾。據士方氏所說，若說某物是白色同時又是黃色，那便是矛盾，但是單在某物是白色，某物是黃色之一個一個的命題裏邊，連一點矛盾也沒有包

含的。然若更進一步地去考察，便可以知道雖在紙是白的這個簡單的定言中，實在也是含有矛盾的。爲什麼呢？因爲白色的東西除紙以外還有很多，所以紙並不等於白色的東西。然而我們却說紙是白的，紙是白的東西。在這個場合，我們是把紙與白色的東西視而爲一，同時又使此二者區別對立起來，而在這裏表現對立物之統一或同一性的。土方氏無論怎樣頑強地抵抗，只要在他想作一種具有何等內容之立言的場合，恐怕他自己本身也不得不作成對立物底統一吧。問題只在意識着它與否罷了。

以下再就土方氏在其論文底第二節以至於第五節裏所討論的發展底法則，否定底否定等，略說一說。

土方氏在這裏，以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田邊元氏在「哲學研究」（一九二七年三月號以下）上連載的「辨證法底論理」一文，爲其唯一的支杖。他在引用了田邊氏底論文底一節之後，接着說：『這樣看來

，博士(田邊元氏)是把辯證法底妥當的領域限定於精神生活，意志生活底領域之內』的。依土方氏底意見，因為這是哲學專攻者底話所以是沒有錯誤的。因此，像這樣的被『限定於精神生活底領域之內』的辯證法，果能『適用』到經濟底領域去嗎，成了他跟着提起的問題了，而且對於這個問題是經濟學之專攻者的土方氏要親自作答的。

但是，縱令是為一般人所深信的哲學底專攻者，又雖然對於他個人底人格非常明瞭，而我也不能因為田邊氏是哲學者便去無條件的信任他。只要他和一切的布爾喬亞的哲學教授一樣，始終籠閉於觀念論底城壁之內，那麼，恐怕他到底不能夠突破那纏繞着黑格爾底辯證法之觀念的外皮，而把握那包含在裏邊的合理的核心吧。如果引用土方氏底引用文之一部分，便是如次：

『現在在平面上取原點 O ，想像它為判斷底起點乃至立場。假定由此 O 點至一點 A 之距離 OA 以 $+A$ 表之，而代表一個定立。在這個定立肯定上，可以預想 $+A$ 底意義是被完全限

定而不留何等之不定的。在僅此的豫想之下，如果否定即反定立必然地表示一 \bar{A} 底意思，那麼，否定恐怕是和肯定一樣完全被規定了的東西吧。爲什麼呢？因爲一 $O\bar{A}$ 即是在和 $O A$ 相反對的方向上測出了一個等於 $O A$ 之長的距離的一 $O\bar{A}$ ，無論在何種意義上其規定不會劣於 A ，即不會劣於 $O A$ 。我以爲像這樣的完全相對應着只是其方向相反的一對的東西之對立，可以稱爲雙關的對立性。辯證法即是把否定認爲是對於肯定而站在這種雙關對立上的東西，因而主張反定立具有一種不稍劣於定立之積極的想定的。……

『既是這樣，那麼，這種雙關的對立性底範圍是如何樣的東西呢？我以爲這是意識。……我覺得除過意志底形態而外沒有雙關的對立性之賴以成立的地盤。』

因此，田邊氏說：『概念雖被稱爲「現實底活着的魂」，而所謂現實，無疑地是指精神生活之直接的體驗內容而言的』；又說：『這樣看來，我以爲辯

證法不是單在純粹論理底立場上成立着的東西，它不外是基於具體的意志之體驗而來的精神生活底論理罷了之事，可以作個一般的結論。』（「哲學研究」一三六號，二七，二六頁）。

像這樣地以辯證法爲『精神生活底論理』，乃是觀念論的根本錯誤之所在處。辯證法不是精神生活底論理，而是客觀世界底論理。只因爲客觀世界是在辯證法的關係上被構成的，所以那當作客觀世界在人類的頭腦中底反映看待的人類底精神生活，也是在辯證法的關係上被構成的。辯證法底地盤是存於物質自身的。

我們拿商品來作個例子看看吧。商品底形態是二重的。商品先有其當作使用價值看的形態。既叫做商品，便不能不是可以滿足人類底某種慾望的東西，因此，各種各類的商品，爲了滿足各種各類的慾望，而互異其當作使用價值看的形態。如米，酒，紙煙，布疋，棹子，紙等等，一切種類的商品，全沒有同其形態的東西。又商品，在這種當作使用價值看的形態之外，還有其當作商品價值看的形態

——交換價值。例如米一石底交換價值爲銀若干圓，紙煙一箱底交換價值爲銀若干圓，無論何種商品都有一定的代價。但是諸商品底交換價值，與其使用價值之互異品質的事情正相反對，而完全是同其品質的。在布爾喬亞底妻妾底指頭上放光的金鋼鑽介，是銀幾萬元，而穿在普羅列塔利亞底腳上的鞋，也是銀幾元。因此，一個金鋼鑽介底交換價值，和一雙鞋子底交換價值，只有其分量的不同，在品質上是完全相同的。在這種意義上，諸商品底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互相對立着。換句話說，商品這個統一物，是由使用價值及商品價值（其現象形態即是交換價值）這兩種對立物而構成的。在這種場合，我們因爲分析了現實界的商品的緣故，所以發見了當作使用價值之對立物看的商品價值（或簡稱爲價值）。這種『對立性之賴以成立的地盤』，不是什麼『意志底形相，』而是當作外的現象看的商品。

更就商品底交換看來，只要在純粹的形態上去觀察它，則其販賣者與購買者，是站在平等的關係上，『以自由的，法律上之對等的，人格者的資格

去締結契約』，而互相交換其等價物的。但是，等到勞働力一旦被作為商品而買賣的時候，其販賣者便會站在一種被購買者榨取剩餘勞働的關係上了。這樣一來，平等關係轉化成了榨取關係，簡單的商品生產轉化成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了。即在這個場合，作為簡單的商品生產底否定而發生的東西，乃是資本家的生產。但是，這個簡單的商品生產與資本家的生產底『對立性之賴以成立的地盤』，仍然不是什麼『意志底形相』，而是現實上的商品生產底發展史自身。這恰和那作為麥粒底否定而生出一種植物的麥之事，基因於完全由人類底意志獨立了的外的世界之屬性的事情，是一樣的。所謂辯證法形成『現實底活着的魂』，即是說現實自身是在辯證法的關係上被構成的。所謂現實，即是現實，它包含一切的現實。如『所謂現實是指精神生活底直接的體驗內容而言』的說法，不過是一個觀念論的幻想罷了。

回頭再看看那以哲學者田邊氏為典據的經濟學者土方氏底議論吧。想『依田邊博士底話』去決定辯

證法之『適用於經濟的價值』的土方氏，祇說了如此的一席話：

『誠然，在意志的世界上，某事的否定，也許可以說含有一個積極的內容。說「不喜歡密柑」，和說「喜歡密柑」，同有積極的內容，所以在這裏田邊博士之所謂雙關的對立，似乎是可能的。然而說「不喜歡密柑」，和說「喜歡密柑」，這兩件事果能認為是完全正相反對的對立嗎？……若就具體的事實看來，所謂「不喜歡密柑」，是不像說「喜歡密柑」之有被規定了的內容的。……和所謂「喜歡密柑」有正反對之內容的話，不是要在喜歡對密柑作正反對之思考的場合，才能夠說嗎？若說到正反對的概念，大概是如左與右，上與下，表與裏，南與北之類的東西吧。但是即使如此，而不喜歡左之事，有時連右和左都不喜歡，有時也可以喜歡右。總之，在具體的存在之世界裏，不喜歡某種事物之事，可以立刻想到對於正反對的特定的事物之欲求的場合，而某物和那與它正

反對的特定的事物同時成立的場合，恐怕是很少的吧。在不喜歡資本主義的人裏邊，可以想到那喜歡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稍稍變形了的資本主義，等等的無數的人。既是這樣，那麼，否定資本主義之事，並不含有對於資本主義提倡某種積極的特定的組織之意。……』

田邊氏，對於他底學說底祖述者之出現，認為滿足與否，另是一個問題，總之，因為田邊氏是主張『辯證法不外是基於意志之體驗的精神生活底論理』的人，所以土方氏後生可畏地一面使辯證法依存於人類底意思意欲，一面又在喜歡密柑啦，不喜歡密柑啦，喜歡左啦，喜歡右啦，喜歡資本主義啦，喜歡社會主義啦等各種各樣的形態上，計劃他所謂『外行的疑問之開陳』。但是在這個場合，土方氏不可不理解的事情，乃是人類底意志意欲不成問題，規定這種意志意欲的人類底社會的存在，才是問題哩。

雖然土方氏說資本主義底否定是什麼，沒有特

別的規定出來，但是這在現實的客觀世界上是不可避免的。被規定着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否定自己必然的轉化爲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且由於此事反映到我們底意志意欲裏邊而發生的現代之主要的思想的對立，或是布爾喬亞的，或是普羅列塔利亞的，不可避免的分屬於此二者底任何一種。此所以不願參加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運動」的人，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做願意爲布爾喬亞淇「効力」的人。『意志底形相』是被客觀世界明瞭地特定着的。

再舉一個例來說明吧：現在日本底政黨，除過政友會，民政黨，社會民衆黨，日本大衆黨等之合法政黨而外，還有非合法政黨的日本共產黨。因此，只要我們想擁護一個政黨，那麼，如果不願意擁護非合法政黨，便只有願意擁護合法政黨了。又只要我們想擁護布爾喬亞的大政黨，那麼，如果不喜歡政友會，便只有喜歡民政黨了。更進一層，只要我們想擁護社會民主主義者底黨，那麼，除過許多的地方政黨而外，若不喜歡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衆黨，便只有喜歡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

日本大衆黨了。例如在選舉的時候，不喜歡某黨即含有喜歡某黨的意思之事，土方氏自己也可以——這正須——藉那『根據具體的意志之體驗而來的精神生活底論理』，去明白地理解吧。土方氏更至於把什麼東西將作為茶机底否定而發生呢之事，也作為問題了，但是這若就日本現在底商品世界來看，因為站在與茶机競爭之地位上的東西是高棹子，所以如果茶机完全被否定了，那麼或者可以發見任何人底書齋裏都用高棹子來代替它的事情吧。

雖由以上的簡單的批判，土方氏自己『不能不率直地告白』他『沒有根本的批評辯證法的能力』之事，也可以十分明白了吧。他所意識着的『不可遮掩的科學的無力』之感，充滿於他底論文底各行間。但是他因為不願沾辱布爾喬亞之『空論的代辯者』的地位，所以勇敢地繼續發表着這樣的論文。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只要不逃出一般的理論底領域而局限於特殊的領域中之事實的研究，那麼，現在雖然倒罷，也不能不去擔任這種困難的事業了。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五月發行的〔改造〕所載。)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 底見地與目的

——關於土方教授所謂盲從的馬克 斯之克服——

在日本，馬克斯經濟學，現在一年一年地確立着牠底地步，愈漸愈漸地擴大着牠底勢力。同時，並不明示何等學問的理由之無理解的排斥，與夫無責任的謾罵，雖在學者之間，也漸次劇烈起來了。馬克斯經濟學在理論上很難攻擊之事，現在正為一部分的人們所意識。不作理論上的論爭，而只指着我們信口呼為馬克斯狂信者一類的行爲之漸盛，乃是一派的人們對於科學的無力之感自然誘發起來的現象。這種現象，到近來刊行經濟學全集的計劃實

行之後，益見加甚。現在，如教授土方博士，竟至於宣言：『近數年來，我國底讀書界算是馬克斯學說底洪水時代，這種洪水橫流的結果，產生了可忌避的共產黨事件』。像這樣的言論，如果不把牠解釋為單出於一時的商略，——這樣的解釋，對於身為大學她授的土方氏，恐怕無禮吧！——便只好認為牠是出於一種意圖，想利用一般民衆對於共產黨事件的漠然的恐怖來妨害馬克斯學底普及。現在我們是在應當把馬克斯經濟學底根本見地，牠底窮極目的，牠底傾向，無忌憚地向世間發表，藉以對抗那種馬克斯經濟學之妖怪談的尖端的時代(hohe zeit)了。我就是爲着這個目的，以日本底馬克斯學徒之一人的資格，在這裏公表這篇文章。

馬克斯經濟學是以辯證法爲其研究法的。據馬克斯自己底言語，辯證法是『現存事物底肯定的理解之中，同時又含着其否定的，其必然沒落的理解，把所有已經生成了的形態，在其運動之流上把握着，因而又由其暫時的方面把握着，任何東西也不能使其畏伏，牠底本質上是批判的，是革命的』

無論何種東西，當其為辯證法之光所照耀的時候，便會失去常住不壞之相，萬物只是在流轉的姿態上發現罷了。『在牠底面前，窮極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什麼東西也不能存立。辯證法向一切的東西顯示着一種消滅性，在牠底面前存立着的東西，除過生成與衰滅之由低向高無限向上的不斷的過程而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的。』（昂格斯）

『一代一代地傳續下來的一切的歷史的狀態，不過是人類社會之由低向高無限發展的道程底暫時的階段罷了。各個的階段是一種必然的東西，這即是說，牠對於那使牠發生的時代和各種條件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對於那些在該階段自身底胎內漸次的發展起來的新的較高級的諸條件，便會成爲一種沒有根據而失其存在理由的東西了。此時牠雖不能不讓位於較高級的階段，而後來的階段又會輪到衰頹沒落的順位了。』（昂格斯）

因此，以資本家的社會爲其研究對象的馬克斯經濟學，在資本家的社會底『肯定的理解之中，同

時又含着其否定的，其必然沒落的理解。』這種社會形態，對於那使牠發生的時代和各種條件，是具有存在理由的，唯其如此，所以牠是一種必然的東西。但是在資本家的社會底胎內成其急速之發展的生產諸力，漸次和那些充作牠底外被的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衝突起來了。我做照馬克斯，在近著「經濟學大綱」上卷「資本家的社會之解剖」第二篇底末尾上指摘過的過剩人口之增大，及隨此而來的大眾窮乏化之增進，是其半面的徵兆；又在第三篇末尾上指摘過的資本家的生產之窮屈，及隨此而來的世界恐慌與世界戰爭之脅迫，是他半面的徵兆。這些都是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底範圍內底生產諸力之發展必然引起的災害，是現存的生產諸關係已經失去其存在理由的證據。此外，我在第四篇底末尾，曾經指出了社會底總資本正被集中在極少數的金融大資本家之手的事實。這個事實，即是表示可以產生新的社會形態的物質的諸條件，正在現存諸關係自身底胎內次第成熟着的意思。於此，資本家的社會之運動底必然的方向，極為明瞭。有生的東西免不

了死。我們不能相信現存事態底絕對性和永遠性。因此，我們是『在運動之流上，因而又由其暫時的方面，把握』現存的社會形態的。

這種見地，『不爲任何物所畏伏，牠底本質上是批判的是革命的』之事，『在布爾喬亞洪及其空論的代辯者們看來，自然是一個苦悶，是一個恐怖。』我們並不是要把這件事情在公衆底面前隱蔽起來的。對於布爾喬亞洪的苦悶和恐怖，在佔社會之最大多數的普羅例塔亞特看來，却是一種希望和歡喜。我們爲什麼這樣地說呢？

世間有人指我們謂爲無批判的盲信者，但是，世人果真理解了所謂真的批判究竟是什麼意思嗎？這卽是無顧慮的批判之謂，而所謂『無顧慮』(rücksichtslos)，『卽是無論批判生出如何樣的結論，決不恐怖，又雖與現存的諸權力衝突亦所不懼之謂。』這樣的批判，只有否認『穹極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之一切的辯證法，始能完成。批判只有藉『無顧慮』的精神始能進行，科學只有在

『不爲任何物所畏伏』的地方始能成立。

我們稱爲布爾喬亞經濟學的，是指那種『不把資本家的秩序當作歷史的過渡的發展階段去理解，反而把牠當作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形態去理解』的東西。『這種經濟學，不過只在階級鬥爭還停止於潛在狀態，或只現爲一種孤立的現象的期間，能夠作爲科學而存留罷了。』

曾經留下了許多功績的英吉利底正統派經濟學，即是『屬於未發展的階級鬥爭之時代』的。此派底最好的代表者亞丹斯密司及李嘉圖，因爲生存在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代的緣故，所以他們沒有憂慮資本家的社會之崩壞的必要。因此，他們曾經無所恐懼地向資本家的社會加過『無顧慮』的批判，因而獲得了一定的科學的業績。但是，等到階級鬥爭一旦以脅迫的姿態而現於社會底表面之後，對於資本家的社會之絕對的永遠性的信仰，便開始動搖了。同時，對於這種社會的『無顧慮』的批判，在布爾喬亞洪看來，不能不成爲一種恐怖了。因此，經濟學如果是以把資本家的社會作爲『社會的生產之

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形態』去加以辯護之事爲目的，換句話說，如果牠以布爾喬亞淇底好感與保護爲必要，則其『獨創的繼續的發達，一切都變爲不可能了。』但『只限於其批判不是如此。』所以不顧布爾喬亞淇底一切的利害，而形成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的馬克斯經濟學，在和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對立上，變成『不爲任何物所畏伏的』批判的精神之守護者了。這種經濟學否認現存的社會形態是『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形態』，反之，牠把這種社會形態『在運動之流上把握着，因而又由其暫時的方面把握着』，因此，牠和布爾喬亞經濟學正相對立。

馬克斯經濟學爲什麼是革命的呢？我在這裏可以由拙著『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引用以下的數節：

吾人無論關於自然現象或關於社會現象，往往把事物底本質顛倒錯覺起來。科學在矯正這種錯覺之點上，已經是革命的了。把地球是不動的太陽是動的想法推翻，使人們認識太陽是不動的地球乃

是動的之事，是一樁革命的工作。馬克斯在經濟學底領域裏所成就的，全是這樣的革命的工作，就中，顛覆現存的社會形態之不動觀一事，尤其是牠底最革命的業績。

如馬克斯自己所說的，「資本論」底『最後的穹極目的』，在於『曝露近代社會(即資本家的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這裏所謂近代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比方說，和所謂地球底運動法則是一樣的。人們曾以爲自己居住於其上的這個地球是世界底不動的中心，而宇宙物理學却從科學上證明了這個地球實際上以每秒間二萬九千七百米突的急速度在繼續運動着。同樣的，人們常以爲自己居住其中的現代的社會組織是一種永久不能變更的東西，而資本論却教示我們，這個表面上好像不動的東西，實際上是動的，而且現時正在動着。資本論是把被苦虐的人們由其根據錯覺而來的宿命的斷念中呼醒過來，向他們曝露其困厄底真因，且指示出此種原因之排除的可能性和道程，授他們以自己解放的希望和指針的東西，所以在普羅列塔利亞看來，牠是一個

最上的親友。恐怕只有普羅列塔利亞能從牠裏邊汲取無穹的希望與歡喜吧。

同時資本論，在『布爾喬亞淇及其空論的代辯者們看來，是一個苦悶，是一個恐怖』，是他們底最惡的敵人。因為既成的諸權力，常時利用着民衆底錯覺——把事物底真相顛倒着思考的民衆底錯覺，——所以常時用最大的注意去維持牠助長牠。因此，所有的教化機關，——學校，青年團，寺院，報紙，雜誌，著書等等，——只要牠是屬於既成諸權力底支配下的東西，便都會在社會底各隅各方爲着這個目的而被動員起來。隨着階級鬥爭底激烈化，這些機關爲着這種目的而被利用的事情，竟會露出在現象形態之上。然而對於這種舊勢力底意圖之最有力的妨害物，便是新興科學。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興科學只有在和強大的既成諸權力底鬥爭上，始能發展自身。那怕就是主張太陽是不動的地球是動的這種平凡的道理，古之學者竟被投於牢獄了。那麼，要想把同樣的事業在社會現象底領域裏完

成的人，不得被曝於既成諸權力及其雇人輩之非難，中傷，妨害，壓迫等等的砲火之下的事情，乃是當然之事，而且不能不是覺悟中之事。『無顧慮』的批判所以以不怕和諸權力底衝突為必須之條件者，即是因為這個緣故。『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如馬克斯之言——『在經濟學的領域裏，不但可以遇着那和在別的一切的領域裏所遇着的同一的敵人，並且因為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底特殊性質的緣故，所以人心之最激昂的，最狹量的，最惡意的情念，私的利益的傅利神，都會成為經濟學之敵而被呼立於戰場之上』。現在，我們在眼前可以看到這種敵人正被向戰場上招呼着。這樣看來，新興科學是既成諸權力底最惡的敵人，同時，既成的諸權力又是新興科學底最惡的敵人了。

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不但要和上述的敵人戰鬥，還得把民衆底常識當作敵人去和牠戰鬥。雖然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本來是以民衆底生活安定為指標的，實際上是民衆底親友，但是在最初的期間，

牠必然爲民衆所反撥。這種事情，是一切新興科學底從來的宿命，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也在所難免。

昔日哥伯爾尼苦司Copernicus說地球不是世界底不動的中心，給常識了一個大打擊，同時說明了爲什麼地球從外表上看來像是不動的樣子，後來馬克斯在經濟學底領域裏所成就的，也正是如此的事業。我們在資本論底到處都可以看出如此的哥伯爾尼苦司的回轉，就中，尤不能不指出如前所述的現代社會自身底運動觀爲其根本的回轉之一。就普通而論，無論誰都以爲太陽是朝出於東暮沒於西的。把眼睛所見的認以爲真，是很自然的，這卽是所謂常識。但是這種常識，如果通常不加修正便是真實的，那麼，就別無向牠加以科學的研究底必要了。『如果現象形態與事物底本質直接一致，一切的科學恐怕會變成贅物了吧。』只是因爲二者往往不能直接一致的緣故，所以才生出了科學底必要。於此舉個例子來說：例如在我們底肉眼看來，好像地球是不動的太陽是動的一樣（這是現象形態），但是實際上却完全與此相反，太陽是不動的地球才是

動的(這是事物底本質)。不但說明這種道理是必要的，並且不能不於同時闡明爲什麼真實的事情會像這樣地在我們底肉眼裏巔倒而反映起來呢(這卽是現象形態與事物本質底辯證法的統一)。完成這種工作，正是科學底任務。

此所以科學常常和常識不相容。科學是以打破常識爲職志的，因此牠又必爲常識所反撥。以堂堂的學者而欲訴諸羣衆底常識以求其聲援，這是如何志却了學者之本分的醜態，由此便可以理解了。科學對於常識底鬥爭，乃是隨其成立及發展的歷史而來的宿命，和俗人的鬥爭，乃是科學者任務。人類底認識，只有在這種對立物底鬥爭底過程上，才能夠發展。而且在這種鬥爭上，如果科學的知識占着勝利，則常識便爲科學的知識所克服，但此事同時卽不外科學的知識轉化成了常識底本身，這樣一來，科學的知識遂把常識包容於其自身之中，或其自身被包容於常識之中，而把自己揚棄(aufheben)了。

不願這樣的事情，只把一般的常識翻譯成學問的言辭的東西，我們就叫牠做流俗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實在不值得科學之名。我們先前曾經說過，亞丹斯密司，李嘉圖底正統派經濟學，雖是布爾喬亞的，然仍不失為科學者，乃是因為當時的階級鬥爭還在未發展的狀態的緣故；並且說過，階級鬥爭一旦採取明顯的威嚇的形態，則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喪鐘便於此瞬間響了。布爾喬亞經濟學早已不能作為科學而停留了。對於資本家的社會形態之存續的威嚇愈加大，又對於其維持底不安愈增多，則資本家的社會底內的連絡之無忌憚的解剖，其本質的機構之無顧慮的暴露，越發變成了可怕的事情。因此，經濟學如果是布爾喬亞的，換句話說，如果是以資本家的社會之永久的存續為其『神聖的』前提，便不外只是一種敘述社會底表面上所浮動的現象形態的東西罷了。一切的常識，都是由現象形態之無批判的攝取而成立的，因此，單純的現象形態底敘述，畢竟不過是單純的常識底羅列罷了，充其量，也不過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過去或現在的歷史

的統計的事實之蒐集或整理罷了。經濟學只要是布爾喬亞的，在科學上便會漸次變為一種無力的東西（這種事情是我們現在所目擊着的），其原因全在於此。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裏邊，雖有博識而無經綸，雖有事實之堆積而無法則之啓示，牠只足以使人溺於混沌的表象之中，不能指示出我們所居住的現在社會究竟是由何處來將向何處去的。這種缺陷即是流俗經濟學底特徵，且在階級鬥爭已經尖銳化的今日的時代，布爾喬亞經濟學，祇能成為這樣的東西。如此說來，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底對立物，即是布爾喬亞經濟學，同時也即是流俗經濟學。

如前邊已經說過的，因為我們不能不和常識鬥爭，所以又不能不和流俗經濟學鬥爭。而此種鬥爭也是很困難的。

爲什麼呢？因為科學是想把常識顛倒起來的東西，所以牠所說的，不能直接的和常識一致。常人底眼目中所映到的現象形態，必須以涉及微細的科學的分析之長道程爲媒介，最後的結果，始能在牠和本質底連絡上去說明。所以要想研究現象形態的

人，必然遇着許多的困難，需要不少的忍耐。尤其是想說明極複雜的現代社會之經濟構造的經濟學，因為牠底研究材料底特殊性的緣故，——因為不能利用化學的試藥或顯微鏡的緣故，——所以必需那依靠我們底頭腦作用的抽象力的事情，非常的多。此所以資本論底第一章雖經著者力求平易地敘述了出來，而在我們底理解上還現出最大的困難。一言以蔽之，每種學問，只要以科學的資格而存留，則因為牠是科學不是常識的緣故，所以對於專門以外的人們，其理解必然是困難的。

反之，因為俗學者不過是在常識底本身上邊施以單純的學問的裝扮罷了，所以他所說的極易為俚耳所納。讀這種俗學者底著作的人們，往往有機會撫膝感歎而言曰：『誠然不錯，這正如我自己所想的』。在俗學者底著作上，寫着太陽天天早晨由東方出來，晚上沈落到西方。這種東西，一讀立刻就明白了，（實則在未讀之前已經是明白了的），因為牠能立刻博得人們底同感的緣故，所以牠自身就是一種無力的東西，同時對於科學的知識之普及，實

在會作出不少的妨害。此所以我們屢次對於流俗經濟學者發出一種憤怒之聲。

如此說來，新興經濟學，至少當其勃興底初期，不得不置身於四面楚歌之中，與八方之敵從事於不斷的鬥爭。牠因為是一種對於既成諸權力的危險物的緣故，所以常爲此等諸權力所彈壓。我們底偉大的教師，曾經引用但德(Dant)神曲地獄篇裏邊底句子，作爲他底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底結語：——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nien che qui Sia morte

(一切的疑懼不能不於此拋棄)

(一切的懦怯不能不於此死滅。)

他是說：『雖在向科學去的入口上，也不能不和向地獄去的入口上一樣地揭出這樣的要求。』

在他一方面，新興經濟學，最初也難免受那些牠最忠實地代表着他們底利害的民衆底常識底反撥。向那些深信地球是不動的人們，說這是錯誤的

，實際上地球在以每秒間二萬九千七百米突的急速度繼續地運動着，並使其容納之事，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最初，世人把我們當做一種狂人看待，也是很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們，瞄準這一點盛言我們是馬克斯底狂信者從而加以非難。

八方受敵——不，牠必須把八方的東西當作敵人而驅逐之——繼續作困難之鬥爭的新興科學底科學上的唯一的優勢，在於牠比別的任何學派較為接近真理。這雖是牠在科學上唯一的優勢，也即是一種充分的優勢，因為若就科學而論，過此以上的優勢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是信賴人類底認識之發達的，我們是確信真理底最後的勝利的。事物底真相，無論如何隱蔽，終有被曝露的一日。不管多數的人們怎樣在主觀上認為地球是世界底不動的中心，而地球本身絲毫不為此種意識所左右，牠底每秒間達於二萬九千七百米突之速度的運動，連一瞬間也不能停止，不能遲緩。縱令把學者埋在坑裏把書燒盡，而施刑罰的人們自身，仍然在和地球共同運動着。在客觀的真

理之前無論何人也不能不屈膝。有些人，爲要擁護真理，而能夠表現一種死而無怨的氣概者，即是因爲這個緣故。新興經濟學就是拿出這種氣概向前奮鬥的。

新興經濟學，經過這種鬥爭底過程，不久便會轉化爲普羅列塔利亞的常識。『自然，批判底武器不能代替武器底批判，物質的權力不能不爲物質的權力所崩覆，但是一種理論，當牠一捉住羣衆的時候，便會變爲一種物質的權力。』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在馬克斯主義底普及之前，不能不戰慄者，即是這個道理。現在雖在日本，代表這種物質的權力的東西，已有日本共產黨公然地進到表現於大衆之前的階段裏了。牠是在必然的軌道上運載着的。不管白色恐怖底一切的威嚇，牠大概是要逐日而被大衆化的。

作爲馬克斯經濟學之研究法的辯證法，把所有既成的形態在其運動之流上把握着的事情，我們已經在前邊述說過了。但是這裏所謂運動，乃是一種

自己運動。以下我們更將此事加以說明吧。

因為在辯證法底光輝之下，宇宙萬物底運動，盡都是當作爲那含於其自身之中的矛盾所充滿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鬥爭過程看待的自己運動；而辯證法底一個重要的特徵，即在於把運動當作這樣的東西而去把握的一點上。

在數學上，正數及負數，微分及積分；

在力學上，作用及反作用；

在物理學上，陽電氣及陰電氣；

在化學上，原子底結合及離解；

在社會科學上，階級鬥爭。

像這樣的，把統一物分解起來，認識牠底充滿着矛盾的構成分之事，對於我們底科學的認識是根本的重要。因為矛盾是運動底唯一之母。世界上底一切的事物底變動和推移，只有當作一種含於其自身之中的矛盾所生出的東西看待，始能根本的理解。爲什麼呢？因為只有這種見地才算是把事物底運行作爲自發的『自己運動』去把握的緣故。如果把事物底運動不當作一種基因於其自身的東西，而

只當作一種依存於他物的東西——例如當作一種依存於神底意志，人底精神等等的東西，——去說明，則牠所依存的他物，更不能不加以說明。然此應被說明的他物，若又只用同樣的方法去說明，那麼，牠又會重行依存於他物了，如此，恐怕終久會至於沒有際限吧。所以這決不是根本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因為這種緣故，所以我們說，把統一物分解起來，認識牠底充滿着矛盾的構成分之事，對於我們底科學的認識是根本的重要。離開這樣的認識的方法，辯證法便不能夠成立。而在社會科學底領域裏，唯有我們的馬克斯學是把這種辯證法最嚴密地用作牠底方法的唯一的東西。

當作一切的社會諸現象之統一的根本的說明法看待的馬克斯底唯物史觀，把一切的人類社會底歷史，當作人與自然這兩種對立物底鬥爭過程而把握着，牠又把過去的經濟的社會組織之變動，——大概地說來，由古代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到資本家的社會等等的

社會諸形態底推移，——當作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這兩種對立物底鬥爭過程而把握着。又，馬克斯底關於現代的資本家的社會的經濟理論，是想把這種社會底運動，詳言之，想把這種社會底成立，發展，死亡，和藉別的較高級的社會形態而行的代位，當作使用價值及價值這兩種對立物底鬥爭過程而把握之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資本論底劈頭，就以充當資本家的社會之根本構成分的商品底分析——即以當作商品裏邊所含的對立的構成分看待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底發見——為其研究底出發點。而『由此以上的敘述，又把此等矛盾底發展以及當作牠底根本構成分之總和看待的此種社會底發展（成長及運動）、由始至終地示現於我們。』好像『由細胞生細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這個生物學上的原則，能夠沒有一個例外地說明一切的動植物底組織體一樣，資本論以同一的精確度，把那充做資本家的社會之細胞的商品作為根本的出發點、系統的說明了極複雜的現代社會底組織。牠底敘述，相互地保持着的一種必然的連絡和順序，由最捨

象的範疇出發漸次向具象的範疇，一步一步地上進，這樣的偉觀，在經濟學底領域裏還未見有能和牠比儔的。

照以上的樣子，把運動當作一個自己運動而把握之的立場，也即是『把社會底經濟構造之發展(即運動)當作一個自然史的過程而把握之』的立場。這種立場底必然的結果，所謂人類底社會的存在全然由其意識而獨立着的事情，自然會明白了。

試拿貨幣做個例子來說吧。貨幣是在商品世界上為解決那內在於商品的矛盾而生出的一種必然的產物。這個道理，我曾在近著「經濟學大綱」上卷「資本家的社會之解剖」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裏力求平易地說明過。現在再述其概略如下：生產物既被作為商品而生產出來，這些東西便不能不相互地交換。但是要想互相交換，必然會碰着一個矛盾。因為各個商品所有者都是想把自己底商品和別人底商品相交換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只要是別人底商品無論什麼種類的東西都可以的，商品所有者所欲交換的，必須是其使用價值能夠滿足他底欲望的商品。

同時，他是不問自己底商品對於對手方是否使用價值，只依他自己底自由的選擇而求其對手方，以期把對手方所有的商品和自己底商品相交換的。但是如此的欲求是各個的商品所有者同樣地所具有的，所以他們免不了相互的矛盾衝突之事，是不待說的了。這件事情，是由商品把使用價值及價值這兩種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物包含在牠自身裏邊之事發生出來的。一定的生產物要想變為商品，必須變為使用價值及價值底統一物。但是可以變為商品的生產物，由其所有者看來是一種非使用價值，牠不過只是對於別人能夠成為使用價值罷了。所以此等生產物要想成為使用價值，不得不全般的變更其所有者。但是一切的生產物要想行全般的交換，首先不能不相互地當作價值看待——例如說， A 是一百元， B 是五十元， C 是十元——而保持着一定的關係。這即是說，一切的生產物，在其成為使用價值以前，不得不先成為價值。但是一切的生產物之能成為價值，乃是因為支出在該生產物上邊的勞動是在社會關係上以有用的形態而支出了的緣故，然而此

勞動究竟是在社會關係上以有用的形態而被支出了的與否，須視此等生產物之能互相交換與否始可證明。由此看來，商品，一方面是因為被實現為價值的緣故，所以能夠成為使用價值的，他方面又是因為被保證為使用價值的緣故，所以才能夠成為價值的。這樣一來，一方底解決互以他方底解決為前提，在這一點上，生產物底全面的交換，便會碰着一個必需解決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外是商品裏邊所含的使用價值及價值之矛盾底展開罷了，而且此種矛盾，隨着可以交換的生產物底種類之增加越發增大起來。

但是，此種矛盾底展開，同時在牠自身之中即含着矛盾底解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種種的生產物底交換行之廣泛，則在此等生產物之中，自然生出一種無論誰都欲求的東西和不一定為人人所欲求的東西之差異。其結果，無論何人都欲求的生產物，自然會變為一種和種種的生產物相對立的交換底對手方。等到獨占這種交換底對手方之地位的生產物成立以後，這個生產物即變為貨幣。貨幣既然成

立了，那末：無論何人便都是先將其生產物換為貨幣，然後拿貨幣去購買他所必要的任何生產物。這樣一來，被生產在全社會上的多種多樣的生產物，藉着貨幣底媒介，毫無滯塞地了結着全面的相互的交換。

由此看來，只要以生產物被作為商品而生產之事為前提，則貨幣乃是此種商品生產之發展底必然的產物。因為某種特定的商品由別的普通的商品裏邊被排除出去，而轉形為一種有更多之規定的，較具象的，當作貨幣看的商品的緣故，商品的世界分化為普通的商品與貨幣之事，乃是商品生產底自然史的過程。這和宿於母胎的生殖細胞繼續地分裂增殖，等到達於一定的發育階段的時候，便會具有分化的特別的器官之事，是完全相同的。這是離開任何人底意志，意圖，意欲而獨立着的。

不能認識貨幣之必然性的人們，關於貨幣底發生發明了許多的無稽之談。有些人以為：物物交換是很不便的，人們為要除去這種不便，所以才依合

意制定了貨幣；又有些人以為：在天氣晴朗的某日，出現了一位賢明的君主，他爲要救濟人民底不便，所以發明了貨幣。這些傳說，都不過是一種觀念的童話罷了，牠們底目的，是想把那以貨幣爲媒介的商品交換關係上的吾人底社會存在，變做一種爲意識所規定的東西。

關於貨幣底必然性之認識底缺如，又往往產生一種關於社會改造的貨幣廢止之空想。這種空想，是把現代社會上底百弊底根源都歸於貨幣，而主張要想救濟這些弊病，必需以勞動券之類的東西去代替貨幣的一種議論。我們把這樣的議論稱爲空想的社會改造計劃。（我現在雖然沒有涉及各方面去指摘和批判此種空想計劃的餘白，然對於因爲科學的認識之缺如隨處都生出這樣的案想計劃之事，不能不促起讀者底廣汎的注意。）

只要以商品生產爲前提貨幣便必然的發生之事，和 H_2O 底化合物必然的變爲水之事，是同樣正確的。這是離開任何人底意志，意圖而獨立着的。自然，『若在個個的人間，則他底行動底一切的動力，

要想把他導入於行動，非通過他底頭腦底中樞而轉化為他底意志底動因不可，同樣的，市民社會底一切的欲求，要想以法律的形態獲得一般的效力，非通過國家意志底中樞不可。這是問題底形式的方面，這是自明的事情』（昂格斯）。但是，『不問是那一個時代，君主們是不能不服從經濟的諸條件的，他們決不是作出對於此等經濟的諸條件之法則的人。凡是不知道這種事情的人，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全然缺乏歷史的知識，所謂公法或私法，都不過是單純地布告和記錄經濟的諸關係之欲求罷了。』『金銀之所以具有法律上的授受性者，不外是因為牠在事實上具有這種性質的緣故，而金銀之所以在事實上具有授受性者，是因為現在的生產組織以某種一般的交換手段為必要的緣故。法律不過是事實之公開的承認罷了』（馬克斯）。只在觀念上想像貨幣是可以藉法令底公布而廢止的之事，乃是一個純粹的空想。貨幣決不是依存於君主或立法者之意識的東西；反之，一定的社會的存在是規定此等立法者底意識的。

所以馬克斯，作為唯物史觀之根本的命題的宣言：『不是人類底意識規定着他們底存在的，反而是他們底社會的存在規定着他們底意識（社會的意識）的。』

這是我們底關於社會的唯物論的見解。我們是這種見解底主張者，所以我們是唯物論者。

世間有些人，誤解我們底唯物論，以為這是實際生活上底物質的利己主義，因而主張對於這種物質偏重主義不可不鼓吹精神主義，『但是我們不可把理論上的唯物主義及理想主義，和實際上的理想主義及唯物主義混為一談。所謂實際的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是忠於自己底思想，願意為牠而犧牲一切的人。這種理想主義者，自然能夠斷乎做哲學的唯心論或理論的唯心論底反對者。可以把生命供犧牲的共產主義者，實際上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同時却又是澈底的唯物論者。為其愛慕的主神而歎息的人們，雖然十分地具有理想主義的見解，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為普通的，怯懦的，利己的，狹量的

人。』(布喀林)

地球是在人類發生於其上底以前，因而又是在人類底頭腦裏邊成立着地球之意識底很遠以前，就存在了的東西。牠不是由人類底意志發生出來的東西，而是由人類底意識獨立着的外物，等到牠反映在人類底頭腦裏邊，才生出了地球的意識。

吾人與社會意識之關係，也是這樣的。其不同處，只在吾人底社會的存在之結成，以意識體的吾人底意志行爲爲媒介之一點。例如商品底交換，決不是無意識的舉行着的，這在形式上是根據于商品所有者同志底自由意志的，根據此種自由意志而來的契約關係必然的產生的貨幣，在形式上，也是經過國家底意志之公然承認的。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在這裏發生了一種錯覺，而我們底唯物論就是要想打破此種錯覺的。

社會，不消說，是由意識體的人類而成立的。組織社會的各個的個人，意識的營着各自底行動。但是由這種各個人底意識的活動在社會全體之上生出如何樣的結果之事，却是離開此等各個人底意識

及意圖而完全獨立着的。『人們雖然相互地交通着，但是在複雜的社會組織之中——尤其是在資本家的社會組織之中——由這種交通形成着如何樣的社會組織，又此等交通依着如何樣的法則而發展，等等的事情，他們連一點也意識不着。例如出賣穀物的農民，雖然是在世界市場上和世界的穀物生產者們「相交通着」的，但是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同樣的，由其交換而成立的社會的諸關聯，也是不爲他所意識的。在世界經濟之中，各個的生產者雖然意識着他在生產技術之上所引起的如此如此的變化，各個的商品所有者雖然意識着他拿如此如此的生產物和別的生产物相交換的事情，但是無論生產者或商品所有者，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因此變化了社會的存在之事。把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之內部裏底此種諸變化底一切的總計，涉於其一切的分歧而全知的事情，雖有七十個馬克斯也是不能辦到的。所能辦到的，充其量不過是把此種變動底諸法則在其主要的根本的途徑上發見出來，且把此種變動底客觀的理論與其歷史的發展啓示出來罷了。——

這裏所謂客觀的，不是說由意識體的人類而成立的社會，能夠和意識體之存在無關係地存在着且發展着的意思，而是說社會的存在由人類底社會意識獨立着的意思。諸君雖然由過生活，營經濟，生兒子，製造生產物，以及交換生產物的事實，偶然地成立着一個客觀的必然的連鎖，一個發展的連鎖，但是這個偶然的事情是由諸君底社會意識獨立着的，諸君底社會意識決不能夠無遺漏地把牠把握起來。

↓(列甯)

無論是怎樣極端的唯心論者，能夠主張把極複雜的現代社會底各隅各方上底諸變化底一切的總計，涉於其一切的分岐而盡知的人，恐怕是沒有的吧。這件事情，即是表示吾人底社會的存在，現時正由唯心論者自身底意識獨立地變化着，發展着的意思。我們不過只能把那在我們底意識發生以前已經被規定了的社會的存在，在事後意識着罷了；而且不過只能把牠底變動底諸法則之主要的根本的途徑發見着罷了。這和地球雖是先我們底意識而被規定着的，然而我們底關於地球的知識還是極不充分的

事情，是一樣的。

『總之，唯物論，承認那由人類底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獨立着的客觀上底實在的存在（即承認物質）。史的唯物論，承認那由人類底社會意識獨立着的社會的存在。意識，和這個場合以前的場合同樣，不過只是存在底反映罷了。充其量，也只是約略正確的（適當的，堪作模範之精確的）存在底反映』（列寧）。我們是具有這種認識的人，所以是唯物論者。

自然（包含人類社會的最廣義的自然）之爲物，是在辯證法的關係上被構成的。自然底忠實的反映，不能不是辯證法的。辯證法是客觀世界底論理，牠底卓越性即在於此。因此，徹底的唯物論者，爲客觀世界底論理所強制，同時不得不爲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終局的勝利，是爲客觀世界自身所約定的。

唯物論者的我們，決不是否認個人之意識的活動，關於這一層，已經反覆地述說過了。如果以我們底唯物論爲一種把人類看做如同失掉了舵的船

在大海中飄來飄去似的東西之學說，那便是大錯而特錯了。資本論第三篇第五章開首上底如次的章句，把人類是意識着他底目的而活動着的事情，比任何人都明瞭地說明了：

『蜘蛛能作類似於織工之工作的工作，蜜蜂以其蜂窩之建築使多數的人類建築師慚愧。然而最拙劣的建築師，其所以由最初起就比最巧妙的蜜蜂卓越者，乃是因爲人類的建築師，在用蜂臘建築蜂窩以前，已經在他底頭腦裏邊把牠建築起來了的緣故。當勞働過程開始的時候已經在勞動者底表象之中——因而已經在其觀念之中——存在了的東西，於勞働過程底終局，作爲結果而產生出來了。勞動者不僅是使天然物底形態發生變化，他同時還要在天然物之中去實現他底目的——他所意識着的，且以他底行爲底樣式及方法爲法則而規定着的目的。』

人類的建築師和蜜蜂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把應當建造什麼的問題由最初起就放在他底頭腦裏邊，而且由最初起就意識着他底生產的活動之目的。但是這件事情不能夠妨止他在工作底途中再意識其他

的目的。若在這種場合，則專就他隨後所意識的目的來說，他算是盲目的開始了他底工作，在這一點上，他未免和蜜蜂蜘蛛是同類的東西。

在這裏我可以引用某全集（指日本評論社出版的現代經濟學全集而言——譯者）底責任編輯者教授土方博士底最近的言動，作為此種事態底一個例子。土方氏以此項責任者的資格，到今日為止已經發表了兩次宣言——次聲明。在第一次的宣言上，說：『放棄區區的分派的感情，不問其思想的傾向如何，只要被認為是其擔負科目底最適任者，便一律地捉拉之，務期網羅一切可以誇耀現代的最高水準的知識。僥倖……已得到諸大家底贊同……』。又在十月一日（一九二八年）發行的「經濟往來」上邊，說：『我們已經請託那些被認為各科目底最適任者的人們執筆，並得其承諾了。』

但是土方氏，在他最初所希望的『捉拉人』的事情上，似乎沒有完全成功。這在最近改造社底廣告上邊完全地被證明了。現在，在隨着改造社底廣告而出現的教授底聲明中，又有如下的敘述：該全集

『最初本來打算分出一二冊去介紹馬克斯經濟學，如果牠是純粹的學問的勞作的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已經依託幾位先生執筆去了。』被土方氏認定能夠作出『純粹的學問的勞作』，因而受其執筆之『依託』的人們之中，有大塚，山田，向阪，大森諸氏，同時恐怕我也是受了同樣的認定的。我雖然是幾次地受了執筆之『依託』的一人，但是由上述的諸氏開端，我也終於未曾應諾土方氏底『依託』。但是，恐怕沒有因為這件事情的緣故，我們便立刻轉化為『馬克斯狂信者』的道理吧！

但是土方氏底全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至於把『馬克斯狂信者之排除』當作了牠底招牌之一。在他最近所發表的宣言裏邊，有如下的話：『使命不一定是在意識上被規定着的東西。我們好容易纔自覺着本全集底使命在於克服盲信的馬克斯主義，今後我們將勇躍地去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又在他底聲明裏邊說：『因為知道了受過他底依託去為馬克斯經濟學執筆的人們『偕同其他的許多的共產主義者完全參加了別的全集之事』，所以『在這裏我們

好容易才自覺了本全集底特質在於是非共產主義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土方氏，那怕是學問上的計劃，最初關於其使命，也是無意識的，無自覺的，盲目的。

拿個比喻來說，這就好像那以獲得一定的工資爲目的而將他人載在車上拖着走的車夫，突然看見自己底腿上底筋肉不知在什麼時候發達起來了，於是便宣言而且聲明道：『我好容易纔自覺了我底工作底真的使命在於筋肉之發達，今後我將勇躍地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其實這不過是表白那怕是關於自己本身的活動，最初也是無自覺的罷了。『然而最拙劣的建築師其所以由最初起就比最巧妙的蜜蜂卓越者，乃是因爲人類的建築師在以蜂臘建築蜂窩以前已經在他底頭腦裏邊把牠建築起來了的緣故。』

我們這些唯物論者，決不是主張我們底行動我們底實踐之盲目性的；反而我們是爲要使我們底實踐之社會的效果變爲最大的緣故，所以要求

把這種實踐引到社會底必然法則之辯證法的統一裏邊去。因此我們是主張由唯物論的見地去觀察現實的社會，把一切的先入的觀念論的妄想完全拋棄，以期在那裏發見一種客觀的論理——必然的法則。

我們藉着此種必然的法則之認識，可以免為我們自身底生產物——我們底社會的存在即是我們自身所生產的東西——所支配。

世界是正營着自己運動的一種物質。自然，牠底運動是由人類底一切的意志，意識，意圖完全獨立而行的。人類不過只能夠經過他底感覺去認識此種世界底運動法則罷了。又此種認識，自然決不是完全的東西，我們不過只能夠不絕地籍我們底實踐去矯正牠底錯誤，逐漸接近于較完全的認識罷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得到此種認識，才能夠意識的去參加世界底運行。所謂參造化之化育，即是指此而言的。理論對於人類底實踐之決定的重要，即在於此。

所謂人間支配自然，乃是人間依着意識的計劃

去服從自然之法則的意思。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舉例來說——電氣底利用，須以關於電氣的諸法則之精密的科學的研究為前提。此等諸法則，因為是由人類底意志；意欲獨立着的必然的法則，所以牠底本身很難為我們底力所怎樣。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順着此等諸法則去營我們底行動，經過此等諸法則去實現我們所意識着的目的罷了。由人類對於自然底隸屬向人類對於自然底支配，又由自然的必然向人間的自由之辯證法的轉化，即存於此。

『黑格爾是把自由和必然底關係正確地敘述出來的最初的一人。在他看來，所謂自由即是必然底洞見。「必然，只在其自身未被把握着的制限上，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那離開自然法則的夢想的獨立之中伏着的，而是在自然法則底認識之中，且在由此種認識所規定的，使該法則計劃的為一定的目的而運動的可能性之中伏着的。這件事情，關於外的自然之諸法則是妥當的，同樣地，關於那支配人類之肉體的及精神的存在自身的底法則，也是妥當的。——這兩種法則，我們大概只能在表象上

去互相區分，至於在現實上，是不能互相區分的。因此，所謂意志底自由，除了能夠以知見而決意的能力而外，他無所指。由此看來，關於特定的問題，某人底判斷越是較爲自由，其判斷底內容越是爲較多的必然性所規定；同時，於種種雜多的而且互相矛盾的決意可能性之間，只在表面上任意選擇的那種基於無知的不確定，反會被一種不可不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在這一點上適足以證明他底不自由。這卽是說，自由之爲物，是在那根據於自然的必然性之認識而行于吾人自身之上和外的自然之上的支配之中，存在着的。』（昂格斯）。

由自然的必然向人間的自由之辯證法的轉化，在上邊引用的一文中無遺憾地被敘述着。我現在再舉一個蛇足的例子吧；例如我現在是在一間洋式房子裏邊住着的，假如我要想到房子外邊去，那末，我必需用手握着門栓，向一定的方向迴轉之，以啓其扉。這不管是好是壞，總之是爲走出室外去的最簡易的方法。因此，如果我對於房子裏邊的構造非常明瞭，那麼，要想走到房子外邊去的時候，我便

會毫無躊躇地決意以手握著門栓。而且在這個決意之中即存着我要走出室外去這個意識的行動之自由。但是如果在麻雀或老鼠迷惘在這個房子裏邊，慌慌張張地想往外飛的場合，恐怕就會前後，左右，上下，毫無忌避毫無秩序地亂跳吧。這種情形，若借昂格斯底話來說，便是所謂『在種種雜多的而且矛盾的決意可能性之間，只在表面上任意地選擇着。』因為牠是任意地亂跳着的，所以從表面上看來，雖然好像是隨心之所欲而舞蹈着的一樣，實則牠是盲目地受着外物之支配的。真正的自由，只是在熟悉室內的構造，因而由可以出去的地方寂靜地走出去的人底身上存在着的。

我們所以要發見那支配着資本家的社會之必然的諸法則者，也是為要獲得如上所述的自由，為要使我们底行動不至成為盲目的，為要經過此等諸法則去實現我們的意識的目的的緣故。

我們現居於其中的今日的資本家的社會組織，並不是何人意識的設計下的東西，這是綿延數千年的人類底物質活動自然地產生出來的最後的社會形

態。不管善也罷惡也罷，我們現在是在這種經濟的構造之中籠閉着的。而且因為我們已經以此種構造做了基礎，所以和牠有直接或間接之連絡的我們底社會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生活諸過程，必然的會呈出一種適應於此的特定的樣相。

舉例來說，如果勞働力一旦被作為商品而買賣，則貨幣必然的會轉形為資本，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之間底平等關係，必然的轉形為一方之對於他方的榨取關係，因而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便會形成不同的階級而互相對立起來，於是兩者之間必然的發生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又必然的轉形為政治的鬥爭，如此『一個偶然發生的客觀的必然的連鎖』便成立了。

我們現在是在此種社會的構造之中籠閉着的。所以如果我們想走出這個構造之外，——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由現存的社會形態向別的較高級的社會形態推移，——則恰如想由室內往室外去的人，不可不先了解自已所籠居的室內底構造，並研究那個地方底那個門可以向那一方面推動一樣，我們不

可不先闡明資本家的社會之構造及其運動底法則。

資本家的社會底構造及其運動底法則之曝露，已如前邊所述，對於布爾喬亞，是苦悶，是恐怖，是威嚇。不但如此，而且由綿延數千年的無意識的發展底結果而來的，我們現在籠居于其中的現代社會，——這個『已經坐好了的船』，——不經過流血的鬥爭，恐怕到底不能夠向較高級的社會形態推移；要想這種推移實現，恐怕要犧牲許多人底性命吧。但是因為這是我們底意圖之外的自然史的過程擺在我們面前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除了『大胆地揭開帷幕，和光明見面』而外，再沒有別的辦法。

由以上我們知道，把事物底運動當作牠本身裏邊所含的對立物底鬥爭過程(自己運動)而把握之的辯證法，必然的引導我們，去站在那把社會構造底運動當作一個自然史的過程而把握之的立場上邊，因而又使我們去站在那把社會的意識當作社會的存在之反映看的唯物論的見地上邊。所謂『唯物論在本質上講起來即是辯證法的』(昂格斯)，所謂『在我

們底辯證法底根底上邊存在着唯物論的自然觀，前者爲後者所支持，後者如果傾倒前者恐亦不能獨存。反之，若不和辯證法相待，則唯物論的認識必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蒲列哈諾夫）等等的话，都是指出這種連絡的。

然而如上的見地，更教示我們：『人們常常只以他們所能解決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爲問題』。

還拿前邊所述的貨幣來做例子吧。我們先前已經說過：要想把生產物作爲商品而交換，必然會碰着一個矛盾，這個矛盾，隨着可以交換的生產物底種類之增加，越發增大起來，但是同時，如果可以交換的生產物底種類增加到某種程度以上，則在此等生產物之中自然會現出一種無論何人都欲求的特殊的东西，這種特殊的東西終於變成貨幣，而藉以解決前邊的矛盾。在這種場合，問題和解決底手段同時發生的事情，是極明瞭的。爲甚麼呢？因爲對於種種的生產物而成爲交換之對手的商品，非到種種的生產物都加入了交換過程以後，不能發生，但是直接的生產物底交換（物物交換）之漸次地變爲

困難，依然是種種的生產物加入了交換過程以後的事情。

這種事情，若就一定的社會的構造之下所生的根本的矛盾——生產諸關係與生產諸力底衝突——看來，也是完全相同的。在我們居住着的現代社會上邊，雖然因為這種很深地扎根於經濟的構造之中的根本矛盾的緣故，發生了像前邊所提及的那些過剩人口之遞次的增大，民衆底生活之貧窮化，資本家的生產之窮屈，世界恐慌及世界戰爭之脅威等等一看好像不能解決似的問題，但是這些諸問題，因為生產諸力在現存的生產諸關係底範圍內完成了偉大的發展底結果，結局不過是表示此等生產諸力難與從來的生產關係兩立的意思罷了；而這件事情又不外是報告新的生產諸關係底物質的諸條件已經在生長底過程中了。這即是說，問題是與其解決底手段同時發生而且發展着的。『因為這個緣故』，——馬克斯說——『所以人們常常以他們所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更精確地去觀察，便可以看出，問題本身，只是在其解決底物質的

諸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在其生長底過程中之場合，方才發生的。』

因為我們是站在如上的見地上邊的，所以我們只在問題自身底分析裏邊去求問題底解決。因此，我們不是依照我們底空想去描繪將來的社會之設計圖的，我們首先要求現實社會之嚴密的科學的研究；我們不是想由意識生出存在的。我們底偉大的教師『盡心竭力地在長年月裏研究底結果』，不外是『資本家的生產底方法與適應於此的生產諸關係及交換諸關係』底解剖圖者，全是因為這種緣故。（學者之中，有謂資本論裏邊沒有描出共產社會底設計圖，因而非難馬克斯者，實則對於馬克斯的非難之中，再沒有像這樣無理解的東西了。）列寧說：『人類底最高課題，在於把握一般的根本要道上底經濟進化（社會的存在之進化）之客觀的理論，使人類底社會意識和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底進步的諸階級底意識，對於這種理論，儘量明白地明瞭地批判的適合』，也是這個緣故。

造物給與我們的問題，是不可不解決的問題，

是不解決牠歷史便不能夠踏入新階段的問題。我們卽是想由科學上理解這個問題，藉以意識的解決牠的；也卽是想使那直到今日全爲無自覺的之歷史底過程，——因而使那曾經犧牲了多數的人類底精力及性命之盲目的鬥爭底過程，——重新在牠自身底意識裏邊覺醒起來的。社會，自然是不能夠沒有降生之苦的，但是却能夠使這種痛苦『縮短而且緩和起來』。我們底學問的使命卽在於此。如果這種使命，和那一部分人正在廣告着他們好容易到最近才自覺起來的方便的『使命』，是相對立着的，那末我甯將以此種對立爲一種光榮。

(一九二九——昭和四年——)

三月發行的「中央公論」所載)

經濟與權力

——高田教授底「勢力說」之批評——

近來九州帝國大學教授高田保馬氏發表了一本題名「經濟學」的著作。這本書是由第一章「根本概念」，第二章「貨幣」，第三章「企業」，第四章「價格底理論」，第五章「分配底理論」等五章而成的，其中只有最後一章底最後一節「利子及企業利潤」裏邊，在和這兩種東西底關係上把資本討論了一下，此外，爲敘述資本——在現代社會上具有支配之勢力的資本——而提供的章節，通卷沒有一處，這一點算是該書底一個奇怪的特徵。但是我現在不是要

拿這一點來作問題的，我在這裏要作為問題的，乃是著者自身認為是此書之一特徵的所謂勢力說。關於勢力說，著者在他底序文裏邊如次地說着：

『這本書……固然是個小冊子，但是我却用了很大的努力。此後，即使再發表關於經濟學原論的著作，其根本的想法，大概是不會離此很遠的。

『關於敘述底順序等，務其求平凡，只是努力地想現出一個貫通全體的特色。這個特色便是價格底勢力說。從來，經濟學上底勢力說，自我看來，全是微弱的，我相信我比過去的任何人都最徹底的把牠展開了。……或者我接觸了任何人都未曾捉摸着的直理也未可知，若然，則我將笑迎着一種成功的愉快了。菲才如予，自己苦於判斷，切望識者之高教！』

著者，一方面，雖然在形式上用着一種謙遜的語句結束了這篇序文，然而他方面，却在那裏示出十分的自負。所謂價格底勢力說，乃是本書底『一個貫通全體的特色』，著者是把這一點『比過去的

任何人都最徹底的展開了』的，在這一點上，他是『或者接觸了任何人都不曾捉摸着的真理也未可知的』。

那麼，著者所謂價格底勢力說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著者把『決定價格的勢力』分爲『經濟的勢力』和『經濟外的勢力』之二種，且以後者爲一種具有『決定作用』的東西。（第四章第六節）。這裏所謂『非經濟的勢力或經濟外的勢力，——據著者自己底說明——即是普通在廣義上被稱做權力的東西』（一四五頁），以這種權力爲決定經濟的勢力之物一點——以爲『決定單純的經濟勢力之物，可以說全是經濟外的勢力』一點（一四九頁）——這一點，即是著者所謂貫通全體的一個特色。

但是著者，僅僅只是這樣的斷定，關於其論證，幾乎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我們只能夠聽到如次的言語：

『……什麼東西，是決定那隨終局的生產財（例如勞動，土地之使役）之提供而來的單純的經濟勢力的呢？當然不待說，可以由此種勢力而

主張的極限，不會超過生產物底價格。但是在這個界限內，此種勢力能夠主張到什麼地步呢？決定這種度量的東西，除過非經濟的勢力而外，再難想出第二個。這即是說，那單純的經濟的勢力，恐怕是可以主張由零到生產物價格底全部之間的某種分量的。然而只要求其中底一定額者，乃是因為有決定此種額量之經濟外的勢力的緣故。

經濟外的勢力及於價格之上的作用，存於兩個方向：一是對於價格的強制之作用，這種作用把一定的價格強制的規定着（例如法定最低工資），又把買賣之事也強制着（例如土地之收用）；二是單純的經濟勢力之決定。現在關於前者暫且不論；若就後者加以考究，便可以知道，決定那隨終局的生產財之提供而來的勢力之大小的東西，除過非經濟的勢力而外，再也想不出來。事實上，此種生產財底提供者，例如勞動者，是可以要求種種度量的工資，作為他所供給的勞動之報價的。然在許多的可能

的分量之中，現實地能夠要求若干，是由單純的財底所有或供給之事來決定的。如果由此拒被決定了，那麼，此種幾多的可能當然會沒有了。而且在現實上我們可以看出，當勞動者本身在社會的關係上佔着優越的地位時，他底要求便會增大，在反對的情形之下他底要求便會縮小。由此着想，便可以想到這種經濟外的勢力，正是決定那單純的經濟勢力之大小的東西。……隨生產物之供給而來的單純的經濟勢力，是由生產財底價格來決定的，而生產財底價格又是由經濟外的勢力來決定的。因此，不問其爲終局的生產財或爲生產物，決定那隨其供給而來的單純的經濟勢力的東西，都可以說是經濟外的勢力。』（一四七頁——一四九頁。傍點是引用者附加上的。）

以上我雖然把著者底說明原樣地引用來了，但是如讀者之所見，在這裏只有斷定，可以看做論證的東西差不多是沒有的。

著者說：『例如勞動者，是可以要求種種程度

的工資作為他所供給的勞動之對價的』——這是第一個獨斷；跟着又說：『在那許多的可能的分量之中，現實地能夠要求若干，』不是單純的經濟勢力所能決定的。——這是第二個獨斷；又說：『由此着想，便可以想到經濟外的勢力正是決定那單純的經濟勢力之大小的東西。』——這不過是以第一第二的獨斷為前題，由此依形式的論理而引出的結論罷了。

然而在這個簡單的三段論法中所裝置的內容裏邊，却含着一個大矛盾。因為例如工資，在一方面據著者之言，不是以單純的經濟勢力來決定的；然在他方面，據同一著者之言，經濟外的勢力決定着單純的經濟勢力，而這種被決定了的經濟勢力，又決定着工資，即工資是由那為經濟外的勢力所決定的單純的經濟勢力來決定的。

退一步說，即使將此種說明完全承認，而我們底問題依還連一點也不能解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經濟的勢力是由經濟外的勢力來決定的，那麼，我們底疑問當然會轉變為如下的問題：然則經濟外

的勢力又由什麼來決定呢？關於這個問題，著者堅執地拒絕說明。這件事情，畢竟是表示著者將他不能用經濟的原因來說明的課題，當做一種只有由別的原因去說明的東西，而拋棄了的意思。這不是說明了問題，只是說明了他不能說明問題之事罷了。

聰明的著者，爲什麼在今日的時代才唱道這種自利的學說呢？無論著者底意識意圖是怎樣的，由客觀上看來，他是想在經濟學底領域裏，演做一個有力的反動的角色。

著者底主張之反動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據著者自己底說明，所謂經濟外的勢力，『即是普通在廣義上稱做權力的東西』，以權力爲一種決定經濟勢力的東西之一點，正是著者所謂貫通全體的一個特色之所在，也正是著者底主張之反動的意義之所在。這種主張，在理論上，是那以經濟的勢力爲在結局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諸勢力之一般的東西的，馬克斯主義底反對物；在實踐上，是那想把隨經濟的勢力之發展而必然化的社

會底變革，用權力——暴力——阻止而且抑壓着，藉以拒抗歷史底不可避的進展之要求的，反動的武力政治之學問的辯護。

生產諸力(人類造出有用物之力)是不絕地發展着的。所以當牠達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那曾經和生產諸力保持統一而為其發展盡過力的生產諸關係(牠底總和形成社會底經濟構造)，也會必然的由生產諸力底發展形轉化而為其桎梏。這恰和衣服隨孩童底成長漸次變為窄小，是一樣的道理。那件衣服，雖然從前在孩童底發育上的確是個有用的東西，但是因為現在孩童已經長得過於高大的緣故，所以若將從前的衣服無理取鬧地給他穿上，便適足以妨止他底發育。在已經到達了這個階段的時候，必然會發生一種脫棄舊衣服穿上新衣服的要求。如此，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了。我們所棲息的今日的時代，正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在這種場合，逆行於時代的人，便是不以為人底軀體是決定衣服之大小的東西，而以為衣服底大小是決定人底軀體之大小的，也即是想把繼續成長着的人無理取鬧地塞在舊衣服

裏邊，藉以抑壓其發育的。所謂被壓迫階級底解放運動，即是生產階級想打破舊的生產諸關係底桎梏，而由其束縛之下解放自身的運動，但是想用政治的暴力來壓殺此種運動之事，正是田中反動內閣所代表的那樣的彈壓政治底目標。我們相信此種反動的政治權力結局必為經濟的勢力——『無例外地而且殘酷地打開自己底血路，向前勸進着的經濟的勢力』——所顛覆，而高田氏底權力說，在其本質上，正是和我們底這種見解相對立着的東西。這種主張，驟然看來，好像不過是價格論這個『純粹』理論底領域內底一個學說罷了，實則——不管著者意識着與否——牠底根柢是深扎於支配階級底階級利益之中的。列寧說：『能夠在特殊的事實研究底領域裏供獻極有價值之業績的經濟學教授們，無論那一個，只要他一旦論及經濟學底一般理論，則他底話便連一句也不可信。因為在近代社會底內部裏邊，經濟學也是不亞於認識論的一個黨派的科目。大體上說來，經濟學底教授們不外是資本家階級底有學識的掌櫃的。』（列寧選集第一冊『關於辯證法的唯

物論』，七七頁)。是的，問題若一旦牽連到一般的理論，則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說的話，便連一句也不可信。

現在諸君可以在高田氏底身上找出一個例子吧。

高田氏在他底序文上，大吹他自己底見解好像是什麼新的發見似的。但是，因其唱道這種見解，僥倖而獲得一種『或者接觸任何人也不會捉摸着的真理也未可知』的幸運之餘地，究竟爲著者殘留着沒有？關於這一層，我還要再說幾句話。

通曉馬克斯主義之文獻的諸君，關於這一點，大概可以立刻想到昂格斯底『反杜林格』論吧。

昂格斯曾由杜林格底著作上邊引用過如下的話(河野密和林要兩氏底日譯本，二五三頁以下)：

『對於經濟的權利之形成的一般政治的關係，在我底理論體系上，有極決定的，同時又有極特有的意義。……政治關係底形勢，從歷史上看來，是基本的東西，經濟的隸屬，常常不過是

第二次的事實罷了。……根源應求之於直接的政治的權力，不應即刻求之於間接的經濟的權力。』

由此看來，昂格斯作為批判之對象的杜林格，也是非經濟的勢力說底主張者。此外，我們若去查看昂格斯所引用的杜林格底其他種種的文章，便可以看出杜林格比高田氏——公言『我相信我比過去的任何人都最徹底的把牠展開了』的高田氏——遙為徹底的展開了非經濟的勢力說。

但是昂格斯，關於杜林格，却如次地述說着（同上日譯本，二五五頁以下）：

『第一應當注意的事情，就是如果不是像杜林格那樣的自慢者，決不會無故地把這樣的見解認為是「特有」的。……這種思想，是支配着過去的一切的歷史觀的思想，等到王政復古時代的法蘭西底布爾喬亞史家出世，才受了打擊，然而杜林格却以此為「特有」的，這的確不過是表示杜氏對於此事之完全無智，是「特有」的罷了。』

以上是昂格斯在距今五十年前，批評那距此又三年以前所表現的杜林格底著作而說的話。那麼，高田氏底著作是何時產生的呢？我在他底著書底卷末發見了如次的字樣：——『一九二八，一二，九，午前十一時擱筆。一九二八，五，二一，午後二時，修改完竣。』

我現在雖然不知道杜林格底著作是幾月幾日底午前或午后底幾點擱筆的，但是無論如何，高田底著作後於杜林格底著作約半世紀以上之事，是不容疑的。由此看來，高田氏底學說，實際不過是約半世紀以前的杜林格底學說底再生產罷了。但是奇怪極了，兩個著者底態度十分相似。如前邊所引用過的，杜林格說他底權力說『在我底理論的體系上邊，有極決定的，同時又有極特有的意義』，而高田氏也在一方面說，價格底權力說是『貫通全體的一個特色』，在他方面又說，他或許『接觸了任何人都未曾捉摸着的真理也未可知』。如果借用昂格斯底話，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的說吧：『若非高田氏那樣的自慢者，決不會無故地把這種見解認為是特有的

』。這種見解，本質上完全是杜林格底學說底再生產。不過牠不是擴大再生產，只是縮小再生產罷了。

想以非經濟的權力來說明經濟的企圖，乃是想顛覆馬克斯底歷史觀及經濟理論之最大的特徵而作的嘗試之一型。——雖然馬克斯排擊者底退避穴大概都在崩決，而這種權力說還是他們底退避穴之一。現在，這個穴，雖在日本，也開始被利用起來了。在這種場合，另行把我作為這篇論文之題目的經濟與權力這兩種東西底關係，加以闡明的工作，恐怕不能說是無益吧。

和高田氏恰相反對，我們認為經濟的權力是最後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勢力之一般的東西，所以相信如果經濟和政治發生衝突，經濟必獲勝利。

『在一國內部底國家權力與其國底經濟發展相對立的場合，這種鬥爭常是以政治的權力之顛覆而告終結的。經濟的發展，是無例外地而且

殘酷地闢開自己底血路向前猛進的。』(『反杜林格論』，(同上日譯本三〇二頁)。

關於上述的事情，今日握着絕大的政治權力的布爾喬亞洪本身底發展史，可以爲我們證明。當初，布爾喬亞洪，對於封建貴族，完全是一個被壓迫階級。一方是大老爺，他方是小商人，生殺予奪之權完全操於前者之手。這卽是說，在這個隨布爾喬亞洪底勃興而次第上於日程的布爾喬亞洪對封建貴族底全鬥爭中，既成的政治權力，常是在封建貴族那方面的。在這種場合，如果非經濟的勢力是決定經濟勢力的東西，那麼，像今日這樣的布爾喬亞社意思成立，——這同時卽是表示封建社會之崩壞的會底，——恐怕只能用一種限于不妨害封建貴族之安適的手段(卽是說，只能用當時的社會上底合法的手段)去進行吧。但是不損害封建貴族底安適而能打倒封建貴族之事，無論在何種場合，也是沒有的事情。那麼，小商人們憑什麼敢行這種必須觸犯那握有斬捨擒縱之絕大權力的封建貴族們底最大的鱗逆之事業呢？有什麼樣的優勢存在于他們底陣營

中呢？這個優勢，——在這個鬭爭中布爾喬亞所有的最後的決定的武器，——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他們站在一種代表着社會全體底經濟發展的地位上邊罷了。假若封建貴族永久地把持了權力，那麼，像今日的資本主義諸國裏底那樣偉大的經濟發展，及以牠為基礎的諸般文化的精神的發展，恐怕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封建社會的內部裏底生產諸力底發展，達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封建的社會的諸關係，便會轉化為一種阻礙生產諸力底更進一步的發展之桎梏。布爾喬亞洪是站在想把生產諸力由這種桎梏解放出來的立場上的，在這一點上，他能夠表演一個代表社會全體之經濟發展的進步的革命的脚色，因為他是帶着這種社會的背景和優勢而新登上政治鬥爭之舞台的，所以他很能夠『在和貴族底不斷的鬥爭上，一步一步地攻略着權力地位，不久，竟至於在最發展的諸國裏，代替貴族而掌握支配權力。』

但是現在布爾喬亞洪底支配，又變為經濟發展底障礙物了。社會底生產諸力，雖然已經發展到可

使多數的人們過一種比現在好得多的生活之程度，然而多數人底生活還是愈漸窮乏化，他們底生存愈漸受着脅迫。這件事情，即是表示布爾喬亞淇早已達到一種不能副社會之委託的階段了——他們底政治的權力早已達到一種不和經濟衝突便不能作用的階段了。在這時候，假若布爾喬亞淇以為那替代他們，以社會全體底經濟發展之代表者的資格，登上政治舞台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勢力，甚至於藉此必然發生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思想之勃興，都是可以用單純的政治的權力去鎮壓和絞殺的，那麼，這正如昂格斯所說，不啻『認為蒸汽機關，藉蒸汽機關運轉的近世的各種機械，世界商業，以及今日之銀行上及信用上底發展，等等經濟的作用，都是可以用柯爾普砲和毛塞爾槍，由這個世界裏逐出去的。』作這種逆行於歷史的無謀的企圖的人，我們把他叫做反動的政治家，為這種反動政治作學問」之辯護的人，我們把他叫做反動的學者。

經濟的勢力不是由經濟外的勢力來決定的，反之，經濟外的勢力却是由經濟的勢力來決定的。此

所以布爾喬亞階級無論他現在握有如何強大的權力，只要他是和經濟的發展相背馳的，那麼，用這種權力去抑壓新興階級的事情結局是無效的；又因此，站在社會底經濟發展之代表者的立場上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在和此種權力底鬥爭上，無論在最初看來像是如何的微弱，然而結局他必然不得不為勝利者。

但是，普羅列塔利亞階級，怎樣——經過什麼樣的過程——去做結局的勝利者呢？

自然，這在一種泰然的方策——譬如說，在天氣晴朗的某日，因為議會上的多數表決底結果，既成的勢力『平和的』由布爾喬亞階級底手裏讓渡到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底手裏——“aus einer Hand in die andere zu übertragen”——上，決不能夠辦到。要想完成新興階級底新的使命，既成的權力組織如果原樣不動，恐怕到底是不能為力的。新興階級必須用他們自己的手去組織他們自己底權力。這樣組織起來的權力，在對於舊權力底鬥爭之間，即在權力與權力底鬥爭過程上，一步一步地把自身

強大化，終而至於爆裂(Zerbrechen)了舊權力。現在，把在結局上決定這種鬥爭之勝敗的自然史的法則。明白地意識地把握着之事，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列寧曾經這樣地說過：『人類底最高課題，在於把握一般的根本要道上底經濟進化底客觀的論理，使人類底社會意識和一切的資本主義國之進地的諸階級底意識，對於這種理論儘量明瞭地批判步適合。』（「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德文本，三三一頁）。

在一九〇六年於斯陶克霍母(Stockholm)舉行的黨大會底上，布爾塞維克敗北的時候，列甯用力地說：『不要灰心！同志，我們必佔勝利！』對於自己的力量的信賴，勝利底信念，這是當時列甯給與我們的教言。——史塔林是這樣地說：我則以為這種不知灰心爲何物的勝利底信念，是如前邊所引用的列甯之言，在『一般的根本要道上底經濟進化底客觀論理之把握』上，在社會進化底必然的法則之理解上，緊繫其根的。

爲我們闡明了此種經濟進化之客觀論理的人，

即是馬克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身為列寧之妻和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柯魯布司加 (Krupskaia) 女士，如次地說着：

『同志們，我們要想規定列寧主義是什麼，當然不能不說牠是適用於現時之實際的馬克斯主義。……因此，如果諸君要想使聽講者盡力地善為理解列寧主義，那麼，諸君不可不首先使聽講者理解馬克斯主義是什麼，馬克斯主義之對於實際底適用又是如何？詳言之，不可不示出馬克斯怎樣解釋了階級鬥爭？他是如何樣地理解了牠？社會底發展，是如何進行，又是向何處進行？他如何拿他底理論幫助了階級鬥爭底發展？他怎樣助長了歷史的提起在勞動階級之前的問題的意識？此所以對於馬克斯主義底研究對於其基礎底研究，不可不付以極認真的注意』(瓜生氏日譯「人間列寧」，二九，三〇頁)

我將不嫌重複地再由同一的列寧底回憶錄裏邊，引用盧拉卡爾斯基 (Lunacharsky) 底話：『取一切的事物而附以正確的理論，與以科學的基礎之馬

克斯，把必須向何處去而且怎樣去的實例指示了幾千的馬克斯，在我們看來，是世界史上底最偉大的人。】(同上，一五三頁)。

無論在柯魯布司加女士底話裏邊，在盧拉卡爾斯基底話裏邊，都提出社會是向何處進行而且怎樣爲行的問題。現代的社會，必然的向何處進行？又進要向那裏進行，必然的必要如何樣的過程？我們如何能夠把這個過程儘量地縮短？這些等等的問題，馬克斯完全由基本上替我們解決了。

馬克斯費了最多的時間和勞力而成的資本論，根本上就是爲解決這些問題而貢獻的。以下我將專以資本論爲問題。經濟與經濟外的權力之關係，在資本論上是怎樣討論的呢？究明這一端，卽是我底以下的工作。

昂格斯把唯物史觀和依靠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的生產的祕密之曝露，認爲馬克斯底二個偉大的發見。在這裏我是把這兩個偉大的發見之中底後者作爲問題的。

剩餘價值如何成立的事情之說明，卽是資本家

的生產如何成立的事情之說明，這畢竟即是說明資本家階級如何成立，如何發展，又如何不久而必然的至於沒落的事情之根本的前提。

在這種問題底說明上，馬克斯拋却純經濟的勢力以外的一切東西之事，是極特徵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昂格斯如次地說着：

『馬克斯在資本論上邊，把商品生產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自然轉形為資本家的生產之事……，明如觀火似地證明了。換句話說，縱然我們是在把一切的掠奪，一切的暴力行爲，一切的偽詐底可能性排除盡淨的場合，……而我們隨着生產與交換之進展必然的所走到的地方，還是現在的資本家的生活方法，還是集於少數的一個階級之掌中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底獨占，還是形成龐大之多數的他一階級之向無產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墜落……。全經過底始末，連一次也不必要掠奪，權力，國家甚至于何種政治的干涉，而只由純經濟的原因來說明。』（參照河野，林雨氏底日譯本，二六三，二六四頁。）

在資本家階級底成立發展底說明上，連一次也不訴之於掠奪，詐偽或暴力，全經過底始末都由純經濟的原因來說明之事，在我們看來，是最應注意的一點。

列甯又在『何謂人民之友』上邊，向着我們注意過同上之點：

『馬克斯在問題底說明上，連一次也不訴之於站在此等生產諸關係之外的某種要素，而只給與一種可能性，使我們知道，社會經濟底商品組織是怎樣發達的？這種組織如何（已經在生產諸關係底領域內）創造出布爾喬亞洪及普羅列塔利亞特兩個對立的階級，而轉形為資本家的組織？又這種組織如何使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向上發展，且如何由其自身引出許多對於這種資本家的組織本身底基礎成爲一種難以和解的矛盾之要素？等等的事情。』（川內氏日譯本，一七，一八頁）。

馬克斯在剩餘價值是如何成立底說明上，以等價物互相交換之事爲絕對的前提。

在資本論上邊，舉例來說，第一，把『販賣者藉着某種特權在價值以上售賣商品的場合』除外(河上，宮川共譯本，二七六頁)，第二，把『購買者在價值以下購買商品的特權存在』的場合除外(同上，二七七頁)，第三，把『不賣只買的階級』存在的場合除外(同上，二七九頁)，第四，把各個商品所有者之間有偽詐暴力等行為的場合除外(二八〇—二八一頁)，——(這篇論文，是在因為紀念「馬克斯主義講座」之刊行完成而開的講演會底席上朗讀過的東西，當時朗讀到這個地方來的剎那間，臨場的警官大叫『辯士注意』，因而稍微頓挫了一下。)——第五，除去商業資本(二八五五頁)，第六，更除去高利貸資本(三八四頁)。

要而言之，雖在A與B兩人互相交換其價值完全相等的物品之場合，如何，這種交換底結果，A底手裏——舉例來說——會獲得一定的剩餘價值，因而A底手裏會漸次蓄積起多餘的價值呢？這是馬克斯提出了的問題。這個問題底提出方法，已經含有非常的意義。當商品交換的時候，實際上往往發

生偽詐，暴力等行爲，至少，拿價值不相等的東西來交換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馬克斯却十分注意地，把商品交換底本身裏邊所含的事情以外的東西，一一地排除去，只在其純粹的形態上觀察商品底交換。在A底手裏拿着穀物，B的手裏拿着鐵的場合，如果A和B互相交換了他們底所有物，則在A底手裏穀物會變成鐵，在B底手裏鐵會變成穀物。這件事情是含于商品交換之中的唯一的本質的事情。在這種交換舉行的場合，例如說，A因此獲得了比他所出脫的穀物有更多之價值的鐵，這樣一來他不但把他所不用的穀物換成了他所應用的鐵，並且還會領有比以前以穀物之形所領有的價值更多的價值，因而獲得一定的剩餘價值之事，若由商品交換的立場去看，全然是一種偶然地隨附而來的事情，並不是商品交換本身裏邊所含的事情。馬克斯，爲要把剩餘價值底成立，不訴於商品交換以外的任何要素，而純粹地由商品交換自身底法則來說明起見，捨象了一切的能使商品交換複雜化的要素，只提出雖在A與B二人互相交換其價值完全相等的物品

之場合，如何尙能因行這種交換的結果，在A底手裏——例如說——獲得一定的剩餘價值之事爲問題。『羅茲島就是這裏，在這裏舞蹈吧！』(Hic Rbo dushie Salta)，他是要在這裏迫出問題之解決的。

這個問題，如今日所週知的，是要藉分析人類底勞動力被作爲商品而買賣的場合，換句話說，是要藉觀察勞動者將其勞動力作爲商品而賣給於資本家底結果，才能夠解決的。昂格斯所謂馬克斯底二大發見之一，即在於此。但是我現在不是想深入這種道理而加以論述的，我在這裏要請諸君注意的，只是關於那作爲此種解決之前提的問題底提出方法

•

把剩餘價值底成立，因而把資本家的生產底成立，又因而把資本家階級底成立，專由純經濟的原因去說明吧！這是馬克斯向他自身提出的問題，——無論昂格斯或列甯，對於馬克斯之專由純經濟的原因去說明這個問題的事情，都是特別注意的，——但是在這樣的問題底提出方法或其解決的方法上，究竟存着如何樣的意義呢？

由馬克斯底觀點看來，經濟的諸關係是『社會歷史底決定的基礎，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或觀念的上層建築，是由這個基礎派生出來的東西。根本的第一次的東西，乃是經濟的諸關係，其他的諸關係，完全是派生的第二次的東西。所以由法律政治甚至於人類底意識去說明經濟的諸關係，即是用第二次的第三次的東西去說明第一次的東西，因而不能成爲根本的說明事物的方法。

我們先就意識來看吧。例如地球與地球底意識之關係，是先有地球存在着，然後牠才反映到人們底頭腦裏邊，生出地球之意識來的；反之，決不是人們底頭腦裏邊先生出地球之意識，然後再由這個意識生出地球來的。恰恰和這一樣，只要我們不能意識的去實行社會的諸關係之統制，那末，在我們底無意識之中，即在不知不識之中，吾人相互之間定會結成一定的社會的諸關係，然後此等社會的諸關係反映到我們底頭腦裏邊，——雖然在多數的場合是極其朦朧的，——才會意識着我們是住在如此

如此的社會裏邊的。此所以社會的意識，是派生的東西，是第二次的東西。此等社會的意識，依存於一定的社會的諸關係，反是，吾人底社會的關係却是由吾人底意識，意欲，意圖而獨立着的。所以一定的社會的意識之成立可以由社會的諸關係來說明，反之，社會的諸關係却不是可以由社會的意識來說明的。

政治對於經濟底關係，也是與此相同的。在一切的階級社會裏，——即在一個社會分裂為搾取的階級與被搾取的階級之社會裏，——搾取階級爲了抑壓被搾取階級，必需一定的權力 (Gewalt) 。這種權力底裝置，由外表看來，是由人及物而成立的。人的方面，例如警察官，裁判官，行政官，以及形成軍隊的上自大將下至兵卒的龐大的人羣，物的方面，例如警察署，裁判所，監獄，兵營，大炮，軍艦，及其他的武器，這種人的及物的諸裝置底總和，形成一國底政治的構造。現在如果考察這些東西大部分是被何種階級爲何種目的而使用，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此種政治的構造之形態與機能完

全是由社會底階級關係來規定的；又因為形成階級社會之經濟構造的基本的原型的生產關係，畢竟不外是這種階級關係，所以結局，社會底政治的構造為其經濟的構造所規定的事情，是很明白的了。這即是說，政治是派生的東西，是第二次的東西，唯有經濟，才是產生一定的政治形態的基本的東西，是第一次的東西。此所以拿非經濟的權力之作用去說明一定的經濟關係之成立，即是以派生的東西去說明基本的東西。從理論上說來，所謂權力說底根本缺陷，即存於此。牠把關係顛倒起來了，比方說，就好像在說明為什麼親與子相似之事上邊，要想以子來說明親似的。所以縱令一定的經濟的關係可以用非經濟的權力來說明，然而緊跟着此，又會發生一個疑問：那麼，這種權力是怎樣成立了的呢？杜林格沒有說明這個後來的問題，所以用這樣的方法決不能夠根本的把握事物。

所以馬克斯，不僅把資本家的社會之成立，發展及沒落底過程，當作一個自然史的過程而把握着，因而把牠當作一種完全由人類底意識，意欲及意

圖獨立着的東西去看待，他並且連政治的權力之影響也捨象去，只把牠當作純粹的經濟過程去觀察。唯其如此，所以在那種過程裏邊只有商品底自己運動。馬克斯在資本論底開頭上所分析的商品裏邊，含有一種矛盾，而且因為矛盾是一切的運動底源泉，所以內藏着此種矛盾的商品，也是因其矛盾的緣故，即藉其自身之中所內在的力底作用，再換句話說，連一次也不訴之於純粹的商品交換自身裏邊所含的要素以外的東西，而在其自身裏邊運動着。在此種運動底過程上，商品轉形為貨幣，貨幣轉形為資本，而資本又會同樣地，因其自身之中所含的矛盾的緣故，營着無際限的自己運動。如此說來，資本家的社會之成立，發展及沒落底過程，必須當作一種為必然的自然法則所支配的東西看待，才能夠根本的被把握着，站在唯物史觀上邊的馬克斯底經濟理論之根本的特徵，即在於此。

我們只有由這樣的理解方法，才能夠說：『不要灰心！同志，我們必佔勝利！』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由此才能夠確信唯有我們是站在必然的法則之

上的。一定的社會形態之成立乃至變革，既不是基於人們底意圖，自然也不是基於神底意志，而又不是基於政治的權力，推動社會的根本的動力，乃是社會底經濟構造自身裏邊所含的矛盾。社會因其本身裏邊所內包的矛盾的緣故而移動着。因此，社會形態底推移，比方說，就好像幼虫變態而為蛹，蛹又變態而為蝶似的。無論用何種權力，也不能夠顛倒這種變態系列底順位。雖是可以在一時間舉數百人而投之於牢獄的權力，恐怕也不能夠撒茄子底種子而收胡瓜的果實吧。像我們這些人們所能做到的，止於把自然史的必然的推移加以溫室的促進罷了。互相鬥爭的兩個勢力底那一個，是站在能夠促進此種社會進化的進步的方面呢？如果看透了這一點，便可以豫知這個鬥爭底結局的勝敗。

馬克斯主張經濟關係底說明應當只由經濟的原因着手之理由，我想由以上看來大概可以明白了。

但是以上所述，不過是為要在理論上把握社會進化底根本要道必須採取的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罷了。詳言之，我們當觀察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所行

的勞動力底買賣這種交換關係的時候，其所以把一切的暴力都由這個交換關係裏邊捨象出去者，只是把牠當作一種爲要由純經濟的見地去觀察此種關係所採取的研究上底手段罷了。在現實的階級社會裏，純粹的經濟關係自然不會存在，一切的經濟諸關係，都是爲政治的影響所玷染，只作爲政治經濟的關係而存在着的。在那裏，政治的權力常在經濟的關係上邊表演重大的脚色，政治的上層建築不絕地在經濟的基礎上面發生反作用，想藉此使支配階級對於被支配階級的榨取永續化起來。例如罷工雖是勞動者關於他們底商品勞動力而行的一種不賣同盟，但是，如我們最近在野田，別子等等的罷工時所見到的，當勞動羣衆底反抗將要超越墮落幹部底協調政策而燃燒起來的時候，常常便會立刻施行羣衆底彈壓，甚至於調動軍隊去鎮攝。我們還記得在一九二七年的恐慌發生，川崎造船所底多數職工被解雇了的時候，同造船所底附近自然不待說了，全神戶市都用軍隊把守着，事實上簡直是頒布了戒嚴令。權力在經濟關係上邊發生有力的作用之事，在

這種場合，公然露出於現象形態之上了。

不僅於此，權力 (Gewalt)，在歷史底進行上邊，即在由一種社會形態向他種社會形態推移的緊要關頭的時候，特別演做一個重大的決定的腳色。這件事情也在資本論裏邊很明瞭地被說明着。而且促進讀者對於此事之注意，是極要緊的一件事情。爲什麼呢？因爲在這件事情底忽略之中，『依靠自然成長性的目的意識性之潰滅』，恐怕會萌芽出來。

在『反杜林格論』裏邊費了許多的篇幅去討論權力說的昂格斯，最後加次地述說：

『但是這個力，現在在歷史上演着一個腳色，一個革命的腳色；若照馬克斯底話來說，牠是孕着新社會的舊社會之助產婦；牠是可以推進社會底運行且破壞凝固的死滅的政治諸形態之工具，——凡關於這些事情，杜林格連一句也沒有說到。』(河野，林兩氏之日譯本，三〇二頁)。

又若翻閱『反杜林格論』底原稿，便可以看出昂格斯還寫着如次的言語：

『試一考察馬克斯所敘述的英吉利第十六世紀底變革，便可以知道權力還有過牠底革命的側面，牠曾爲封建的土地所有向布爾喬亞的土地所有轉化底，及布爾喬亞之發展底，一個根本條件。』(Marx-Engels Archiv II, Bd. S.409.)

我們先前說過：經濟是基礎的東西，權力是派生的東西，因此，馬克斯在說明資本家的社會之成立上連一毫也不訴之於權力。但是現在又說：權力是孕着新社會的舊社會之助產婦，又是由舊的社會形態向新的社會形態推移的一個根本條件。如此看來，不是前後相矛盾嗎？這究竟應當如何地去理解呢？

無疑地，社會底經濟的構造，是牠底基礎，政治的構造不過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邊的上層建築罷了。但是，政治權力雖然是這樣地由經濟的基礎派生出來的東西，牠却反而能在自己所由生的基礎之上發生反作用，且當社會變革的時期，牠底力量能將這種基礎由根柢上搖動起來。譬如兒子固然是由

雙親生下來的，但是兒子對於雙親會發生顯著的影響，今日雙親底自由行動多為兒子所束縛，所以稱兒子為三界之首。經濟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精神的生活等等的社會現象，都是被捲入於互相密接的相互關係底連絡之中的。所以，即使我們為把握社會底運動底根本要道起見，最初不能不把純粹的經濟過程抽象出來，專由純經濟的見地去觀察牠，但是我們不可把這種抽象的東西和現實的歷史混為一視。因此，我們在一方面作純經濟的觀察，同時在他方面也不能不顧及現實的歷史。此所以馬克斯把他底關於資本家的社會的研究，特別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且在與經濟有直接的關係的制限上，把政治也作為他底研究對象。

馬克斯關於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底說明，在這一點上是極其特徵的。如前邊說過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底開頭上，他連一毫也不訴于權力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在同書第一卷底最後一篇裏，却將資本家的生產成立的時候所行的種種的權力之血與火底歷史，詳細地敘述出來了。因為政治的

權力在社會進化之上發生特別顯著的作用，是在舊社會之沒落，新社會之誕生的緊急的時期。當封建社會倒塌，資本家的社會降生的時候，此種政治的權力確實演過非常的革命的角色。資本論第一卷底最後的一篇，即為關於此事的極豐富的史實所充滿。在那裏，勞働者由土地被分離的事情，——這即是表示舊生產關係之破壞的意思，——由是造出一種由生產手段底所有被隔離開，因而除了出賣勞動力別無獲得生活資料之手段的普羅列塔利亞的事情，——這即是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底根本前提——一言以蔽之，農業革命，是被當作主要的問題的，但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在這裏，他們拋過農業革命底純經濟的動力，以其強力的槓杆為問題，』（考茨基版，六五四頁，）他所研究的問題底側面，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是只以純經濟的動力為問題，而拋過一切的強力，藉以說明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的，而在這裏却是完全拋過純經濟的動力，只敘述強力的槓杆的。這樣一來，光景便不同了。先前雖是以不行何種偽詐與暴力，而以等價與等價相交換

的極平和的交易爲前提，而在這裏却有一切的暴力橫行着。

我在這裏只引用牠底一例，以資證明：

『荷蘭是十七世紀底資本家的模範國民，他底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呈着一種關於欺騙，賄賂，強暴，卑劣，無能過此的光景」。爲要獲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隸起見，他們在塞列伯司島上所行的盜掠人類的制度，算是最特徵的了。（我在講演時朗讀到這裏來的時候，臨場監視的警官又促我『注意』！因此，當時不得不省略以下的朗讀，但是因爲這段話在流布最廣的高島氏底譯本上邊也是原樣地記載着的，所以我覺得寫成文字發表自然是沒有差錯的。——河上）

。人類買賣，爲着這個目的而被養成了。盜人的賊，通譯，人類販賣者，都是這種買賣上底主要的關係者，——人類販賣者底主要份子，是土着王族。被掠奪的少年，到長成爲止，長期地被藏匿在塞列伯司島底祕密監獄裏邊，好像立刻用奴隸船送出去了的樣子。在一件官廳

報告書裏邊說：「例如馬加沙一市，便爲祕密監獄所充滿，其中優於其他而可恐怖的一個裏邊，擁滿着爲貪慾與暴虐之犧牲的人們，他們被鉄索繫起來，身不由主地和他們底家族分離。」荷蘭人爲獲得馬拉加起見，收買了葡萄牙底總督，一六四一年該總督允許了他們入馬拉加市。但是他們爲「節約」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磅的賄賂起見，立刻跑到總督衙門去把總督暗殺了。他們底足跡所至，荒廢與居民滅絕的現象，相繼而起。在爪哇底一州龐久宛格地方，據一七五〇年的計算有居民八萬以上，但是到了一八一一年便連八千也不夠了。』（考茨基版，六八〇，六八一頁。）

我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資本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是由那爲資本家所榨取的工資勞動者底剩餘勞動而成立的，所以要想資本家的生產成立，不得不有工資勞動者存在，但是這種工資勞動者在最初決不會充分地存在，所以有蠻橫地將勞動者由他們底生產手段分開，而強制地使此等勞動者變爲工資

勞動者的必要。剛纔說過的暴力就是爲着這種目的而被使用的。

在日本，也許有人說：那樣的事情恐怕連一次也不會行過，但是雖在現在，『監獄部屋』那種東西依還是存在着的。我在這裏由「有島武郎全集」（第二卷，一四三頁以下）裏邊引用「某土木工夫底談話」，以資證明：

『在日本現在大概有四十五萬人的土木工夫，其中七萬人，不但出賣自己底勞動力，並且連自己底身子也不得不出賣，他們含羞忍辱地生活着。

若由夫役夥伴來說，七萬人底九成都是外行，他們是由各種各樣的人而成立的，有的是中途輟學的學生，有的是無故被擯的店員，有的是做着一攬千金之夢由鄉村來到都會的農民，有的是因爲懶惰而受飢荒的浪子。這些人裏邊底多數，都是當其無所事事地徘徊於都會底廣場或公園的時候，被萬惡的募集手毫不費力地勾引而來的。

所謂夫役募集所者，在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仙台等處，設着大規模的根據地，大張旗鼓地做着買賣……爲花言巧語所引誘的人一揭開此等募集所底暖簾，便見帳房裏有一個善於講話的男子，他和來者訂結一種很有利的契約。……等到證書上面蓋印以後，便立刻被趕到二層樓底聚候處，被趕到那裏以後的便算是最後了。就是上廁所去一下，也不能不受那面目猙獰望之生畏的男子底監視。……在那裏，等到聚滿二十人或三十人，便被送到土木的現場去了。行着這樣的人身買賣的地方，在東京以北，由福島，仙台附近開始，一直到北海道之北而及於樺太。

……在募集所底二層樓上完全被束縛了自由的人們，在乘上火車的時候，被多數的護送人跟隨着，連一步也不能逃脫，等到坐好以後，護送人的人數便減少爲二三人。這兩三個人都是腕力超羣儀表兇惡的男子，他們在客車入口處把守着，由吃飯以至於出恭無不留心注意，

簡直連一點空隙也得不到。幹這種事務的男子，每日可得三元的工資和酒錢。火車開到目的地，停車場裏便有如獲重寶的男子，以每十人對四五人的比例，迎上前來，此時大多數的應募者胆戰心寒，唯有瞑目絕念而已。

從此以後才開始真實的人身買賣，在東北地方大概是直接賣與土木工組，在北海道則函館真砂町有承受處，先交到他們底手裏，然後再分送於各個有需要的地方。至於市價，在福島地方一律是每人三十元，北海道是七十元，樺太是一百二十元。募集所把錢一拿到，便忽忽地回去了，所以以後的處置完全任憑土木工組底意志。應募者和募集所訂結的契約雖是一元二角或二元，但這種契約是和廢紙一樣。……土木工組是不顧契約而任意地決定工資的。……若說到現場上的工資如何，大概最上的是五角，在北海道是一元二角的市價。……若只聽到這幾句話，或者我們會想到雖然微少無論如何他總是要給工錢的，但是如果徹底的來講，則一

切的工資都不是用現金償付，而是用各工組所發行的票據來支付的，這種票據，在現場以外，自然是不能通用的廢紙了。……

若說到現場，則在距離停車場一里或二里的山中，有一種廐舍似的細長的土築的茅屋。這就是叫做監獄部屋的合宿所。屋底當中是過道，兩側擺着一根未加工的木材，就算是枕頭。勞動了一個整天的夫役們，在漆黑的地方，用干鮭和腐臭了的鹹蘿蔔作菜吃了飯，便並列着以木為枕而睡起來了。入口只有兩處，在這兩處都有嚴重的警戒。勞動時間由朝晨六點半一直到黃昏六點為止，除了午飯時底半點鐘的休息，其餘便沒有一瞬的空隙。在那裏談論什麼是八點鐘勞動的人們，簡直是很可笑的。……

病人層出不窮乃是當然的事情。但是雖有疾病，依然照常地被驅使，連一伸腰一展足的時問，都要受鞭打，等到不能使用的時候，只給與兩餐份的食糧和五角現錢，便撤職了。被撤了職的人已經虛弱到極點，連走到有停車場的

地方去都好像要飄然欲倒的樣子。……

……能夠把實況向世間洩露的信函，幾乎是沒人寫的。因為寫好了信必須開着口交到帳房去，帳房表面上雖然是「好吧！好吧！」完全都接受了，但是有妨礙的信，無一倖免地都被拋到字紙籠裏去了。……

……不堪其苦而謀逃走的人並不是沒有的。但是對方關於這一點是有相當的準備的。第一通於現場的各道路上，必有倔強的男子一人隱於草叢中四面的張望着。近處的兩三個停車場裏，有由山中下來的精靈的小頭目在那裏監視着。逃雖然逃出去了然而感覺到終久是逃不走的怯懦的人，有因此而自殺的。……

……至於有打算的人，則不由正路，而囑伏於深草之中二三日不稍動。帳房若知道這個人逃走了，便要開始搜索，如果過了三天還不知道，便會鬆懈起來。到這時候，才祕密地爬出草叢來，但是肚子已經餓得沒有辦法了，要想找點飯吃，只得跑到近處的農家裏去要求替人

家幫忙做事。但是附近的農民，不曉得是因為近來的生活艱難呢還是別有原因，有良心的人總是沒有。他一方面滿口同情地說：這真不幸啦，他方面却用濁酒將你貫醉，趕快由後門出去報告帳房。帳房立時派人去把這個逃跑的男子押解回來，至於傳遞消息的農人，大概是付以三元的價錢以作飲食及其他的實費。被押回來了男子，最後，為做戒同伴處見，在大家底眼前，被小頭目等非刑拷打，氣息幾為之斷絕。……

……若說到地方當局對於這種殘酷的習慣底態度如何，那實在是寬柔極了。第一警察駐在所大概都是土木工組收買了的袒護者。因為大土工底經營者大概都是各地方底有力的資產家，所以警察方面，好像把他們當做一種不可侵犯的神靈崇拜似的，始終拿着一種敬畏的態度，像我們這樣的人，即使你去告訴他們，他們只會戴起顏色眼鏡來看待你，並且說你是個很怪異的人。……』

像這樣的情形，和荷蘭人曾經行過的『人類掠奪的制度』有什麼兩樣呢？只是荷蘭人爲要侵入馬拉加的緣故，暗殺了葡萄牙底總督，因爲對方是個總督，所以賄賂在二十萬元以上，——這在十七世紀的當時，算是巨額，——因此，他們爲節約這筆賄賂起見，暗殺了總督，然而鄉村駐在所底警察，却因爲以僅少的賄賂就可以被收買的緣故，所以免避了總督底運命。

爲『資本家的生產之根本條件』的，勞動者之由生產手段的隔離，若借馬克斯由各國底歷史的事實——極豐富的歷史的材料——之研究而要約起來的話來說，實是『以血與火之不消的文字寫入於人類底歷史之中的』。『在現實的歷史上，征服，抑壓，強盜，簡單地說，暴力，明顯地演着重大的腳色』。

資本家不但像這樣地藉暴力造出一種可供自己之榨取的工資勞動者，而且在他一方面還利用他們重新組織起來的『社會之集中組織的強力』的國家機關，急速地實行資本底蓄積。試看明治十四年農商

部底預算表，便可以知道屬於三菱會社之補助金者爲二十六萬九千餘元，除此而外的農商部本身底費用，却遠少於此，僅僅不過十八萬餘元罷了。如此看來，藉國家底權力作爲租稅而徵收的東西，每年由右向左地流入三菱會社去了。馬克斯雖然說過：『在歐洲各國裏，本來的工業資本，一部分是直接由國庫流入的』，但是如這裏所明示，這種事情不一定限於歐洲。諸君在小學校底讀本上，或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著作上，大概可以發見今日的大資本家最初完全是由勤儉貯蓄而成業的說明吧，但是若說現在每日收入一萬元以上之純所得的三菱底財產，是這樣的蓄積起來的，那就不過全是一種妄談罷了。

以上所指摘的，不過是微渺的一例罷了，馬克斯在無數地引用了這樣的事例以後，要約着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史而如次地述說：

『本源的蓄積之種種的契機，大概是依着時間的順序特別散在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及英吉利。在英吉利，等到十七世紀底

末葉，這些諸契機遂被系統的綜合起來，而包括着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的租稅制度以及保護制度。此等方法，一部分——例如殖民制度——是藉極殘虐的暴力而行的。但是（雖有程度之差）此等一切的方法，爲了溫室的促進那由封建的生產樣式向資本家的生產樣式的轉化，並短縮其過渡起見，都曾利用了國家權力，利用了社會之集中組織的權力。權力是孕着新社會的一切舊社會底助產婦。牠自身便是一個經濟力。』（考茨基版，六八〇頁。）

經濟外的力，是孕着新社會的舊社會之助產婦。因爲牠是助產婦，所以牠自身不能產子。新的社會，因舊社會之下底經濟的發達，而懷孕於舊社會之中，不過在新社會將由舊社會降生的時候，有所謂產兒苦罷了。經濟外的力，——不是爲維持和保全從來的社會狀態而成立的舊權力，而是爲破壞此等舊權力重新組織起來的新興階級底革命的權力，——是爲縮短而且促進這種產兒苦底過程而盡力的。若借馬克斯底話來說，牠是爲了溫室的促進那由

舊社會向新社會的轉化，並為縮短其過程，而演着很重要的腳色的。這裏所謂溫室的，自然是比喻的用語，但是這是一個正確的比喻。無論茄子，無論胡瓜，牠都是依照牠自身底生物學的法則而成長的，我們決不能夠使牠怎麼樣，但是我們却能夠藉溫室的設備去促進牠們底成長。經濟外的力是可以對於經濟發生這種作用的，唯其如此，所以牠自身是一個經濟力，是一個生產力。

在資本論上邊，止於說明，隨封建社會底沒落而來的資本家的社會之成立的時候，權力所表演的革命的角色，至於這種權力底組織自身，在那裏連一點也沒有論及。因為資本論是以資本家的社會之經濟構成爲研究對象的，因而政治的權力，只限於牠在社會底經濟構造上發生影響，才被作爲問題，權力組織底本身，自然不能不放在問題之外。

因此，我想在最後，關於將來社會形態變革時權力將負擔的任務以及那時候的權力底組織，補充幾句。

關於權力如何樣在資本家的社會底成立上演過革命的角色一層，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權力隨着布爾喬亞底支配之樹立越發強大化起來，以至於確立了如今日資本家的諸國所具有的龐大的官僚及軍隊底組織。但是同時，這樣地被組織化了的權力，便失去了往年的革命的意義，而轉化爲其反對物了，等到現在，遂完全演做着一種阻止歷史之進行的保守反動的角色。這種權力，因爲是專以使布爾喬亞底支配永久化爲目標的，所以無論如何牠雖不失爲一個強大的權力組織，但是牠早已不能成爲『孕着新社會的舊社會之助產婦』了。

所以，和那隨封建社會之沒落而來的資本家的社會之成立的時候，權力演過有力的革命的角色一樣，在隨着資本家的社會之沒落而來的新社會之誕生的時候，權力依還要表演同樣的革命的角色之事，是無疑的。但是這個權力，不能是已經由布爾喬亞底集中化組織化起來的既成的權力了。反之，他不能不是——如前邊所提及的——爲破壞那種既成的權力起見，由新興的階級用一種可以效力于新目標

完成新機能的新方法，集中化起來組織化起來的權力。世上有些人一方面承認而且主張社會底經濟構造之變動，他方面却以為只有樹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政治的上層建築是不變的，並且說這種不變的政治的構造——權力組織，——可以因議會中多數表決的結果，原盤地由一個階級底手裏讓渡到別的階級底手裏去，藉以完成社會底改造。但是像這樣的預期，不外是立腳於歷史的知識之缺乏的一種空想罷了。國家社會主義便是這種空想底產物。

『在一種生產構造為他種生產構造所替代的過渡期中，其助產婦即是革命的權力。這種革命的權力，不可不破壞那社會發展底桎梏，這即是說，在一方面，不可不破壞那變成了反革命的要素之一的諸舊形態的「集中的權力」，破壞那舊的國家，破壞那舊型的生產諸關係；在他方面，這種革命的權力，不可不造成那用作經濟的變革之槓杆去變更社會底經濟構造的一種新形態的「集中的權力」，造成那新興階級底國家，藉以促進新的生產諸關係之成立。』（布哈

林)(佐野學，西雅雄合譯「轉形期的經濟學」二三七頁。德文本，一七一頁)。

昂格斯在「布爾猶墨耳十八日」第三版序文上，將以上的事實就法蘭西底歷史如次地敘述着。(依據「馬克斯，昂格斯全集」，第五卷，一二五頁，山川均氏底譯文)。

『法蘭西，是歷史的階級鬥爭無論何時都此其他任何的國家決定的實行了的一國，又是階級鬥爭行于其中，且被要約其結果的，轉變不已的政治形態，以最鮮明的輪廓被刻印着的一國。在中古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在文藝復興以後是統一的身分制的君主政體之典型的法蘭西，藉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在歐羅巴底任何國家裏都沒有發見的古典的形態上，樹立了純粹的布爾喬亞底支配。想對抗支配的布爾喬亞而抬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鬥爭，在法蘭西，也現着一種在他國所未見的尖銳的形態。』

上述的話裏透最後的意見，如列寧所注意

過的，『在一八七一年以來法國底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革命的鬥爭暫行中斷的期間，』尤其是在俄國底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已經實行了的今日，早已不合於事實了，但是那不是這裏底問題。在這裏，只須注意那完成革命之任務的權力常時不能不是重新地被組織化起來的東西之事，便夠了。

『我們是承認國家在社會變革上之必要的，所以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但是我們主張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共和國裏邊所存在的「既成的」國家機關不是必要的，而被集中起來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底直接的國家才是必要的，因此我們又和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派不同。只有這樣的東西，才是我們認為必要的國家。』（列甯）（全集第二十卷，德文本，八三頁）。

在這樣的注意之下，我們現在可以如次地結束這篇論文了：

在今日的社會成立的時候，即在布爾喬亞洪得了勢力底當初，『征服，抑壓，強盜，簡單地說暴力，明顯地表演了重要的脚色』，這些事件『用血與

火之不消的文字寫入了人類底歷史之中』，但是將來社會主義社會爲要替代資本家的社會起見，恐怕多少也不能不實行與此相類似的事件吧。『不僅於此』——馬克斯在「哲學之貧乏」(依據淺野晃氏底譯本)底結論上說——『一個以階級之對立爲基礎的社會，其最終的解決，被導入於兇暴的矛盾中，導入于肉體與肉體底衝突中之事，果是可以驚異的嗎？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的事情，是沒有的，不同時爲社會運動的政治運動，斷不能存在。恐怕只有在階級及階級對立都已不存在的狀態裏邊，社會進化才能夠停止政治革命吧。(講演的時候，我在這裏便被臨監的警官勒令『中止』了。但是把流布寬廣的『哲學之貧乏』底譯文原樣地引用在默誦的文章裏邊，是不會有差錯的。所以我接着把牠引用到最後爲止，以結束這篇論文。——河上)。未到那時候以前，無論在社會底任何總體的變革之前後，恐怕社會科學底最終的箴言，常是如次的吧！

鬥爭嗎？還是死呢？

血戰嗎？還是滅亡呢？

問題不可避的是如土地擺在我們前面的。

——George Sand——

(一九二八年——昭和二年——)

十一月發行的「改造」所載)

馬克斯底絕對地租論

——土方教授底題爲「由地租論見到的 馬克斯價值論之崩壞」的論文之分析——

關於馬克斯底地租論，我們近來得到了一個有益的文獻。這即是由「馬克斯主義講座（上野出店發行）底第三卷到第五卷（一九二八年二月至四月發行）上連載的村山藤四郎底「馬克斯主義與農業問題」。自然我不能夠在這裏介紹它底內容，但是其中關於我將在本論裏作爲問題的馬克斯底絕對地租，他是如次地敘說着：

『絕對地租之發見與其嚴密的理論之樹立，正

是馬克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一點。爲什麼呢？

『因爲第一，要想論證絕對地租之存在並樹立其嚴密的理論，非論證價值與生產價格底差異不可，因而又非樹立平均利潤論不可。個別剩餘價值如何而平均利潤化？這種平均化在何處被妨礙？若不以此爲問題，絕對地租是不能成爲問題的。……』

『第二，因此，要想論證絕對地租之存在並樹立其嚴密的理論，不能不把李嘉圖(Ricards)底地租論(只以等差地租爲地租的地租論)底不充分，在那爲其根據的價值與生產價格底混同上加以攻擊。這卽是表示把布爾喬亞經濟學在其最深的根據上批判克服的意思。』(「馬克斯主義講座」第三卷，二三二頁)。

和村山氏底這篇論文差不多同時地，在他方，出現了土方成美氏底『由地租論見到的馬克斯價值論之崩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底機關雜誌「經濟學論集」第六卷第四號(一九二八年四月發行)底卷頭論文。

讀者大約還能記憶吧。從前慶應義塾大學底小泉教授，先發表他對於馬克斯底價值論底非難，跟着又發表了他對於馬克斯底地租論底惑疑，現在東京帝國大學底土方教授，又是先發表了『馬克斯價值論之排擊』，然後更進一步發表了如此的『由地租論見到的馬克斯價值論之崩壞』的東西。我現在要想批評的就是這篇論文。

在同一生產部門內利潤率底不均等 和在不同的生產諸部門內之間利潤 率底均等

我們爲討論當面的問題起見，必需種種的預備知識。現在如果以一切的讀者都具備着這些知識爲前提，恐怕對於許多的讀者不方便吧。因此，我先在本節裏，把關於價值，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等等的關係，限於這裏所必要的說明，極力簡單地寫出，然後再根據於此在次節裏說明馬克斯底地租論本身底大要。雖然土方教授也把他底論文底第一節

和第二節充做了馬克斯底地租論之說明，但是因為那是很不充分的，所以我不能不親自先來作馬克斯底學說之介紹。

我爲便宜起見先由那現於社會之表面的現象說起吧。依據我手裏所有的材料，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上半期日本紡績界底狀態，是如次的：

- | | | |
|------------------------|----|----------------|
| (1) 三〇萬錠子以
上的紡紗公司 | 五處 | } 紅利一〇%
三八% |
| (2) 三〇萬錠子以下
十萬錠子以上的 | 五處 | |

- (3) 一〇萬錠子以下五萬錠子以上的 五處

- | | | |
|------------------------------|----|----------|
| 紅利在一〇%
以上的 | 五處 | } 平均九・四% |
| 紅利在八%
以上的 | 二處 | |
| 紅利在五%以上的
(差不多沒有機械
的公司) | 一處 | |
| 無紅利的 (完全
沒有機械的公司) | 一處 | |

- | | |
|--------------------------|-----|
| (4) 五萬錠子以下
一萬錠子以上的 | 三七處 |
| a, 本公司製的棉
紗完全織了布
的 | 一二處 |

紅利一八%—— 二八%的	三處	} 平均一三·五%
紅利一〇%—— 一二%的	四處	
紅利六%——八 %的	三處	
紅利不明的	二處	
b, 本公司製的棉 紗一部分作為 織布的原紗一二〇處 部分原一樣出 賣的		
紅利在一〇% 以上的	四處	} 平均四%
紅利在五%以上 七%以下的	五處	
無紅利及虧損的	六處	
不明的	四處	
例外的 (在上海 有大工場的公司)	一處	
c, 專門紗績而不 兼營織布的		
紅利在四%以上 六%以下的	三處	
無紅利的	一處	
不明的	一處	

(5) 一萬錠子以下的 (七個公司之中三個在休
業中) 七處

紅利五%的	一處
無紅利的	二處
不明的	四處

由此看來，雖是投放在同一紡績業裏邊的資本，而其獲得的利潤甚為差異。即在一方，紅利率之最高的竟達於三成八分，而在他方，却只能得着五分六分的紅利，甚至於無紅利的也有。這件事情，若一般的表現出來，便含有同一的生產部門內底資本相互間底競爭，對於具有不同的生產條件的資本，引起不均等的利潤率之意。

不待說的，同一的生產部門內底種種的生產者，因其生產條件互異，——在前述的例子裏，生產規模底大小與織布業兼營底有無，先映到我們底眼中，——所以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縱令是同一種類同一品質的東西，而為其生產所費去的勞動底分量（商品個別的價值），是互相不同的。但是，如果假定此等生產者都向同一的市場供給他們底生產物，因而他們相互之間行着自由競爭，那麼，所謂一個市場裏邊只有一個價格的原則，便會實現；互異其

勞動費用的東西，都會一樣地以同一的市場底價格出賣，這個市場價格，依需要供給底關係而不絕地變動着。但是這種變動是以市場價值爲其中心點的，而市場價值之爲物，卽就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上所說明的商品價值，它底大小，是由那爲要將該商品底一定量供給於市場，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之下所必要的勞動（蓄積在生產手段裏邊的過去的勞動，及重新與此種生產手段合體的活勞動）底平均量來規定的。

如果一定的生產部門內底商品底市場價值，不是由個個的商品使其特定的生產者所費去的勞動底分量，而是由該部門底商品總量底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動底平均量來規定的，那麼，把同一的商品在一種比平均的生產條件更有利的條件之下生產着的資本家，便可以得平均以上的利潤，反是的資本家，只能得到平均以下的利潤罷了。這卽是說，同一的生產部門之內部裏底競爭，把種種的個別價值轉形爲一個市場價值，因而對於那具有不同的生產條件的同一部門底資本，引起了不均等的利潤率。

如果專就同一的生產部門底內部來看，便是如上的情形。但是社會的生產却分爲多數的部門，例如在上述的紡績之外，還有製鐵，造船，採礦，製糖，釀酒，種米，等等多種多樣的生產部門。在這些不同的生產部門與生產部門之間底資本相互底競爭，和前邊的場合相反，非貫通一切的生產部門而引起均等的利潤率不止。因爲這種緣故，——在種種的生產部門之間底資本底平均構成互相不同的場合，——所以前述的商品價值，不能原樣地變爲市場價格，却轉形爲一種和商品價值異其大小的生產價格了。

因爲在各種的生產部門裏，即使剩餘價值率是完全均一的，而利潤率還是因資本底構成之不同而互異。爲什麼呢？因爲無論在何種生產部門裏，資本都是由不變資本（投放在機械，原料等等的生產手段上邊的資本）與可變資本（爲工資之付給而被支出的資本）而構成的，其中不變資本部分，只不過把它自身底價值移轉到生產物之上罷了，反之，

可變資本部分，——因為用這種資本購賣而來的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上，不僅再生產它自身底價值，更能生產過此以上的剩餘價值（體現勞動者之剩餘勞動的東西）的緣故，——能夠增殖它底價值而再現於生產物之中。而且所謂剩餘價值率，雖是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之比（這如實地表現着勞動者之被榨取的程度，這是隱於現象之底的，在資本家底簿記上當然沒有把它記入），而所謂利潤率，却是剩餘價值對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即資本總額）之比（在那些以資本之增殖為目的的資本家看來，唯有這才是重要的東西，不待說，在他們底簿記上也是正確地記載着的）。因此，如果各種生產部門裏底資本底構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底比例——都是一樣的，那末，只要剩餘價值率是同一的，（這在事實上也常是大約相同的），利潤率也便是同一的，但是如果各種生產部門裏底資本底平均構成互相不同，那末，即使剩餘價值率是同一的，而利潤率裏邊仍然會發生顯著的差異。假若以數字示其關係，便是如次：（雖然在各部門底內部，個別的

資本也多少互異其構成，但是因為在這裏是以某生產部門與他生產部門底關係為問題的，所以關於一個生產部門只以其平均構成為問題。又符號C表示不變資本，V表示可變資本。不變資本之中屬於固定資本的東西，雖不是一時將其價值完全移轉到生產物之上的，但是在這裏為為簡單化起見，暫且把它捨象去）。

	資本	剩餘價值率	剩餘價值	生產物底價值	利潤率
I,	60c+40V	100%	40	140	40%
II,	70c+30V	„	30	130	30%
III,	80c+20V	„	20	120	20%
IV,	85c+15V	„	15	115	15%
V,	95c+5V	„	5	105	5%
合計	$\frac{390c+110V}{500}$	——	100	610	——
平均	78c+22V	——	22	——	22%

自第一部門以至於第五部門，資本總額無論在那個部門裏都是一〇〇單位，不過其構成越到後邊的部門越變為高級，全體的資本之中不變資本部分所占的比例，漸次地加多罷了。因此，如果假定一

切的生產物都是照其價值而被販賣的，那末，利潤率在第一部門裏顯出百分之四〇的高度，反之，在第五部門裏僅僅不過百分之五罷了。

但是這樣的事情，只要這些各種的生產部門之間行着自由競爭，則在現實上決不能成爲常態。爲什麼呢？因爲資本能夠由利潤率低的部門裏被撤回，而移植到利潤率高的部門裏邊去，其結果，可以減少前一部門裏底生產物底供給，藉以將其市場價格提高到價值以上，同時又可以增加後一部門裏底生產物底供給，藉以將其市場價格降到價值以下，如此，種種的生產部門之間底資本底移出移入，必須等到一切部門裏底生產物底價格定於其資本出費（費用價格）與平均利潤之和之點上，始能歸於平靜。這資本出費（費用價格）與平均利潤之和，我們把它叫做生產價格。這卽是說，因爲價值轉形爲生產價格的緣故，所以才成立了貫通各種生產部門的均等的利潤率。現在如果根據前表而示其關係，便是如次：

生產物底價值	販賣價格 (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 價格底背離
--------	----------------	----------------

I,	140	122	—18
II,	130	122	— 8
III,	120	122	+ 2
IV,	115	122	+ 7
V	105	122	+17
合計	610	610	+26—26

只要各種生產部門與生產部門之間資本底相互競爭自由實行，則發生在資本家的社會全體之上的剩餘價值底總體，不得不比例於被投下的資本額而分配於各種生產部門之間。因為這種緣故，所以資本家的商品底市場價值轉形為生產價格，此等商品不在其價值上被售賣，而在其生產價格上被售賣着。因此，如果各種生產部門裏底資本底平均構成互相不同，那末，貫通各種生產部門的均等的剩餘價值率，本來是應當作為不均等的利潤率而現出的，但是現在它却轉形為均等的利潤率了。（如果資本家的商品，不在其價值上被售賣，而在其生產價格上被售賣，那麼，馬克斯底價值說不是不能維持了嗎？這種非難往往被加之於馬克斯底生產價值說，

我在近刊「資本論入門」第四分冊上，曾對它作過詳細的批判。（在這裏順便地把牠提說一下。）

由以上所述看來，資本相互之間底競爭，會引起二重的對立的結果。即在同一的生產部門底內部，競爭把那生產條件互異的資本底生產物（這些雖是同一的生產物，而却互異其生產費）引到一個統一裏邊，使個別價值互異的東西變為一種只有同一的市場價格的東西，因此，對於那具有平均以上之條件的資本與以平均以上的利潤，對於那具有平均以下之條件的資本與以平均以下的利潤，一言以蔽之，對於同一部門內底種種的資本引起不均等的利潤率。然而在他一方面，競爭使種種的生產部門相互間底資本底移出移入成為自由的，因而使任何生產部門底平均利潤率和別的生產品部門裏底平均利潤率均等起來。其結果，社會全體之上，形成了一個共通的一般的平均利潤率。即使在個個的生產部門底內部，有如何不均等的利潤率，某個資本家能夠比別的資本家獲得如何非法的超過利潤，而牠們都

是要作為一般的平均利潤底構成分而合流的。

等差地租及絕對地租

我們在這裏作為問題的地租(資本家的地租)底本身，是資本家的社會上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之中，未參加那如上所述的當作資本底所得看待的利潤之形成的部分底轉形物。雖然因為資本家的社會全體之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不得不比例於投下的資本額，平等地配分於各種生產部門之間，所以在社會底一切方面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都會合流起來而變為一般的平均利潤率底構成份子，但是現在對於這種事態要求一個例外的，却有地主階級。地主階級，對於資本家階級所榨取的剩餘價值，要求一定的份兒，因此，資本家的社會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底一部分，免為一般的平均利潤底構成份子，而轉形為地租了。

這裏的問題，即是此種意義上的資本家的地租——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之向地租底轉形。所以這和現在我國(日本)農村裏底支配的地租，當然異其性

質。『在我國，佃戶納於地主的現物租課，乃是地租底支配的形態。於此不加深考的人，竟至把馬克斯底地租論底公式嵌合在我國底租課上，而成立一種妄斷的議論，這真是少有的怪現象。』（「馬克斯主義講座」第三卷，一九二頁）。

但是，『表現布爾喬亞社會之諸關係的範疇及其編制底理解，同時，把那對於已經沒落了的一切社會諸形態底編制與生產諸關係的洞察，給與了布爾喬亞社會。……人類底解剖，是猿底解剖底一個關鍵。反之，低級動物之內部裏底向較高級動物去的暗示，只有在較高級的動物本身已經被知悉了的時候，才能夠理解牠。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向古代種種的經濟學提供了一把鑰匙。……如果明白了地租（資本家的地租），便能夠理解貢賦，十分一稅等等，但是我們不可把這二者同一視之。』（「經濟學批判序說」河上底官川共譯本，五七頁）。在我國底農村裏，現在雖然還是封建的地租占着支配的形態，但是這藉着資本家的地租之闡明，或者能夠更正確地被理解吧。我們底當面的研究，對於我國現

在底農村是具有如上的限度和意義的。

我們在前節裏發見了，競爭，在利潤率底平均上，可以引起互相對立的兩樣的結果。第一，同一底生產部門之內部裏底競爭，對於那具有不同的生產條件的同一生產部門內底種種的資本，引起不均等的利潤率；反之，種種的生產部門相互間底競爭，對於種種部門底資本總體，引起均等的平均利潤率。

現在地租底成立，是和競爭底這兩種作用有關聯的。在和競爭底第一種作用底關聯上生出了等差地租，在和它底第二種作用底關聯上生出了絕對地租。

在對於同一生產部門內底種種的資本生出不均等的利潤的場合，如果對於某資本的超過利潤是根據於某種附着在土地上邊的自然條件，而且這種自然的條件是不能藉資本底力量去創造的特殊的東西之時，這超過利潤便不會停留于榨取它的當該資本家之手，也不會移轉到其他的資本家之手，而却流出資本家階級之外，作為對於土地之使用的報酬而歸屬於地主之所得。

我們在前邊發見了紡績業這個生產部門底內部裏底各公司底紅利現着十分的差異，在那裏一看就可以明白，大體上，是生產底規模愈大所得的利益亦愈多。但是因為在大規模上利用資本之事底長處，是關係於資本自身的事情，所以在它底本身上沒有何種保證，足以防止那同一生產部門內底一切的資本都在和它同樣的方法上被投下，反而資本相互的競爭，有使那根據這個事由而來的生產條件底差異不絕地消滅之傾向。簡單地說，這種生產上底長處，是可以藉資本底力量而造出的。然而如工場之藉以設立的土地底位置，却與此不同，它是一個很難變動的自然條件。紡紗工廠底位置，第一，必須便利於棉花底輸送，由這點說來，在日本，神戶，大阪，名古屋等等的輸入港都有長處；第二，必須便利於製品底輸送，所以如果它底生產物是向內地消售的，那麼，如大阪，名古屋，和歌山等等的綿紗消費底中心地附近都是很便利的；第三，便於獲得動力的土地有一種特殊的長處。例如鐘淵紡紗公司底三池工場是被建築在石炭層之上的，所以若

由這種關係看來它算是占着理想的地位了。總而言之，在工業上，和在農業上不同，土地底豐饒度不成問題，但是它底地位如何，在生產物底生產用費上，因而在其事業之能夠獲得的利得上，有不少的影響。然而因為土地底位置一類的東西，是不能籍資本底力量去創造的一個自然的條件，所以因這種條件而生的一部分的超過利潤，不歸于資本家而入於地主之懷。

與此同樣的事態，在農業上也是可以發生的。不過在農業上，能使同一面積的種種不同的土地所使用的同量的資本裏邊生出不同的結果之一——由資本獨立了的——一般的原因，除過土地底位置而外還有它底豐饒度。舉例來說，即使在同一面積的五種土地 A, B, C, D, E 底上邊，同樣地各投下五十圓的資本，然因土地底豐饒度有差異的緣故，所以由此獲得的收穫，生出種種的差異，例如 A 爲十石， B 爲十二石， C 爲十四石， D 爲十六石。在這個場合，因為要暫且把土地底位置放在問題之外，專去說明土地底豐饒度與等差地租底關係，所以我

們先設下如次的假定：即假定一般的平均利潤率爲二〇%，而且最劣等地A上邊底總生產物十石底價格，相當于五十圓加上十圓之利潤的六十圓——生產價格。（在這個假定之下，雖是投放在最劣等地上邊的資本，也能夠獲得利潤。雖然如上所述，實際上，無論在何種部門裏，在平均以下的生產條件之下被使用着的資本，祇能獲得平均率以下的利潤，但是因爲在這裏是只以平均利潤以上的超過利潤爲問題，所以我們爲研究底簡單化起見假定了如此的前提。這件事情不外表示我們現在關於土地以外的生產諸條件，完全是只以具有平均條件的資本爲研究之對象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A種土地上邊雖然不能發生那可以轉形爲地租的何等的超過利得，而在B，C，D，E四種的土地上邊，越是優良的土地越能產生多量的超過利得，同時，因爲這些超過利得都是由土地底豐饒度這個自然的條件之優越而來的，所以它們都轉形爲地租了，因此，對於這四種土地的地租，就會成爲十二元，二十四元，三十六元，四十八元。這即是馬克斯所謂第一形

態的等差地租。

又在上述的地租之外，還有馬克斯稱爲第二形態的等差地租。因爲農業底經營者，雖然隨着他所使用的資本底分量之增加，不一定同時便有擴張他所使用的土地底面積之必要，單藉那可以投放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之上的資本底分量之增加，也能夠增加他底生產物底分量，但是因土地上邊行着收益遞減之法則的緣故，所以無論在如何優良的土地上，由投下資本之增加而生的收穫，不一定是按照資本增加底比例而增加的。換句話說，由那逐次地投放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之上的追加資本而得的增加收益，到了某種限度以上，是會隨資本底分量之增加而次第減少的。我們在前邊假定了；各投五十元的資本，可以獲得A種土地上十石，B種土地上十二石，C種土地上十四石等等的收穫，現在即使把D種土地上所使用的資本倍加起來，而由此增加的收穫不會就是十四石，其增加只能在十四石以下例如十二石，即使再增加同樣多的資本，而由此生出的增

加收穫量，僅能在十二石以下例如十石罷了。在這樣的場合裏，最後被投放的資本雖不負擔地租，然而第二次被投下的資本，恰和最初被投放在B種土地上邊的資本一樣，可以生出十二元的地租，因而C種土地底地租，會變為在上述的第一形態的地租二十四元上邊再加以十二圓的東西，即會變為三十六元。像這樣的，由逐次地被投放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之上的追加資本底收益之差異而來的地租，馬克斯便把它叫做第二形態的等差地租。

以下我們就馬克斯所謂絕對地租，加以觀察。

李嘉圖把這絕對地租忽視了，所以他以被利用的最劣等的土地常不生何等的地租之事，為他底地租論——等差地租論——底前提。但是只要土地被資本化了，則私有着這種土地的地主，決不允許他人無報酬地使用他底土地，所以沒有地租的土地是不存在的。因此，雖是最劣等的土地，要想使用它，也必需某種程度的地租。既然被利用着的土地之中雖是最劣等的，要想使用它，也必需支付一定的

地租，那末，生產物底價格，便不能不是最劣等的土地上邊底生產價格上再加以對於此種土地的地租之和了。這件事情雖和我們先前觀察等差地租時所設的前提——即生產物底市場價格與那以最劣等地上邊底最不利益的資本之使用為標準的生產價格相一致的假定——相衝突，但是這對於等差地租底理法本身，不會發生何等的變化。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在最不利益的條件之下被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底價格，騰貴到它底生產價格與一定的地租之和的價格上，那麼，因為這個騰貴了的價格規定着一般的市場價格的緣故，所以在較善的條件之下被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底價格，也會應之而騰貴，因而根據那關於土地的生產條件之差異而來的超過利得底等差，依然和前邊的場合是一樣的。因為這種緣故，所以當我們在分析物品底價格底順序上先考察等差地租的時候，無妨把最劣等地上邊底地租置之不顧，（在土方教授看來，這樣的研究法好像只能現出一踏糊塗似的）。而這件事情，同時即是表示在上述的等差地租之外，還有與此不生關係的屬於別種範

疇的地租存在着的意思。馬克斯把這種地租就叫做絕對地租。

我們先前關於競爭與利潤率注意的時候，指出了它在同一生產部門底內部和在種種的生產部門底相互之間，引起了不同的結果。現在要在這裏敘述的絕對地租，即是關於後一個場合的問題。

在等差地租之外還有絕對地租存在着的事情，即是表示農產物底價格在其生產價格（即以平均利潤加在資本出費上邊的東西）與一定的地租（絕對地租）之和底高度上固定着的意思，又既是表示在農業部門裏和在別的生產部門裏不同，可以生產一種超過一般的平均利潤以上的過分的剩餘價值，而且這種過分的剩餘價值，不與一般的平均利潤底構成分合流，而保留在農業部門自身底內部，轉形為作為地主之所得的地租。前邊已經說過，投放在各種生產部門裏邊的資本相互間底競爭，把那在這些部門裏以種種不同的率而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比例於資本底大小均等地分配起來，因而生出了共通於這些諸部門的一般的平均利潤率；而現在在農業的

部門和別的生產諸部門之間，這種平均化底作用爲什麼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妨礙起來呢？

馬克斯把這個問題說明了：因爲農業部門裏底資本底構成比較工業部門是低級的，全體資本之中可變資本部分（充當勞動力之購買即充當工資之支付的部分）相對的占較多的比例，（因爲剩餘價值是只能由工資勞動者底剩餘勞動而發生的，所以它只能在那充當勞動力之購買的資本部分上邊發生出來），所以在對於全體的資本額（可變資本及不變資本之和）之比上，農業部門裏邊比較地能夠生產多量的剩餘價值。這是第一個事由。又因爲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即是表示那藉一定分量的勞動而轉形爲生產物的生產手段底分量增加了的意思，因而它是促成資本構成之高級化的事態，（換句話說，它是使全體資本之中，充當生產手段之購買的部分即不變資本部分，比較地加多，而使那充當勞動力之購買的部分即可變資本部分，比較地減少的事態），所以如上所述在農業部門裏資本底平均構成現爲低級的事情，即是表示這個部門裏底勞動生產力之

發展，比較別的部門落後的意思。

即使根據以上的事由，在農業部門裏能夠生產平均率以上的剩餘價值，（這自然是在對於全體資本的關係上而言的），然只要資本底移出移入在各個的生產部門裏是完全自由的，那麼，這種過分的剩餘價值，是會平均化於一切的生產部門，而和一般的平均利潤底構成分合流的。但是妨礙此事的却有土地底所有權，這即是絕對地租發生底第二個條件。因為土地上邊有這所有權的障壁的緣故，所以在對於一定量的資本底投下必需較多的土地之農業部門裏，（農業底這種技術的特徵是不可忽視的），某種程度以上的資本底自由移入被妨礙着，因而生產物底價格很難降落到最劣等地上邊底生產價格上去。其結果，通農業部門底全體，保留着一種不根據于土地底種類之等差或由追加資本而生的收益之等差，即不屬於等差地租的一般的超過利得，這種超過利得轉形便成爲絕對地租了。

在這個場合，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事情，即是當使用同額的資本時，在農業上比在工業上必要較多

的地面之事。在工業上，土地不過只是提供一個生產進行上底地盤罷了。因此，在資本構成之高級的工業部門（例如造船業）裏，比較的在面積僅少的土地之上，行着莫大的資本底運用。但是在農業上，因為土地以生產要素的資格演着最重大的脚色，所以要想增加那可以被運用的資本底分量，不得不用一種比較工業上遙為急速的速度去擴大土地底面積。所謂收益遞減的法則雖然是行於任何生產部門裏的，但是土地和其他的生產要素底理想的比例，——隨這個比例底破壞收益便遞減了，——是因生產部門之不同而各異的，在農業上土地要求着最多的比例。所以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之上的資本底投下額，在農業部門裏，比較在工業部門遙為減少。土地所有權之所以特別墮于農業部門為自由投資之妨害者，即是由於這種事故。不待說，雖對於工業上的投資，土地所有權也是一個障礙物。只要是被資本化了的土地，不問你在它上邊營農業或營工業，能夠無報酬地使用它的事情是沒有的。但是，既已支付了一定的地租把它借入以後，那麼，無論在它

上邊注入怎樣多的資本，便全是借入人底自由了。不過在農業上，因為技術上的理由，不能把那和經營工業的場合同樣多的資本，注入在一定的面積上罷了。因此，在工業部門裏，追加資本底最後的部分雖能夠不擔負地租，（換句話說，能夠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之上注入多量的資本，直到追加資本底最後的部分完全不擔負地租的程度為止），然在農業部門裏，一切的資本部分至少都非擔負絕對地租不可。

土方教授對於馬克斯底絕對地租論 所持的異論之分析

馬克斯底地租論極其綿密複雜，以上的敘述，雖在它底大要底介紹上猶嫌十分的不充足，但是若為批評土方教授底論文起見，就拿以上的敘述大約也夠了吧。

教授在他底論文底第一節及第二節裏介紹了馬克斯底地租論底大要以後，即將其第三節題為『絕對地租論與等差地租論底矛盾』，而如次地說着：

馬克斯底絕對地租論

『在以上的地租論裏邊不可忽視的事情，是馬克斯當說明等差地租的時候，主張由土地底豐度之差異或位置之差等而生的原生的生產力較大的土地上邊發生着等差地租，反之，他在說明絕對地租的時候，又主張因資本底有機組成之差異而生的否由其反面的生產力之大小而來約生產力較小的土地上邊發生着餘剩利潤的地租。』

『無論何人一看便會感覺奇異的，即是在生產力小的土地上邊發生着充當絕對地租的剩餘利潤之事。尤其是同時在地租論底說明上明明是說生產力大的土地上發生着剩餘利潤。

『因為在絕對地租底說明上，是說土地所有權妨害着利潤底平均化而使地主獲得一種出乎平均利潤以上的剩餘利潤，所以如果說剩餘利潤歸屬於那領有着生產力大的東西而排斥他人之使用者，還可以首肯，若說剩餘利潤歸屬於那領有着生產力小的東西之人，那便是玄妙不可思議，不能為我這樣的常人所容易理解了。』

（「經濟學論集」第六卷，第四號，一二，一三頁）。

以上我把教授底文章原樣地（傍點句讀點一切都依照原樣）轉載來了，但是我首先看出了唯有教授底文章才是『玄妙不可思議』哩！例如『由資本底有機組成之差異而生的否由其反面的生產力之大小而來的生產力較小的土地上邊發生着剩餘利潤的地租』一句，全體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其表現之粗雜，概念之粗笨，在號稱馬克斯批判者的人們之中，罕見有如此之甚的。又如『領有着生產力大的東西而排斥他人之使用者』云云，也是一個好例。

但是，教授所想說的話，我並不是不能推測。這大概是如此的吧：馬克斯在說明等差地租的場合，以勞動底生產力在上等土地上邊比在下等土地上邊爲大之事，爲地租發生底條件，反之，在說明絕對地租的場合，却以農業部門裏底資本構成比其他的生產諸部門裏邊底資本構成爲低級之事，——這件事情，即含有農業部門底勞動生產力比別者生產部門裏底爲小之意，——爲地租發生底條件。即

在前一場合，以勞動底生產力大爲地租發生底條件，在後一場合，却以勞動底生產力小爲地租發生底條件，這不是『絕對地租論和等差地租論底矛盾』嗎？以上所說，大概是教授所提出的疑問吧。

教授底這個疑問，根本的，是由於教授不能明白地區別那同一生產部門之內部裏底問題和不同的生產諸部門之間底問題而生的。如前節裏已經說過的，資本相互底競爭，因其在同一生產部門底內部和在不同的生產諸部門之間底不同，而引起互相對立的二重的結果。卽在前者引起利潤率底不均等，在後者引起利潤率底均等，我希望士方教授先把此事明瞭地作爲前提。如果教授始終固執地說：任何場合底競爭在其爲資本相互底競爭之點上雖是完全同樣的，然却生出如此的矛盾的結果之事，『是玄妙不可思議，不能爲我這樣的常人所容易理解的』，那麼，我便沒有和他共同討論的希望了。

同一生產部門內底競爭對於該部門內底種種的資本引起不均等的利潤率之事，是根據於以下的事實：卽，因爲以同一的價格向同一的市場供給同一

的商品之種種資本底生產條件(因而商品底生產費不同的緣故，所以由此等商品底販賣而得的利潤也不相同。如果對於某資本的有利的生產條件是固着於土地上邊的自然條件，那麼，因此而生的一部分的超過利得，便轉形而為地租了。在這個場合，資本構成底差異不成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同一生產部門內底種種資本底構成之差異，性質上是可以藉資本自身底力量而平均化的，不是屬於那固着在土地上邊的自然條件之差異的。因此，在考察等差地租的場合，我們是只以同分量同構成的資本底使用因其只在土地的關係上異其生產條件之事而生的結果，為問題的。

反乎此，在考察種種的生產諸部門之間底競爭的場合，我們却以此等諸部門裏底資本底平均構成之差異為中心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這種差異是技術的被規定着的，無論生產諸部門之間底資本底移出移入是如何的自由，它都不能被排除去的。例如以同一構成的資本去經營造船業與火柴製造業之事，從技術上看來到底是不可能的。然若既以資本

構成之差異爲前提，那麼，只要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之比）是均等的，則於資本構成之低級的部門裏，在對於全體資本之比上可以產生較多的剩餘價值，在資本構成之高級的部門裏，適得其反。而資本底構成爲低級之事，卽是表示勞動底生產力之發展比較的落後的意思，又資本底構成爲高級之事，卽是表示勞動底生產力行着比較的高級之發展的意思。所以若由對於全體資本的比來說，在勞動底生產力小的生產部門裏，比在其大的生產部門裏，可以生產較多的剩餘價值。這樣的說法，若就其表面上看來，雖然像是巔倒之論，但是只要以馬克斯底剩餘價值說爲前提，那麼，這便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的了。（現在，分工啦，機械啦，越發精巧，越發在大規模上實行了，隨此，勞動底生產力也以急激的速度而增進着；雖然如此，不，正因爲如此，所以一般的平均利潤率有次第下落的傾向之事，卽所謂一般的平均利潤率底下落傾向底法則，驟然看來雖然像是矛盾的，但是此種事實底本身，是無論何種實業家在經驗上都不能不承認的

，然能將這樣的外表上相矛盾的事實加以理論的說明的，實以馬克斯底剩餘價值說爲嚆矢)。雖然士方教授好像把那若由對於同一分量的全體資本的關係來說，在勞動底生產力小的生產部門裏，比在其大的生產部門裏，可以生產較多的剩餘價值之事，認爲不可思議，但是只要以馬克斯底剩餘價值說爲前提，——教授自然是不承認這個學說的，但是在指摘馬克斯底地租論之矛盾的場合，是不可不以剩餘價值說爲前提的，——這乃是當然的結論。這卽是說，在勞動生產力底發達(分工及機械底應用等比較落後的農業部門裏，和工業部門相比，在同一分量的資本之上，可以生產較多的剩餘價值之事，連一點玄妙不可思議的地方也沒有的。但是在種種的生產部門相互之間，如果資本底移出移入自由施行，那麼，因爲資本會由別的生产部門向農業部門這樣的由其對於全體資本的關係來說在同一分量的資本上邊可以生產較多的剩餘價值的部門(因而能夠比別的部門賺取高率的利潤之部門)流入，因而增加其生產物之供給量的緣故，所以生產物底價格

會低落起來，因而比別的生產部門獲得過分的利潤之事，便成爲不可能了。此所以說，競爭在同一生產部門底內部引起利潤率底不均等，反之，在種種的生產部門之間却引起利潤率底均等。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如果要只在農業部門裏保留着一種可以轉形爲絕對地租的超過一般的平均利潤率以上之過分的利得，那麼，在那裏便不能不有何種足以妨礙資本之自由移入的條件存在着。馬克斯在土地所有權的障壁之內發見了這個條件。這種道理，在馬克斯作爲前提的那些『欲學某種新的東西因而又欲自己思索的讀者』看來，決不是難以理解的，然而土方教授却以此爲『玄妙不可思議，不能爲我這樣的常人所容易理解的。』

如果因爲事態底外表上矛盾着的緣故便說理論裏邊有矛盾，那麼，競爭在同一生產部門底內部引起不均等的利潤率，在種種的生產部門之間引起均等的利潤率之事，又，隨着勞動底生產力之增加一般的平均利潤率次第下落之事等，無論那個都是矛盾，都是『不可思議』，都是『爲常人所不能容易理

解的』了。但是如果批評者把自己謙遜到這樣的常人的地位，那我們便連共同談論的方法也會找不出了。

前邊已經說過，土方教授底疑問，『根本的，是由於教授不能明白地區別那同一生產部門之內部裏底問題和不同的生產諸部門之間底問題而生的。』我們先前曾經把資本構成不同的五種生產部門如次地假定了：

	資本	剩餘價 值 率	剩餘 價值	生產物 底價值	利潤率
I,	60c+40V	100%	40	140	40%
II,	70c+30V	”	30	130	30%
III,	80c+20V	”	20	120	20%
IV,	85c+15V	”	15	115	15%
V,	95c+ 5V	”	5	105	5%

在這種場合，五種生產部門裏底利潤率，其所以顯出由百分之四〇到百分之五的差異者，是因為假定着一切的生產物都被照其價值——例如第一部門底生產物以一四〇的價格，第二部門底以一三〇

的價格，第三部門底以一二〇的價格等等——而販賣的緣故。但是如果如上的資本構成底差異是同一生產部門內底事實，那麼，因為這些諸資本底生產物都是提供到同一市場去的同一種類的商品，所以即使它們底個別價值各不相同，然而它們都不過具有同一的市場價值（假定此市場價值為一二〇）罷了。如果假定那由第二類的資本而生的生產物是具着平均的條件的，那麼，恐怕只有此生產物底個別價值和市場價值相一致吧。這樣一來，那些由第一類以至於第五類的資本而生產的生產物，都被以一二〇的價格而販賣起來，因而如某生產物以一四〇，一三〇等的價格，別的生产物以一一五，一〇五等的價格而被販賣的事情，恐怕是不能存在的了。限於如此，任何資本雖然都可以賺取百分之二〇的利潤，但是五類的資本都是異其構成的；因此，牠們所生產的東西雖是同種類的生產物，而資本底構成愈為高級（在這裏因為勞動底生產力較大的緣故），其生產物底分量將愈大。這即是說，五類的資本，若把它作為同額的資本而比較起來，（雖然實際

上，構成愈爲高級，則生產底規模愈大，因而被使用着的全體的資本額亦愈大），那麼，其構成愈爲高級，則具有同一市場價值的生產物將愈被生產出較大的分量。在這一點上看來，假使第三類的資本底利潤率是百分之二〇，那麼，第四類第五類的資本底利潤率恐怕在百分之二〇以上，第一類第二類的資本底利潤率恐怕在百分之二〇以下吧。要而言之，資本底構成愈是高級，其所獲得的利潤率將愈大。

如果資本構成底差異是同一生產部門內底事實，那麼，資本相互的競爭便會引起如上的結果。這是和我們先前所見到的資本構成底差異存于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的場合，完全相反的結果。然而土方教授却把這兩個場合看做一律，把其間底根本的差異忽視過去，反以我們不把不同的生產諸部門之間底問題和同一的生產部門內底問題同一而視之事，爲『玄妙不可思議』。此所以教授爲『稍聆馬克斯底說明』起見，引用了資本論底一節之後，便如次地說着（『經濟學論集』第六卷，第四號，一四頁）：

『在農業上依靠勞動的部分很多。因此，即使想像勞動力是同一的，而每單位資本的剩餘價值量及利潤率，比較工業上為高，平均起來農產物雖在價值以下，（大概是在價值以下被販賣的意思吧——河上補）然能獲得一種比費用價格與平均利潤之和稍高的價格。工業利潤雖在價值以下然却會在生產價格以上被販賣着。

（工業利潤怕是工業生產物之誤吧？無論怎樣，總之，以上的全體的記述，若作為引用來的馬克斯底說明之要約，其為一踏糊塗再沒有過于此的了，然而在我們成為問題的，却是教授繼此而說的如次的話。——河上補）在無反省的人們看來，（誰無反省還是問題——河上補，生產力小的農業可以獲得平均利潤以上的利潤之事，似乎輕易地被證明了。但是不可不加以思考的事情，即是生產力大的產業部門乃至各個的產業，比較生產力小的產業部門乃至各個的產業，投同一的費用而獲得較多量的生產物，因而獲得較大的市場價值之事，果真沒有

嗎？』（傍點是新加的，其他全照原文）。

士方教授所謂『產業部門乃至各個的產業』中之『各個的產業』，究竟是什麼意思，雖不十分明白，但是這恐怕是指着同一生產部門內底個別的資本吧。如果是這樣的，那麼，教授在如上的主張裏，是把投放在不同的生產部門裏的資本相互底競爭，和投放在同一的生產部門內的資本相互底競爭，全然同一視之了。此所以教授接續上述的話，又如次地說着（同書，一四，一五，一六頁）

『當討論等差地租的時候，馬克斯明顯地把此事作為前提。又雖關於工業也說……。若依這種議論，便應生出如下的結論：即剩餘價值寧是歸屬於如像工業那樣的勞動生產力發達的部門，至于像農業那樣的勞動生產力小的部門只能獲得平均以下的利潤罷了。』

士方教授好像始終主張着：以等差地租為問題的場合之理論，不能不原樣底適用於以絕對地租為問題的場合似的。但是前邊已經反覆地說明了，『當討論等差地租的時候，』是以同一農業部門之內

部裏底某個別資本底超過利得爲問題的，『又雖關於工業也說』的場合，是以特殊的某生產部門之內部裏底某個別資本底超過利得爲問題的。凡在此等場合，生產力大的資本，『投同一的費用而獲得較多量的生產物，因而獲得較大的市場價值之事』，是不待說的。但是，這些都是同一生產部門內底事情。如果把此事就互異的生產諸部門去看，例如同投壹百元的資本，在種稻的生產部門裏收穫a石的米，在釀酒的部門裏造出b石的酒，在石炭的生產部門裏，採掘出c噸的石炭，在織物的生產部門裏生產出d碼的布，等等的事態發生出來了；然在這種場合，種類互異因而其秤量的尺度也不相同的這些a石的米，b石的酒，c噸的石炭，d碼的布等等之中，那一個是『較多量的生產物』，決不是如教授作爲前提的那樣自明的問題。在同投百元的資本，米則獲得二石，酒則只能得一石的場合，教授能夠主張米底生產部門裏底生產力比酒底生產部門裏底爲大嗎？能夠主張前者與後者相比較，『投同一的費用可以獲得較多量的生產物，因而獲得較大的

場價值』嗎？教授如何把問題去外行的思考，他所提出的質問自身即是個明瞭的說明。

教授更進而如次地說着（同書，一七，一八頁）：

『如果更進一步去考察，（請看教授更進一步的時候，生出如何樣的事態！——河上補）……在農業上資本底有機組成屬於低級底結果，同一資本上底剩餘價值量便大起來了這個前提底本身，是個問題。資本底組成屬於低級，即是依靠勞動的部分為大，換言之，即是勞動生產力為小。因此，若依馬克斯所說，則必要勞動時間為大，勞動者在生產那為維持他自己底種族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底價值上需要較多的時間，所以剩餘勞動底時間應該減少，剩餘價值率應該低落。反是，在工業上，資本底有機組成屬於高級底結果，必要勞動時間便會減少，如果假定勞動日是同一的，那麼，相對的剩餘價值是應該增大的。因此，不能遽然便說在農業上比在工業上同一資本量所生的剩餘價值

爲大。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可不想到和資本組成之進於高級同時剩餘價值率也會增大起來。

如此，便是『在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擔任經濟原論底講座』『不得不感着責任』的土方教授底立言，而且這是裝璜那充當大學底研究發表之機關的『經濟學論集』之卷頭論文底一節。由這一點，已足以證明現今的大學教授關於馬克斯學是如何澈底的無智了。

比什麼都滑稽的事情，即是教授好像以爲農業部門裏底勞動者只以該部門裏所生產的農產物爲他們底生活資料，又工業部門裏底勞動者只以該部門裏所生產的工業品爲他們底生活資料似的。因此，他以爲在勞動生產力底發展遲後的農業部門裏，勞動者爲生產他們底生活資料起見，比在工業部門裏，消費較多的時間，又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農業部門裏底勞動力底生產(因而工資)，比工業部門裏底爲大。在公之於世的論文之中，把自己對於馬克斯底完全無理解露骨地表白到這種程度的人，恐怕是

很少有的吧。不待說，勞動者底生活資料決沒有限于該勞動者所從事的部門之生產物的道理。例如石炭工人決不會把他所採掘的石炭作為食料，紡績工人決不會把他所生產的綿紗作為食料的。此所以除過所謂奢侈品底生產部門而外，一切生產部門裏底勞動生產力底發展程度，在一般勞動者底生活資料底生產上，因而在一般勞動力底價值（資本家應當支付于勞動者的工資）上，又因而在一切生產部門裏底必要勞動時間底長短（勞動者為着再生產那被支給於他的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底長短）上，即在貫通一切的生產業部門的剩餘生產率上，發生着影響。土方教授好像連這樣的馬克斯經濟學上底A BC都不理解似的。

如此，教授便下着結論：——『這樣看來，不得不斷定那想由資本組成底差異去說明絕對地租之成立的馬克斯底言論，到底是不能拯救的。（到底不能拯救的果是何人？讀者大概已經看到了吧！——河上補）。許多的人都說李嘉圖不能說明絕對地

租單只說明了等差地租，及馬克斯降世始得說明了絕對地租，但是這個絕對地租論底內容，我們不得不斷定它實是根據上述的謬誤而來的。』（全書，十八頁）。如此的忘言者，我們正好形容它是『無異於瞎眼的蛇』。

教授又題他底論文底第四節為『地租論與虛偽的社會價值』，第五節為『地租論與平均利潤論底矛盾』，第六節為『地租論與生產價格論底矛盾』，第七節為『無價值的價值與地租論』，在這些諸節裏，把那和我們以上所分析的東西同其品質的議論底分量增大着。但是，不僅因為本册底紙數已經完了，而且因為我相信土方教授底議論大體如何由以上的標本大約可以明白了，所以其他的諸問題暫且把它省略了去。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七月發行

「社會問題研究」第八六册所載）

資本積蓄之窮途

——關於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底關

係答高田博士——

我在「社會問題研究」第六十九冊上登載過的『勞動生產力底發展與資本蓄積之衝突』，是把那想在一月中旬盧克森堡（*Rosa-Luxemburg*）底紀念講演會上講演——這個講演因故中止了——的手稿，原樣地公表出來的東西。因為它本來是預定着一定的時間而起草的，所以不完備的地方很多。這篇文章即所以補充它底缺陷之一。

我在從前的論文裏說過如次的話：『要而言之

，我們只要承認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則那只有在勞動生產力為不變的條件之下始能維持的，馬克斯底表式上底各種生產部門底比例關係，便會完全破壞了。因為社會底總生產物是由 $C+V+M$ （在那為生產而被消費了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上邊，再加以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而成立的，如果勞動底生產力增加，跟着便只有相當於 V 即相當於可變資本（勞動者階級所受領的工資）的部分，相對的漸次減少。這樣一來，雖然社會的生產年年在更被擴張了的規模裏實行着，又因此，雖然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量年年向上增加着，然而占社會成員之最大多數的勞動者階級對於此等消費資料的需要，却會年年顯出相對的減少。』在這一節裏面，含有『如果社會的生產年年在更被擴張了的規模裏實行，則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量也會年年向上增加』之主張，這個主張是我在數年前批評杜根·巴拉羅夫斯基（Tugan--Barnowsky）底表式時已經說過了的，而且對於這個主張高田保馬博士曾經加過詳細的非難。現在不願這個非難依

然來主張同一的事理，未免無禮，因此我且說明我和高田氏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底不同。

若把杜根底擴張再生產底表式揭示出來，便是如次的：(P是生產手段，A是工資，R是利潤——若把它翻譯成馬克斯底符號，則P相當於C，A相當於V，R相當於M。又(1)是生產手段底生產，(2)是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3)是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

$$\begin{array}{l}
 \text{第一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1632P + 544A + 544R = 2720 \\
 (2) 408P + 136A + 136R = 680 \\
 (3) 360P + 120A + 120R = 600
 \end{array} \right. \\
 \text{第二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1989P + 496.8A + 828.1R = 3312.3 \\
 (2) 372.6P + 93.2A + 155.2R = 621 \\
 (3) 360P + 90A + 150R = 600
 \end{array} \right. \\
 \text{第三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2585.4P + 484.6A + 1239R = 4809 \\
 (2) 366.9P + 68.9A + 175.5R = 611.8 \\
 (3) 360P + 67.5A + 172.5R = 600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試看以上的表式，便可以看出：(第一)生產手段底生產額年年增加着，(第二)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額年年減少着，同時，(第三)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額年年相同，因而全體上的消費資

料底生產額（資本家用的與勞動者用的合計起來的東西）年年減少着。簡單地說，生產手段底生產額雖然年年地增加，然藉此等生產手段而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額，却年年減少起來了。因此，杜根主張以這個表式為根據，去證明那『即使消費漸次減少，而生產却漸次擴大，資本制的生產上邊不會發生什麼故障』的道理。

但是我却主張像杜根底表式裏所表現的那種事實，即消費資料底生產額年年減少着，而只有生產手段底生產額無際限地年年增加着的事實，在實際上是不能發生的，反之，高田博士又以我底這種主張為非。博士說：——

『那麼這個主張底根據是什麼？依河上博士底意見，「因為一切的生產手段，或直接或間接，或間接了又間接地，必然變為享樂財之生產上的手段，所以只有那應為其手段的東西濫行增殖而為其目的的享樂財底生產却減少起來的事情，是決不能存在的。因此，要想數字表適合於事實，必須加以訂正，使第二部門及第三

部門裏底享樂財底生產額隨着第一部門裏底生產手段底生產額之增加而增加。」這個主張，驟然看來，好像誠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不可不更進一步地去考察。在這個場合，所謂生產額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現在爲使事情單純化起見，暫且假定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財在其種類及性質上是不變化的東西。……杜根底表式上底消費財底價值誠然是年年減少着，但是這不一定就是表示消費財底數量之減少的意思，因而不是表示它底使用價值之減少的意思。……杜根底數字表只表示消費財底價值年年減少着的事情。如果把生產額解作生產物底價值底總量或價格底總體的意思，那麼，河上博士所倡道的享樂財底生產額年年減少而生產手段底生產額年年增加的事情在事實上不能存在的主張，我以爲是沒有何種根據的。」

於是博士爲證明我底主張沒有何等的根據起見，把我們導入於一般的經濟學者都喜歡引用的想像的原始狀態裏邊去了。博士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號「改造」上所載的「剩餘價值第三論」八九頁)

：

『試舉一例來說，假如想像這裏有一團漁夫，他們每日勞動八小時獲魚四尾。此時，如果以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底尺度，而且認定價值底本質在於勞動，那麼，一日裏所生產的消費財底價值，便是八(勞動時間)。假若經過百日便是八〇〇。然試假定他們每日劃出兩個鐘頭，花費一百天的工夫去製網，那麼這個網底價值便是二〇〇了。又假定他們把這隻網作成之後，每日費去兩小時作第二隻網，同時又以第一支網——這支網經過一百天便破壞完了——每日勞動二小時而獲魚四十尾，那麼，這四十尾底價值，不過相當于每日的兩個勞動時間和網底消耗部分之兩個勞動時間底合計四罷了。生產期間百日以內的消費財底生產額，在數量上雖由四〇〇增加到四〇〇〇了，而在價值上却由八〇〇減少到四〇〇了；生產手段底生產額，在其價值上由零增加到二〇〇。結局若把前

後兩個生產期間比較起來，雖然在其所生產的消費財底價值上十分地減少，而在其所生產的生產財底價值上却由零增加到二〇〇了。』（同上，九〇頁）。

由『想像』那不用何等生產手段的『一團的漁夫』之事出發，一旦論證了以上之事實的博士，忽然轉過眼來考察資本主義的社會。他說：

『雖由這種原始的狀態轉過眼來考察，以上的關係還是沒有變化的。舉例來說，試取一由資本家與勞動者而成的社會，比較其不同的兩個時期內底生產額。只要這兩個時期內都是行着單純的複生產，那麼，如果勞動者數，勞動時間，剩餘價值底大小不生變化，則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財底價值也是不會變化的。雖然如此，而生產方法上是有變化的，當所謂迂回的生產在後期裏加甚的場合，每年的生產財底生產額之價值，比其前期的能夠遙為增大。在生產力有顯著的增加，為維持同一的生活標準（生活上所要的同一的財量之消費）以較從前所需價

值遙爲低小的消費財便夠了的場合，消費財底生產——在其價值底總量上——非常地減少，只有生產財底生產額——在其價值總量上——十分地增大。我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選出單純複生產底兩個時期來比較，因爲這樣地做去，只是要使事實底理解變爲容易的緣故，而且是要把河上博士底主張在事實上沒有根據的事情弄明白的緣故。由此看來，只要生產底方法上發生變化，則由其價值之點看來，雖然消費財底生產額是一樣的或減少的，而生產財底生產額却增加着。這由馬克斯的立場着想，乃是當然之至的事情。……』（同上，九〇，九一頁）。

『主張隨生產手段底生產額之增加，消費財或亨原財底生產額也要增加的考茨基（Kautsky, *Krisentheorie*, *Die Neue Zeit*, XX. Jahry, 2.）和河上博士底見解，在限于生產方法上沒有變化的假定之下，是個真理。但是，如果把那不能和資本主義的生產切離的生產方法

底變化加入考慮，這便是一個到底不能成立的見解。河上博士說：「要想把這個數字表適合於事實，必須加以訂正，使第二部門乃至第三部門裏底享樂財底生產額隨第一部門裏底生產手段底生產額之增加而增加。」然而只要生產方法上有變化，這個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在杜根底數字表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底比例年年變化着，這個變化，不能不看做正是生產方法之變化的意思。只要有這個變化，則消費財底生產額雖然減少，而生產手段底生產額依還能夠增加。……』（同上，九一九二頁）。

我爲究明問題之所在，把高田博士底言論儘管充分地引用來了，通讀了他底議論的讀者，或許想到博士底主張也是『驟然看來好像是誠然有道理的』。因此，若由我底立場看來，實有把自己底主張更使其根據確固，同時把博士底主張稍加考究的必要。

第一，博士所想像的『一團漁夫』先是問題。

這一團漁夫使我想起了羅斜 (W. Roscher) 爲說明資本之本原的起源而設的漁夫。羅斜說：『假使我們想像那既沒有土地又沒有資本的漁民——即裸體而棲於洞穴之中，當退潮之時以空手去捕那被衝置在海岸上的魚，而且把它作爲食物的漁民。』我現在在這個空想的漁夫團之中發見了那遮蔽現實的魔術底源泉。爲什麼呢？因爲生產之結果的生產物，同時又爲生產之前提的生產手段之事，雖是人類底生產的勞動之特徵，而問題中的漁夫團，在其出發點上，全然沒有何等的生產手段。這是只在經濟學者底神話之中屢次出現，而在地球上却不曾存在的幽靈的漁夫團。又生產手段分爲勞動對象與勞動手段二者，而且除過所謂原始產業的場合之外，勞動對象自身也是勞動，底生產物之事，雖是今日的原則，而問題中的漁夫團，若依高田博士底假定，雖在生產方法變化了之後，依還是只有那充做勞動手段的生產手段(網)，至於馬克斯謂之『原料』的東西——本來是勞動底生產物而更被作爲勞動之對象的東西，——直到最後，連一點也沒有的。簡單地說

來，爲勞動之生產物的勞動對象，由問題中的漁夫團裏邊徹頭徹尾地被抽象去了。依我所見，戲法底種子之一，卽伏於此。

試假定這個漁夫團不是將其捕得的魚類生吃，而是施以某種調理之後才吃的，則此時，他們所捕得的魚類變成了作爲勞動對象的生產手段，而被調理好了的魚類才能成爲他們底消費資料。在這種場合，生產手段愈漸增加同時只有消費資料漸次減少的事情，即使由價值底觀點看來，果真是可能的嗎？

生產手段之中充做勞動對象的原料，是藉着改變自身底形態而形成生產物之實體的東西，所以即使由價值底觀點來看，生產物底生產增加卽是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增加，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增加卽是生產物底生產增加之關係，也是表現得極明白的。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把勞動對象的原料作爲問題。然而高田博士所想像的一團漁夫，只在那『存在於自然界的勞動對象』上附加勞動，他們底勞動，只以將魚類這種自然的產物由其

『與自然全體的直接的聯絡上切離』之事爲目的，在他們底世界裏，馬克斯所說的『原料』即『其物自身已是由以前的勞動濾過了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一三四頁）全然是不存在的。前邊已經說過，生產之結果的生產物又爲生產之前提的勞動對象之事，是今日的原則，人類只在那存在於自然界的勞動對象上附加勞動的事情，只限於如採代原始林底樹木啦，採掘土地中底礦物啦，捕獲水中底魚類啦等等極爲例外的場合。雖然如此，而高田博士之所以首先想像那沒有何種原料的一團漁夫者，——不問博士自身意識着與否，——是因爲這在博士底立論上有最大的方便的緣故，博士由這個空想的漁夫團立刻飛躍而移入于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他說：『即使由這種原始的狀態轉過眼來考察，以上的關係還是沒有變化的，例如取一由資本家與勞動者而成的社會來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宏壯的飛躍。

我在以上把高田博士所想像的漁夫團底特徵弄

明白了。這在它底出發點上，是一個用空手捕魚而生食之，即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利用何種生產手段的幽靈的漁夫團。它到後來利用了網，但是生產手段只限於這個叫做網的勞動工具，他們依然不利用那可以屬於原料的何等的生產手段。這個漁夫團始終不能不說是特異的一團。然而即使就這個特異的一團去考察，那只有被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底價值量增加，而由此等生產手段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底價值反而減少的事情，也是決不能夠發生的。我再進一步來說明這個道理吧。

若依博士所舉的例，該漁夫團利用了網之後，『生產期間百日以內的消費財底生產額，在數量上雖由四〇〇增加到四〇〇〇，而在價值上却由八〇〇減少到四〇〇；生產手段底生產額，在其價值上由零增加到二〇〇了。結局若把前後的兩個生產期間比較起來，雖然在其所生產的消費財底價值上異常地減少，而在其所生產的生產財底價值上却由零增加到二〇〇了。』但是在這裏不可不注意的一點，就是博士假定着這個漁夫團最初從事於每日八小

時的勞動，而在製成了網之後，却只『每日花費兩個鐘頭去製造第二隻網，同時又以第一隻網每日勞動二小時』之事。這即是說，漁夫底勞動時間，在後一個期間裏比在前一個期間裏減半了。所以被捕獲的魚類底數量雖由四〇〇增加到四〇〇〇，而其價值量却由八〇〇減到四〇〇之事，乃是當然的事情。如果假定勞動時間在後一個時期裏還是八小時，那麼，一日的勞動時間，便分爲爲生產網而費去的二小時和以網捕魚而費去的六小時，一日之中所捕獲的魚類底數量，恐怕要由前期的四〇〇變爲一二〇〇〇吧。但是它底價值量，在前期是八〇〇，在後期恐怕依然還是八〇〇吧。像這樣的，魚類底數量雖由四百尾增加到一萬二千尾（即三十倍），而其價值量却仍然不變者，是因爲魚每尾底價值減少了的緣故，而魚每尾底價值之所以減少者，是因爲魚一尾所含的勞動量減少了的緣故。這件事情畢竟又是以一定分量的勞動可以捕獲較多的魚，即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的意思。這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基因子那叫做網的生產手段之利用。事情只是如此而

已。要而言之，只要勞動時間是一定的，那麼，縱會在任何的比例上，把它或充用在消費資料底生產上或充用在生產手段底生產上，而由此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常是同樣的。

博士自己也說：『只要在兩個時期裏都是行着單純複生產(?)，那麼，如果勞動者數，勞動時間，剩餘價值底大小(?)爲不變，則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財底價值，也是不會變化的。』是的，就是這樣的。博士雖未示出漁夫團底人員，但是如果假定他底勞動者數沒有變化，又假定他底勞動時間也沒有變化，那麼，縱會在利用着網的生產力非常地增加了之後，而『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財底價值上也是不會發生變化的。』『雖然如此』，博士接着說，『生產方法上却有變化，……生產力却有顯著的增加，在那爲了維持同一的生活標準以較從前所需價值遙爲低小的消費財便夠了的場合，消費財底生產在其價值底總量上非常地減少，只有生產財底生產額在其價值總量上十分地增加着。』如此，『不會發生變化』的『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財底價值』，藉着『雖然如

此，而生產力却有顯著的增加』之一句，忽然轉化為『非常地減少的』東西了。我實在苦于知道這一節底聯絡。然而博士還接續着說：『我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選出單純複生產底兩個時期(?)來相比較，因為這只……是要把河上博士底主張在事實上沒有根據的事情弄明白的緣故。』

或者博士所作為問題的，在於主張把勞動者數，勞動時間，因而又把生產物底價值總量等當作無論怎樣都可以的東西，只想像着生產方法十分不同的某兩個場合，而且在第二個場合裏，比第一個場合，雖然被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底價值量較多，而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量却較少的事情，是可以存在的，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的，（現在博士所例示的漁夫團底生產額，在其價值底總量上由前期末八〇〇減少到後期末四〇〇，所以這只是縮小再生產，既不是擴張再生產，又不是單純再生產），那麼，如博士之言，這是『當然之至的事情』。但是我們底問題，是關於擴張再生產的，此所以雖

在杜根底數字表上，如第一年度底生產物底價值總量是四〇〇〇(2720+680+600)，第二年度底是四五三三·三(3312.3+620+600)，第三年度底是五五二〇·三(4309+611.3+600)，也是年年逐次地增加着。即使把問題局限在單純再生產上邊，而被生產出來的價值量也不能不是年年相同的。這即是說，在一個年度內被生產出來的價值量，至少是年年相同，不然便是逐年增加，才是那給與我們的問題中底場合。我們是把在這種場合，『消費財底生產在其價值總量上減少着，只有生產財在其價值總量上得以增加』的事情，究竟是可能與否，作為問題的。(現在杜根底表式上邊，假定着年年被生產出來的價值總量雖為增加，而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量却漸次地減少。)我對於這個問題，是主張這樣的事情到底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我曾經說明道：『因爲一切的生產手段，或直接或間接，或間接而又間接地，必然變爲消費資料之生產上的手段，所以只

有那可以爲其手段的東西濫行增殖，而爲其目的的消費資料底生產却減少起來的事情，是決不能夠存在的。』雖在現在看來，我覺得上述的說明還是不錯的。高田博士好像認定我是由使用價值的觀點去觀察，而忘記了由價值的觀點去觀察似的，但是在這個場合，問題是歸於一的。爲什麼呢？因爲生產手段底使用價值完全是在生產上——即爲生產他物——而被消費了的，而且在生產上消費了它底使用價值的東西，同時即將其自身底價值移轉到生產物之上了。這種關係，若就前邊說過的那充做勞動對象的原料着想，便最容易明白。舉例來說，假使棉花（雖然它能夠供種種的生產物底原料之用）只能供棉紗底原料之用，那麼，只要別的事情是同一的，則棉花底生產量之增加轉瞬又不能不是綿紗底生產量之增加。這雖由價值的觀點看來也是同樣的。因爲棉花底使用價值是爲着綿紗底生產而被消費了的，所以爲生產棉花在社會的關係上所必要的勞動底分量，即是構成那爲生產綿紗在社會的關係上所必要的勞動量之一部的東西，因此，棉花底價值是

原樣地移轉到綿紗之上的。

不待說，生產手段將其價值向生產物上邊移轉的樣式有種種。爲什麼呢？因爲生產物所攝取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只限于生產手段在生產過程上所失的價值，然其所失的價值底分量，因生產手段底種類之不同而相異。例如當作燃料的石炭，在生產過程上消失得連一點殘跡都沒有了。又如染料，即使在生產物上邊殘留着一點痕跡，而其自身底獨立的存在却在生產過程上失去了。其次，原料雖是形成生產物之實體的東西，然而同時却不是原料底本身了。總之，一切的助成材料及原料，都是因爲參加生產過程而失其獨立之姿態，同時，這些東西底價值，全部一時地移轉到新的生產物之上了。但是雖同爲生產手段，而機械，建築物等等的勞動手段，却是一面維持着原狀，一面反覆地効力於數次的生產過程的東西，在一次的生產過程上所失的價值，卽由該物向生產物上邊移轉的價值，也是一部分一部分的。但是價值底移轉像這樣漸次的繼起的而行之事，不能妨害其全部的價值之移轉。因此，一切

的生產手段底價值，或遲或早，必然會完全移轉到新被生產的消費資料之上。這即是說，一切的生產手段，或直接或間接，或間接而又間接地，必然變為消費資料之生產上的手段之事，畢竟不外是一切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在穹極處，必成為消費資料底價值而現出之事罷了。此所以雖由價值的觀點看來，『只有那可以為其手段的東西濫行增殖，而為其目的的消費資料底生產却減少起來的事情，是決不能夠存在』的。

高田博士又說：『主張隨生產手段之增加消費財或享樂財底生產額也要增加的考茨基與河上博士底見解，在限于生產方法上設有變化的假定之下，是個真理。但是，如果把那和資本主義的生產不能切離的生產方法底變化加入考慮，這便是個到底不能成立的見解。』

在這裏博士所謂『生產方法底變化』，是指勞動生產力底增加而言的。而這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和馬克斯底擴張再生產底表式之關係，正是我在「社會

X 問題研究」第六十九册上作為問題的東西，而且在當時我曾說過：『如果勞動底生產力增加，則隨此只有那相當於V即可變資本（勞動者階級所受領的工資）的部分，會相對的愈漸減少起來，這樣一來，雖然社會的生產年年在更被擴張了的規模裏實行着，又因此，雖然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量年年向上增加着，而占社會成員之最大多數的勞動者階級之對於此等消費資料的需要，却年年顯出相對的減少，……』這個主張和博士底意見恰相反對。以下我再把勞動生產力底增加作為問題吧。

所謂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即是可以用一定分量的勞動而生產的使用價值之增加的意思。舉例來說，如果從前用十小時份的勞動只生產一雙襪子的勞動者，現在能夠在同一的勞動時間內生產十雙襪子，那麼，勞動底生產力算是增加了十倍。假定在這個場合，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只限于在襪子底生產過程裏，至於在其原料（例如綿布，線，染料，釦子等）底生產過程裏，勞動底生產力是全然不變的，那麼，包含在每雙襪子裏邊的原料底價值（被蓄

積起來的勞動底分量)雖是不變的,而必須追加在牠上邊的活勞動底分量却減少了十分之一,因而每雙襪子底價值也減少了,(勞動底生產力若增加,則生產物底一個單位底價值,便會隨之而減少)。但是襪子一雙底價值雖然減少,而被生產出來的襪子全體底價值却依還增加。如果假定每雙襪子所要的原料底價值(X)為五角,十小時份的勞動(y)為壹元,那麼,前一個場合裏所生產的襪子全體(這只是一雙)底價值——假若原料以外的生產手段置之不顧——便是 $X+y$ 即一元五角,後一個場合裏所生產的襪子全體(這達於十雙)底價值,是 $10X+y$ 即六元。(在這個場合,一雙底價值減少而為六角)。由此看來,襪子底生產額,在其使用價值上由一增加到十,在其價值上由 $X+y$ 增加到 $10X+y$ (即由一元五角增加到六元),同時,作為生產手段的原料之生產的消費,也由一增加到十(即由五角增加到五元了)。反過來說,如果作為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由一增加到十,那麼,生產物底價值量,縱然不能與它成為正比例的增加,而也會由

十Y 增加到 $10X + Y$ 。如果在這個場合，不僅勞動（活勞動）更能生產的被使用着，那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被蓄積起來的勞動）也被更能生產的利用起來，把它底不生產的消費完全節約了去（例如設法減少那可以成屑的一部分的布料），那麼，雖然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例如只由一增加到八，而襪子底生產量，在使用價值上總會由一增加到十，在價值上總會由 $X + Y$ 增加到 $8X + Y$ 。（在這個場合，一雙底價值更減少而為五角了）。要而言之，無論由使用價值的觀點看來，或由價值的觀點看來，那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量雖然增加而生產物底生產量却減少的事情，是決不能夠存在的。自然，如果把那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逐漸不生產的浪費起來，那麼，例如以同一Y量的勞動，從前雖能由八個單位的原料生產八個單位的生產物，而現在由十個單位的原料却只能生產七個單位的生產物，這樣的逆轉的場合，是可以發生的。在這個場合，充做生產手段的原料底消費雖然由八增加到十，而當作使用價值看的生產物，却會由八減少到七。但

是，雖在這個場合，而當作價值看的生產物，依然會由 $8X + Y$ 增加到 $10X + Y$ 。由此看來，限于我們用原料去代表生產手段，則被消費的生產手段底價值量增加，而由此所生產的生產物底價值量却減少的事情，是決不能夠存在的。

以上我們雖然爲便于了解起見，屢次假定原料是代表生產手段的東西，現在即使再就勞動手段來看，畢竟還是同樣的事情。爲什麼呢？因爲如前所述，一切的生產手段，無論是原料是勞動手段，只要牠是爲生產而被消費的，那麼，在把自身底價值移轉到生產物上邊的一點上，是沒有什麼變化的。但是原料雖然單只通過一次的生產過程，便會失去了自身底獨立存在，因而將其價值底全部一次地移轉到生產物之上了，而勞動手段却是可以効力於幾次的生產過程的，所以，它是通過幾次的生產過程，將其價值底各部分零零碎碎地移轉到生產物之上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馬克斯底資本再生產底表式——價值底消費及生產的表式——上邊，原料

底價值全部的被登錄着，而勞動手段底價值却只有一部分被登錄着。兩者之差——所謂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差——即在於此。以下我再把此事略說一說吧。

相當于『使用在各生產部門底生產上的一切的生產手段之價值』的不變資本，『分爲機械，工具，家畜等的固定資本，和那由原料，助成材料，半成品等的生產材料而成的流動不變資本兩種』。因爲這裏邊底固定資本——例如紡績機械雖在一個年間爲生產綿線而被使用，但是它只消耗它底價值底幾分，機械本身在來年度裏依然還可以使用，——是只在各生產期間將其價值底一部分移轉到生產物之上的，所以馬克斯底表式裏所表現的不變資本，決不是爲生產物之生產而現被使用着的不變資本底全部。舉例來說，假定不變資本六〇〇〇單位（第一部門底四〇〇〇與第二部門底二〇〇〇之合計）之中，四五〇〇是流動資本，其餘的一五〇〇是表現一個生產期內固定資本之消耗的東西，且其消耗率相當于現被使用着的固定資本之全體價值底百分

之十，那麼，現被使用着的不變資本底總額，便是屬於流動資本的四五〇〇和屬於固定資本的一五〇〇〇之合計一九五〇〇了。這即是說，表現在馬克斯底表式上邊的不變資本六〇〇〇，實在不過是這一九五〇〇中底一部分罷了。

要而言之，因為馬克斯底關於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的表式，是關於年年被消耗着的資本之再生產（及新的資本之蓄積）的表式，所以在它裏邊，只登錄着那年年被消耗而又被恢復着（若在擴張再生產的場合，則不僅恢復那被消耗了的東西，而且重新蓄積着）的資本。因此，雖然如原料，助成材料等，其全部藉一次的生產過程而被消耗的流動資本，其全部底價值都被表現在表式之上，而如勞動手段，在一次的生產過程上只不過消耗其價值之一部分的固定資本，却只限于被消耗了的價值份才表現在表式之上，至於現被使用着的勞動手段底價值之大部分，是橫互在表式之外的。

我所以敘述以上的事情者，是要把作為勞動手段的生產手段和生產物底關係，弄得更明白的緣故

。因為隨着勞動手段之被蓄積，勞動底生產力會增高起來，所以勞動生產力底增進，在許多的場合，又會引起那作為勞動手段的生產手段之增加。但是，此等生產手段底價值，限于為生產而被消耗了的部分是被表現在馬克斯底表式上邊的；只要它是為生產而被消耗了的，那麼，它必然會移轉到生產物底價值之上，成為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之一部而現出。此所以，限于在表式上所表現的範圍內去觀察，無論勞動手段或原料，在將其價值移轉到生產物之上的一點上，是沒有變化的。它們必然的構成那身為生產物的消費資料底價值。被消費在生產上邊的生產手段底價值雖然增加，而由此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却減少的事情，縱令有生產力底增加，然只要其他的事情沒有變化，則在事實上還是決不能夠生起的。

若依高田博士之言，『主張隨生產手段底生產額之增加消費財或享樂財底生產額也要增加的考茨基和河上博士底見解，在限于生產方法上沒有變化

的假定之下，是個真理。……然而只要生產方法上有變化，這個命題便不能成立。在杜根底數字表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底比例年年變化着，這不能不看做正是生產方法之變化的意思。只要有這種變化，則消費財底生產額雖減少，而生產手段底生產額還能增加。』博士底這種主張之錯誤（我是如此想），在以上各節裏已經重複地說過了，最後我再就杜根底表式加以考究吧。

如前邊所揭載的，杜根底表式是由如次的數字而成的。表中底p是生產手段，a是工資，r是利潤——若把它們翻譯成馬克斯底符號，則p相當於c（不變資本），a相當於v（可變資本），r相當於m（剩餘價值）。

又，(1)為生產手段之生產，(2)為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3)為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則各年度的生產數字表如下：

$$\text{第一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1632p + 544a + 544r = 2720 \\ (2) 408p + 136a + 136r = 680 \\ (3) 360p + 120a + 120r = 600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第二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1989p + 496.8a + 828.1r = 3312.3 \\
 (2) 372.6p + 932.6a + 155.2r = 621 \\
 (3) 360p + 90a + 150r = 600
 \end{array} \right. \\
 \\
 \text{第三年度} \left\{ \begin{array}{l}
 (1) 2585.4p + 484.6a + 1239r = 4369 \\
 (2) 366.9a + 68.9a + 175.5r = 611.3 \\
 (3) 360p + 67.5a + 172.5r = 600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註) 現在我把福田博士關於上揭的杜根底表式之說明（「社會政策」四九五——四九九頁），轉載於后：

『試將右表加以說明吧。在第一年度裏，假定生產要具底價值為支出工資額之三倍，又假定支出工資額和利潤為同額，於是假定(1)在生產要具底生產上，如果後二者各為五四四，那麼，生產要具便為其三倍的一六三二，此三者底總計是生產要具生產一年底結果，其額為二七二〇；(2)在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上，如果後二者各為一三六，那麼，前者便是四〇八，三者底總計是六八〇了；(3)在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上，如果後二者各為一二〇

• 那麼，前者便是三六〇，三者底總計便會是六〇〇。但是在第二年度裏，因為假定支出工資額(a)減少了二成五分，利潤額(r)增加了和減少了的同一的高度，又假定資本家底消費額其價值是不變的，所以在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的生產上發生如次的變化。即所要的支出工資額，在第一年度裏雖是一二〇，而在第二年度裏，却變成減過二成五分的九〇了。反之，利潤額因為增加了和支出工資額所減少的同樣的高度（即三〇），所以變為一五〇（120+30）了。生產要具底價值是不變的，第一年度是三六〇，第二年度還是三六〇。等到第三年度，支出工資額更減少了二成五分（即二二·五）而變為六七·五了，利潤額也增加了這樣多而由一五〇變為一七二·五了，至於生產要具之額依然是三六〇。雖就(1)生產要具之生產，(2)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看來，還是要發生同樣的變化，這個變化只在右表裏用數字表現出來了。在這裏，利潤之高，在第一年度

裏因爲(1)是五四四，(2)是一三六，(3)是一二〇，所以總計是八〇〇。依照前邊底假定，他底二成五分即四分之一被資本化起來，即是二〇〇被作爲資本而蓄積起來了，所以資本家在第二年度裏能夠充做自己之消費的額量，是 $800 - 200 = 600$ 。資本家底消費額已經被假定了是不變的，即其額常是六〇〇。

『在第一年度底末了，生產要具只被生產了二七二〇之事，前邊已經算出來了。這個額量完全被投放在第二年度底生產上邊，而且以生產要具之生產用去一九八七・四，勞動者底消費資料之生產去用三七二・六，資本家底消費資料之生產用去三六〇的比例，而被分割了。同在第一年度之末，勞動者底消費資料底生產額爲六八〇，這個數目，和第二年度底三個門部裏底支出工資額之合計 $496.8 + 93.2 + 90 = 680$ ，是相同的。這即是說，牠底全部都被原樣地充當第二年度裏底勞動者底消費之用了。同在第一年度之末，資本家底消費資料底

生產額爲六〇〇，這個額量，沒有一點增減地完全在第二年度裏充當資本家底消費之用了。總而言之，第一年度底生產結果，連一點都沒有殘留，完全充當第二年度底生產及消費之兩用了。第一年度底支出工資總額是 $544+136+120=800$ ，第二年度底是 $496.8+93.2+90=680$ ，即在第二年度裏減少了 $800-680=120$ 。換言之，勞動者底消費減少了一成五分，反之，資本家底消費額是彼假定着沒有變化的。第一年度裏底三部門全體底總生產額，是 $2720+680+600=4000$ ，第二年度裏底該當額是 $3312.3+621+600=4533.3$ ，——相當於一成三分的增加。這即說說，雖然消費額減少了一成五分，而生產額却增加了一成三分。雖在第三年度裏，同樣的也是勞動者底消費額更減少至六二一，而生產額却由四五三三·三增加到五五二〇·三了』。

在這個表式裏，可以看到各部門裏底資本底構

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年年非常地高級化着。特別在第一部門及第二部門裏，其高級化底程度尤甚。例如在第一部門裏，第一年度底資本構成是 $1632c:544v$ ，即不變資本是可變資本底三倍，而第三年度底却是 $2585.40:484.6v$ ，即不變資本變為可變資本底五倍以上。更就各部門底剩餘價值率(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之比，即勞動者之被榨取的程度)看來，這也是年年增加着的。例如在第一部門裏，第一年度底剩餘價值率是 $544v:544m$ 即百分之百，而第三年度底却是 $484.6v:1239m$ ，即變為約百分之二五六了。我在「社會問題研究」第六十九冊(一六頁)上已經說過，在馬克斯底擴張再生產底表式上邊，是假定着：

$c:v$ (資本底構成)——不變，

$v:m$ (剩餘價值率)——不變，

要而言之，這即等于設立了勞動生產力為不變的假定。然在杜根底表式裏，這個假定却彼極端的被壞了。這個表式，誠如高田博士之言，是把生產方法底變化——勞動生產力底發展——加入了計算

的，而且是以最充分的程度把它加入了計算的。因此，如果我所主張的是對的，——我是主張如果我們把勞動生產力底發展加入計算，那麼，如馬克斯底擴張再生產底表式上所顯示的，各種生產部門之間底比例的關係，便會全被破壞，——那麼，各種生產部門之間底比例的關係，在杜根底表式上是應當全被破壞的了。然而依據杜根之所示，這種比例的關係，年年仍被圓滑的維持前去。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因為杜根在他底表式裏假定着二個不能存在的事實的緣故。其一，即是被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底價值總量年年增加，反之，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底價值總量却年年減少的事實之自身。杜根為引起這樣奇妙的結果起見，而不得不假定的事實，是如次的：即在生產手段底生產部門裏，其生產額雖然由第一年度底二七二〇增加到第三年度底四三〇九，而在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裏被利用着的生產手段，却合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及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之雙方，由第一年度底

七六八(408p+360p)減少到第三年度底七二六·九(366.9p+360p)了。換言之，雖然生產手段被生產得愈多，而消費資料底生產上所利用的生產手段却愈少。如果問道：這些逐漸被多量地生產出來的過分的生產手段被利用到那一方面去了呢？他說這是被利用到生產手段自身底生產部門裏去的。但是這個最後的逃避場，在我們看來却是個問題。用譬喻來說，就好像小麥雖然愈產愈多，而把它用為麵包之原料(消費資料之生產部門裏底生產手段)的事情却越發減少，同時，把那愈漸增多的東西當作小麥自身底原料即當作種子。(生產手段之生產部門裏底生產手段)而使用的事情一樣。如此，若收穫了小麥便把它作為種子，若由種子再收穫了小麥，便又把它作為種子，如果永遠地把這由小麥而種子由種子而小麥的循環反覆地實行，那麼，麵包底生產額便連一點也不能增加反而漸次地減少，反之，只有那可以充做麵包之原料(生產手段)——而却不被用為麵包之原料——的小麥底生產額，永遠地無限地增加着。誠然，如果是這樣的，那麼，生產手

段底價值，也許如杜根底假定，永久不會構成消費資料底價值吧。但是，永久不能効力于消費資料之生產的生產手段，乃是全然無用的長物，爲着它底生產而被消費了的勞動，全是被浪費了的東西，所以恐怕它由最初起便不能形成何等的價值吧。若依杜根底表式，生產手段底生產額，在第一年度裏是二七二〇，在第三年度裏是四三九〇，所以在生產手段底生產部門裏是行着高程度的擴張再生產。但是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內底生產額，在第一年度裏是六八〇，而在第三年度裏却減少到六一一。三了，所以在這裏是行着縮小再生產，又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裏底生產額，在各年度裏都是六〇〇，所以在這裏祇是行着單純再生產，因此，這兩個部門裏所要的生產手段底合計，在第一年度裏是七六八(408p + 360p)，而在第三年度裏，却減少到七二六・九(366.9p + 360p)了。像這樣的，因爲生產手段底需要額是減少着的，所以雖在生產手段底生產部門裏，也實無擴張再生產底必要和可能，在這裏只需行着縮小再生產便夠了。

，而且是不能不行縮小再生產的。若以數字表之，其關係比方是如次的：

· (1)爲生產手段之生產，(2)爲勞動者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3)爲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

$$\text{第一年度} \begin{cases} (1) & 1632p + 485a + 544r = 2661 \\ (2) & 372.6p + 93.2a + 155.2r = 621 \\ (3) & 360p + 120a + 120r = 600 \end{cases}$$

$$\text{第二年度} \begin{cases} (1) & 1632p + 485a + 544r = 266 \\ (2) & 372.6p + 93.2a + 155.2r = 621 \\ (3) & 360p + 120a + 120r = 600 \end{cases}$$

$$\text{第三年度} \begin{cases} (1) & 1632p + 475.3a + 544r = 2651.3 \\ (2) & 366.9p + 68.9a + 175.5r = 611.3 \\ (3) & 360p + 120a + 120r = 600 \end{cases}$$

在這個表式裏邊，第二及第三的消費資料底生產部門裏底生產額，和杜根底原式裏所表示的是同樣的，其不同處，只是第一的生產手段底生產部門裏底生產額，在杜根底原式裏現示着擴張再生產，而在這個表式裏却現示着縮小再生產之一點。杜根

因為把浪費了的勞動作爲價值而上算的緣故，所以實際以縮小再生產便夠了的東西，而在他底表式裏却成爲擴張再生產而現出。

杜根底表式裏所假定着的第二個不能存在的事實，即是可變資本之絕對的減少。例如在第一部門裏，第一年度底可變資本雖是五四四，而第三年度底却減少到四八四·六了；在第二部門裏，由一三六減少到六八·九，在第三部門裏，由一二〇減少到九七·五了。如果我們以勞動者每人份下底工資爲不變，那麼，這可變資本底減少即是表示工資勞動者之逐次解雇的意思。

此時我們若想起高田博士所想像的漁夫團，是很適宜的。我在前邊已經指摘過，博士最初使這個漁夫團縱令從事於每日八小時的勞動，而在作成了網之後却只使他們每日服四小時的勞動。這所要勞動底減半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若在那出現于神話之世界的漁夫團看來，這是表示他們底勞苦減半了的意思。但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只要一日的勞動時間爲不變，那麼，這便是表示就職中的工資勞動

者被解雇了一半的意思。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勞動者，只有將他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才能夠藉以生活。他們失掉了職業，即是失掉了生活底方法。像高田博士所假定的那樣的事實，只有使勞動者階級餓死一半才能夠藉以實現。而杜根底表式上也假定着與此略同的事情。

雖是我們，也承認隨勞動生產力之發展，可變資本相對的，即在對於不變資本之比上，漸次減少的事實。但是，即就是這種可變資本底相對的減少，如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裏所詳論的，也會造出逐漸增大的『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特殊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適應於此的勞動生產力之發展，因此而被惹起的資本底有機構成上底變化，不僅和蓄積底進行或社會的富底增殖相併而行，它進行得更為迅速實有不可比較之勢。因此，隨蓄積底進行，不變資本對於可變資本之比，起初雖是1:1而隨後却變為2:1,3:1,4:1,5:1,6:1,7:1 等等了。所以隨資本底增殖，它底總價值起初雖有 $\frac{1}{2}$ ，而其後只有 $\frac{1}{3}$ ， $\frac{1}{4}$ ， $\frac{1}{5}$ ， $\frac{1}{6}$ ， $\frac{1}{7}$ 等轉化為勞動力，

反之，轉化為生產手段的却有 $\frac{2}{3}$ ， $\frac{3}{4}$ ， $\frac{4}{5}$ ， $\frac{5}{6}$ ， $\frac{6}{7}$ 等。對於勞動的需要，……對着總資本底分量而相對的減少，又隨着總資本底分量之增大以加速度的級數而減少着。』因此，資本對於勞動的需要之增加，愈漸趕不上勞動者階級底人口之增加，失業者羣愈漸膨大起來。而這即是表示『困窮，壓制，隸屬，墮落，榨取』之量愈漸增大的意思。這即是表示『資本獨占變成那曾和它共同地或在其下開過新的生產方法(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桎梏了』的意思。這即是表示『生產手段底集中與勞動底社會化，終達於難與其資本家的表皮相兩立的一點了』的意思。簡單地說，這不外表示資本家的生產全然行不前去了的意思。

由此看來，雖是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減少，已含有資本家底生產之窮盡的意思。然而杜根底表式却更進而假定着可變資本之絕對的減少，所以這實在是假定着可怕的過剩人口。試就杜根底表式來通算勞動者階級所提供的活勞動量，則：

I 為生產手段之生產，II 為勞動者用的消

費資料之生產，Ⅲ 爲資本家用的消費資料之生產)

第一年度 $I(544a + 544r = 1088) + II(136a + 136r = 272) + III(120a + 120r = 240 = 1600)$ (合計)

第二年度 $I(496.8a + 828.1r = 1324.9) + II(93.2a + 155.2r = 248.4) + III(90a + 150r = 240) = 1813.3$ (合計)

第三年度 $I(494.6a + 1239r = 1723.6) + II(68.9a + 175.5r = 244.4) + III(67.5a + 17.5r = 240) = 2212$ (合計)

雖是如上的非常的增加，反之，若通算勞動者階級所領受的工資，則：

第一年度 $544 + 136 + 120 = 800$

第二年度 $496.8 + 93.2 + 90 = 680$

第三年度 $484.6 + 68.9 + 67.5 = 621$

却是如上的非常地減少着。如果假定一人份的工資是不變的，那麼，以上的事情即含有雖然雇庸勞動者底人數以由八〇〇到六二一的比例而減少（假若勞動者數爲不變，則是工資以由八〇〇到六二一的比例而低落），但是此等勞動者所提供的勞動量却以由一六〇〇到二二一二二的比例而增加，又他們爲資本家所榨取的勞動量，以由八〇〇（ $544r + 136r$

十120r)到一八五七(1239r+175.5r+172.5r)的比例而增加的意思。這即使是能夠被想到的事態，而却是有生的人類——勞動者階級——不能夠忍耐的事態。資本家的社會底表皮，是不得不在這種事態未出現以前就被爆裂的，而這件事情即是表示資本家的生產之窮盡的意思。由此看來，杜根是把資本家的生產已經窮盡了的事實作為前提作出一個數學表，而主張藉單純的紙上的運算就能夠證明這種生產方法是永久不會窮盡的。

(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四月發行

「社會問題研究」第七十冊所載)

出版目錄

星光書店出版目錄

- 紫煙(新詩) 紫煙著
每冊實價二角
- 世界十大思想家底名著解題 劉湏夫王凌世編譯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 法國殖民史, 大鹽龜雄著 劉湏夫譯
每冊實價二角
- 英國殖民史(排印中) 大鹽龜雄著
劉湏夫譯
每冊實價五角
- 德美殖民史 大鹽龜雄著
劉湏夫譯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 日本殖民史 大鹽龜雄著
劉湏夫譯
每冊實價三角
- 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鬥爭 河上肇著
江半庵譯
每冊實價七角
- 大思想家對於宗教批判的論文集(排印中) 淺野研真編
劉湏夫譯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1931. 11, 5日

改版

1—2000册

★★★★★★
★ 版 所 ★
★ 權 有 ★
★★★★★★

每册實價七角

角 柒 價 實

